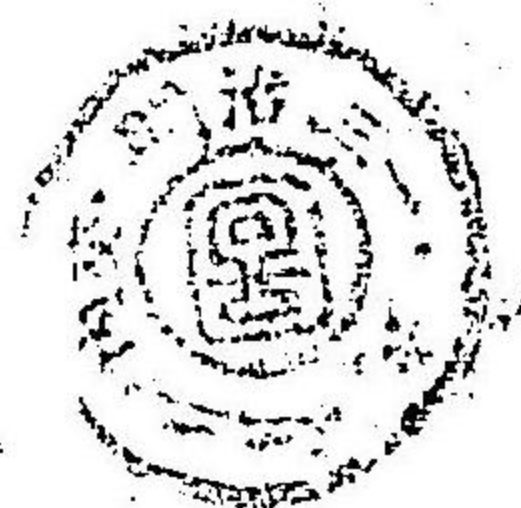


袖原藩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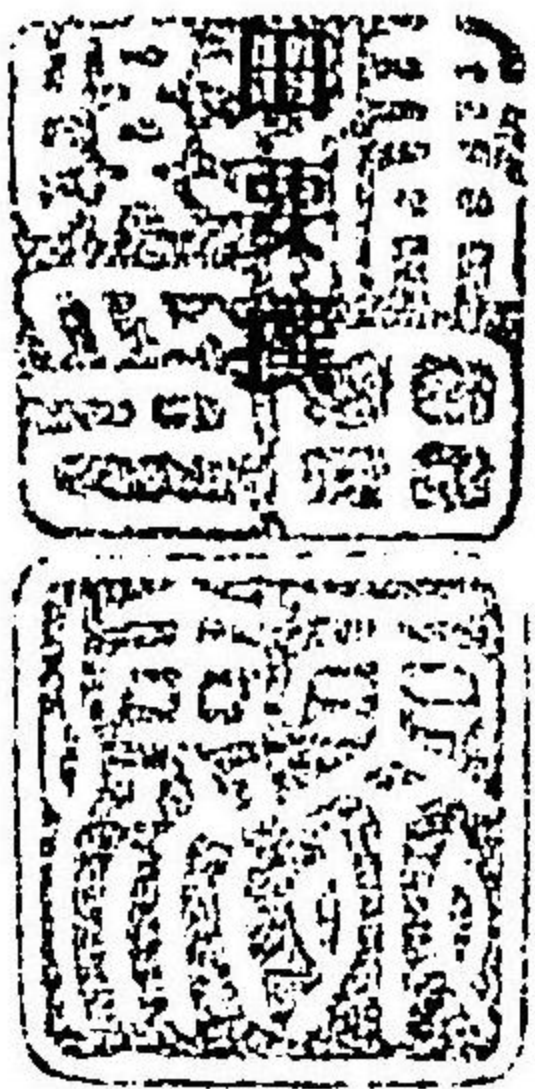


柏原藩史序

明治辛卯之春，余奉職司法，在豫州松山篠川君奉職司獄，在日州宮崎，將罷官而歸鄉矣。君與余有舊，途訪余之寓，談及舊藩之事。余曰：藩固小事，固寡然。他日罷官得閑，則欲編我藩史，以備於遺忘，而世途役々，未能成其志也。篠川君拍手曰：有此哉言也。我雖驚下，自今敢盡微力於其間焉。余曰：君此語，先獲我心者。願君任之。蓋廢藩之際，古記舊志，十失七八。爾來月散歲亡矣。既二十年，茫乎有隔世之思。故至今編藩史，實爲至難之業。然君拮据奔走，自斷編零簡，訖墓碣口碑，博引旁搜，以明年冬遂脫稿，名曰柏原藩史。余取而見之，永祿以還，至明治廢藩，上下三百餘年，織田氏之盛衰，舊藩之事蹟，粲然可觀焉。於是乎余宿志始達矣。而篠川君之勞，終不可沒也。是爲序。

明治甲午七月下浣

丹丘齋海津





例言

一此書記事涉宇陀柏原兩藩之事今名曰柏原藩史起信雄公永祿十二年冒北畠氏至信親公明治四年廢藩而止蓋如信長公勳業世已知之而長孫秀信公則滅絕於岐阜故皆不復錄焉

一古書舊記中齟齬矛盾不符合者則一採予所信如其可否得失固任讀者之意

一自寬永十二年至元祿二年五十餘年君公與世子交代一年在宇陀一年在江邸也自元祿三年至文久二年百七十餘年以君公一年在江邸一年在封國爲例也今每歲不記之而夫人世子諸公子諸公女皆常質在江邸也

一凡記公獵于某村觀漁于某村閱兵于某村之類皆封內之領邑也

一凡公子之出繼他家及公女之嫁他無事故者皆略之

一凡公初就封之年必以巡視封內各村爲例其無事故者皆略之



一 寬文中、江戸柳原上邸之罹于火災一回(其以前不可考)爾後至天保十一年、下谷上邸之燒毀十三回、爾後三田小山上邸之燒毀二回、又寬文二年以來淺草田町下邸之燒毀六回、無事故者、皆不記之

一 凡藩士官職之任免最多、而班次進級次之、犯罪處罰又次之、皆世祿世官、今不追牧舉也、非事繫明君賢相、忠邪淑慝、興亡盛衰者、皆略之

一 元祿寶永以前、藩士殺傷、互絕家者甚多、上士則記之、中士以下、皆略之

一 凡封民之犯罪者、皆準擬干德川氏定例百條處之、非死刑、不記之

一 凡封內之火災、唯記柏原町、餘皆略之

一 文化以來、隔年封內豪農富商之賀正、及每歲君公送迎之類、皆略之

一 凡封內各村、每有水害火災疫癘等、官輒賑救之、其封民之獻金穀物品者、亦非巨額、皆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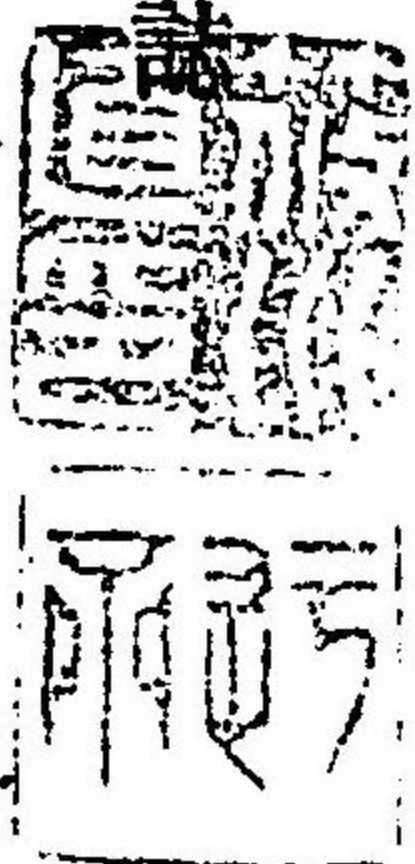
一 凡封內富豪甚多、今貨殖傳所載、特止柏原富豪、而略其他者、敢非有意而爾焉

遠出各村博搜記事者、非閑暇不能也、然他日暇則追記之、將補其不足者、讀者諒之

一 予去年著織田家臣系譜、以便此書參照、讀者幸繙之、非無所相發明也(譜有不符合者皆以系譜為誤記)  
(譜史)

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

篠川直





柏原藩史

引用書目

- |       |        |
|-------|--------|
| 織田氏系譜 | 信長公武鑑  |
| 織田軍記  | 北畠氏系譜  |
| 岐阜記   | 安土記    |
| 摠見記   | 織田真記   |
| 大閣記   | 大平記    |
| 豊臣氏武鑑 | 難波戰記   |
| 大坂陣日記 | 日本王代記  |
| 政記    | 日本外史   |
| 宇陀日記  | 同拔萃    |
| 同分限帳  | 宇陀後悔物語 |



織田盛衰昔噺	宇陀騷動記
和陽治乱記	丹波國名風土記
丹波古城覺書	丹波家興廢記錄
叔井家日記	赤井軍記
赤井直正碑文	明智軍記
丹波志	郷土史
多紀郡地誌	柏原日記
同接萃	大和川普請覺書
細川騷動記	九曜記
信舊公親書寫	生駒家謾錄
秘命騷動記	篠川勉齋行狀記
永田家日記	濱路家日記

織田氏傳聞略錄	評定所手續書
生駒寬栗日記	田村看山昔話
藩士由緒書	藩士各家覺書
小島省齋行狀記	柏原叢誌
德川十五代	德川衰亡論



柏原藩史

丹波柏原 篠川 直著

織田信雄公

桓武帝第五子、葛原親王三十二世孫、正二位右大臣、平信長公

二子、幼字茶筥、母生駒家宗(中務大輔)女、永祿十二年秋、太公將兵、攻北畠具教(權中納言)、

(薙髮稱不智齋)父子干大河內城(飯高郡)、十月和成、具教奉朝貢之命、且約養太公子、以爲

嗣、於是具教退居三瀨、茶筥君出爲其子具房嗣、時年十二居船江城、織田信正

(掃部)津田秀成(半工門左)林豐前守安居將監天野周防守土方彥三郎飯田正家(半兵衛)

以下將士從之、北畠氏臣瀧川雄胤(兵部少輔)、柘植三郎左工門爲執事、北畠氏姓

源出於村上帝第七子具平親王、世爲各卿、十一世孫北畠顯家、元弘中有功於

南朝、其弟顯能、延元中、任伊勢國司、世治多氣、具教即其八世孫也、具教始居大

河內城、領南伊勢五郡、伊賀四郡、志摩二郡、大和二郡、合十三郡、北畠民族將、曰



木造具正(左衛門佐)田丸中務丞(田丸城)大河內大膳亮(藤方城)坂內刑部大輔(坂內城)  
大宮含忍齋(淺香城)本多美作守(船江城)森本飛彈守安保若狹守仁木伊賀守而其  
四將曰澤但馬守秋山右近水谷式部少輔鳥屋尾石見守元龜二年夏茶筌君  
加冠曰具豐改三介移大河內城與具教季女婚即具房妹也四年春具教密與  
武田信玄足利義昭通謀將舉兵城三瀨焉而其君臣常疎待具豐君也會信玄  
死事中止織田氏知而不問天正二年春具豐君叙從五位上任侍從改信雄秋  
太公伐一向賊徒於長嶋信雄公將兵艦八十艘發桑名自南面攻之賊走長嶋  
公攻大島悉燔殺城兵太公遂取長嶋城此役也織田信廣(大隅守)織田信次(右衛門尉)  
津田秀成津田信成(東市)弟仙等皆戰死長嶋星合岩主星合利盛(右京)聞公之危  
託岩事于妻直率眾赴援公由是得免三年春公移田丸城夏具房任左近衛中  
將而致仕公任左近衛權中將先是北畠氏家臣與公臣隸竊搆邪四年十一月  
終生鬪爭至是太公私命公誅具教父子及其族公與織田信正謀令瀧川雄親

長野左京輕野右京等殺具教及其兩兒于三瀨具教時年四十八池尻平左工  
門天野柘植等誅坂內刑部大輔干坂內城大河內大膳亮干藤方城以具房昏  
愚公置而不問後死於京師織田信正以舍匿其餘孽公亦令日置大膳斬之是  
歲辟僧心藏主爲臣更名曰佐々木高一(小三治)高一六角義賢四子也初觀音寺  
城陷後出爲僧居大和菅野村安王寺至是爲親臣後以高一爲將賜三千貫邑  
五年春太公率諸將攻雜賀孫一千紀伊公與兄信忠(左近衛權中將)弟神戶信孝(三七郎)  
叔父長野信包(上野介)諸君隨之各將一面雜賀降北畠具親視公之不在也舉兵據  
森城鳥屋尾右近家木主水以下多屬之初具教有弟曰具正出爲木造具政(左中將)  
將嗣任中將曰具親爲南部東門院主具教之被殺也走伊賀竊蓄髮至是歸伊  
勢誘將士三瀨多氣等八城應之公聞之急歸伊勢令瀧川柘植長野日置等七  
將討之澤秋山等率兵來會悉復諸城鳥屋尾家木以下皆戰死具親走安藝倚  
毛利輝元六月公叙從四位下尋叙從三位六年四月吉川元春(駿河守)小早川隆



景(守)筑前等率兵五萬圍播磨上月公與信忠信孝信包津田勝長(源三)郎諸君赴之援羽柴秀吉(守)筑前分兵向神吉志方公攻志方七月城陷八月至安土尋歸伊勢冬太公攻荒木村重(攝津守)千伊丹城公與信忠信孝信包諸君隨之七年三月公與信忠信孝二君歸休干安土四月復與二君赴三木援秀吉七月赴伊丹九月公私歸伊勢以兵一萬五千伐伊賀先是族將仁木長政(伊賀守)亡後諸豪集黨叛公據諸城其黨下山甲斐來伊丹謂伊賀可擊之狀且曰臣請爲之嚮導矣公因伐之也分兵爲二隊公率其一向名張柘植日置等率其一向塲尾二道賊據嶮死鬪銃丸如雨我兵多死傷而下山不爲竭力公怒捕下山下獄急收兵澤秋山殿退柘植爲賊所獲柘植初爲木造具正將永祿中仕公至是所殺下山自嚙舌死干獄中太公聞之怒以書責公八年夏公與信忠君觀干安土太公賜其邸地干安土公命起工獲僧濫經爲臣改稱田中清安(道也)寵任之尋歸伊勢冬公出獵金錢奉行僧玄智乘公之不在竊取貨財放火燔城而逃乃捕玄智鋸斷其首於

是新城於松嶋(飯高郡)造五層天主閣居焉九年正月十五日太公始舉爆竹調馬之典(俗曰左義長集新年松柏及當面繩堆積之束竹數竿立之其上且開張三扇其狀滿圓加之竹梢時至則放火竹節鳴烈煙燄蔽天)於安土公與信孝信包津田長益津田信澄諸君及諸將以下馬廻數百騎盛服跨馬而出皆穿黑衣被防火巾如援火者狀再三馳驅其周圍尋巡近傍市街而還遠近觀者蝟集二月公與信忠信孝二君從太公行京師由帝觀調馬也七月公與二君省干安土太公各賜寶劍八月伊賀諸豪又起太公令公率諸將伐之瀧川一益(左近)將向甲賀蒲生氏鄉(飛彈守)丹羽長秀(五郎左)向塲尾堀秀政(久太)瀧川雄親由信樂信孝信包二君由長野筒井順慶由笠置公以中軍向塲尾諸城悉陷太公賜三郡干公一郡干信包公亦更賜上野干雄親柘植干池尻某平樂寺干仁木友梅其他賞功有差十月太公與信忠君巡視伊賀公與信包君嚮導之十年正月公觀干安土爆竹調馬之典如舊自是公每歲以爲恒例(後世柏原移封)太公將西征毛利氏五月二十九日發安土至京師陣本能寺信忠君從之陣妙覺寺六



月朔公遣鬼頭內藏助干京師問父兄起居三日鬼頭途至山科聞本能寺變急鞭馬馳歸松嶋報之公不信以鬼頭爲病狂令佐々木高一就其家視之高一還報曰非狂發也公始信之四日凶報頻臻公欲赴京師討光秀復讐時年二十五雄親等諫曰光秀無狀既謀此叛逆且諸將之向背亦未可知宜視察京師動靜與諸將共進軍也公不聽直令出兵五日親將兵二萬發松嶋八日至鈴鹿時蒲生賢秀(右工門太夫)馳使請曰四日夜明智光春既入安土臣等倉皇迎夫人齋藤氏等於我日野城守之而光春亦將率兵四千來攻城兵僅一千請賜援兵於是公分兵六千急赴援是以光春不敢迫日野九日公移陣於土山偶伊賀餘黨又起攻池尻平樂寺等諸城是日仁木池尻等請援公亦令瀧川天野秋山等分兵七千餘伐之以兵漸寡公不能獨進討光秀也十三日秀吉既誅光秀自是諸將多服秀吉秀吉威望日熾十六日公迎齋藤氏等于土山奉之赴清洲信孝君又會之公嘗與君有隙初君之庶母坂氏以家本賤生君于熱田祠官岡本某家蓋生

日先公二十餘日然以告知之遲延也太公以公爲仲以君爲叔君長而有英氣聞之常慨然曰我爲仲彼爲叔而我在彼後他日有事則出其右耳爾來仇視公至是告諸將曰我加山崎之戰既報父兄之讐今也爲太公嗣者非我而誰自是兄弟漸相惡二十日諸將會于清洲爲定太公繼嗣也柴田勝家(修理進)羽柴秀吉池田信輝(紀伊守)丹羽長秀瀧川一益佐々成政(內藏助)森長一(三左工門尉)佐久間信盛(玄菴頭)前田利家(又左工門尉)蒲生賢秀細川藤孝(兵部太輔)筒井順慶中川清秀(清兵衛)金森長近(五郎)高山長房(右近)鹽川國滿(伯耆守)堀秀政黑田孝高(官兵衛)山路正國(將監)生駒親正(雅樂正)氏家國友(常陸介)水野忠正(右工門太夫)稻葉通朝(主殿介)不破氏仲(三彥)竹中重治(半兵衛)原氏光(彦次郎)神保宗治(安藝守)尾藤知次(上野介)等六十八人聚議不決勝家一益等曰宜立信孝君也一益妻勝家妹而信孝君一益之女婿也信輝賢秀等曰宜立信雄君也秀吉曰信雄君冒北畠氏信孝君冒神戶氏皆不可立太公長孫三法師君在焉豈有措之而求于他之理乎勝家盛政等憤秀吉豪邁其陰懷



纂奪之志將斬之諸將居間和解之順慶曰今信雄信孝二君如立其一則速天下之亂也不如立三法師君而二君攝政也議遂決之七月二日諸將再會焉則立三法師君為嗣年甫三歲命曰秀信築假館于安土居焉奉以近江三十萬石以長谷川宗仁守丹波前田玄意德善院為傅公及信孝右攝政勝家秀吉信輝長秀大老職如故以俟秀信君之長是日勝家盛政又謀殺秀吉不果十日三會焉賞山崎戰功賜地千諸將是日勝家以謾言挑秀吉長秀附秀吉耳語曰宜斬勝家也秀吉晒而不答盛政又凌辱秀吉十三日諸將皆發清洲就國是月公自松嶋移清洲領伊賀志摩尾張南伊勢大和二郡合百萬石信孝君領美濃五十萬石公賜松嶋千津川義冬玄善頭秀吉與勝家信輝長秀更置吏于京師而秀吉獨為政京畿二十二日秀吉行太公父子五十日祭於京師諸將以下人民皆信秀吉不知其懷纂奪之志也是日細川藤孝斷髮稱幽齋九月秀吉將改葬大公於京師大德寺報之遠近侯伯實欲激勝家一益等啓發也十月秀吉昇叙官爵因請

追贈信長公正親町帝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十五日諸將以下會葬者三千餘人喪服者千餘人觀者如堵秀吉豫伏大兵以備不虞而奉幼主自進將拜勝家大聲呼曰信孝君有戰功于山崎宜推君先拜焉岡田重善長門守星崎城主又勵聲曰請待矣右府二子信雄公在焉盡使公先拜焉秀吉怒曰幼主秀信君未拜也二豎何無禮勝家怒曰如信忠君之廟幼主先拜之可也今也右府之廟而以孫先子豈可耶秀吉勝家互相罵詈不止時伏兵出至於寺門秀吉遂奉幼主而先拜二十日幼主及公以下諸將皆發京師就國當此時秀吉領四國々富兵強威權獨盛信孝君怒曰我家奴輩舍長立幼以攫取遺地纂竊之勢既成矣不速誅之後不復可制十一月密與勝家一益成政氏家國友稻葉通朝等謀約期將夾攻秀吉及公是以秀吉深結公告公曰信孝君既叛幼主請討之公聽之秀吉乃令信輝順慶清秀細川忠興與一郎等率兵五萬攻信孝君于岐阜國友通朝皆降信孝君伴媾和蓋埃北陸雪解勝家得進軍之時也十一年正月公朝安土秀



吉議曰及雪未解取一益及雪已解誅勝家也公乃與秀吉將諸將攻一益于長  
嶋二月一益降勝家出軍于柳瀬秀吉自赴當之四月信孝君復舉兵秀吉諸將  
率二萬人圍岐阜日夜攻之是月佐久間盛政敗于賤岳與柴田勝久俱所捕勝  
家退自双干北莊勝家盛政皆織田氏重臣盛政佐久間信盛長子而勝久勝家  
甥也五月信孝君聞之自双干內海大御堂寺織田信兼幸田孝之以下五十餘  
人皆殉之是月秀吉徙秀信君于岐阜奉以美濃三十萬石與一益地二十六萬  
石于公於是公賜神戶于林與五郎峯于佐久間勝正(駿河守)長嶋于天野周防守  
薦野于土方雄久(河內守)信孝君既亡公孤立秀吉復欲激公而除之屢流言曰羽  
柴將不利北畠氏公怒將討秀吉十二月招信輝長秀以下諸將信輝等皆黨秀  
吉不至十二年正月諸將賀正於安土亦至公邸而賀之獨秀吉不來公怒詰之  
諸將和解之盟三井寺而還公將津川義冬瀧川雄親岡田重善淺井多宮丸(安城主)  
皆驍勇雄親告公曰臣願不誅猴奴則北畠氏之存亡未可知也請遣人刺之

公曰可乃密與四將謀既而謀泄焉秀吉意以爲不除四將則不可以逞也二月  
召義冬以下四將于大坂故欵接義冬重善多宮丸特疎雄親雄親因以爲漏泄  
秘計者即三人也三月四將皆歸時公巡視長嶋雄親即夜赴焉讒三人于公公  
怒明日三人復命公不信其言越明日公召三人既至飯田正家斬義冬于廊下  
義冬妻具教四女也土方雄氏(丹後守)搏重善于路寢公親進斬之正家雄氏又斬  
多宮丸于廊下而加賜義冬邑松嶋于雄親雄親北畠氏族木造具政三子具政  
北畠顯能長子木造顯俊七世孫也雄親自幼出爲僧住源城寺性敏捷驍勇有  
言語木造將柘植勸之還俗命名曰木造雄利柘植欵接常與之議事雄利嘗至  
瀧川一益一益喜其辨口命冒瀧川氏永祿中仕公任下總守是月公命正家請  
德川家康(從三位參議)曰既誅三將與秀吉絕彼必怒而來請賜援兵家康諾之既而  
秀吉將大軍來攻初雄親送質於秀吉秀吉屬之脇坂安治雄親之去大坂也詐  
奪而歸至是雄親守其邑上野城安治怒率二十人入伊賀募集土兵夜襲其城



雄親走松嶋安治守伊賀十四日家康親將至清洲令修小牧故壘與公俱軍焉  
 秀吉陣犬山四月秀吉四將信輝等襲三河家康與公俱尾擊大敗之干長湫家  
 康麾下永井重勝刺信輝大須賀康高砲卒丸森長可信輝長子之助(守紀伊)決戰  
 而死秀吉怒以數萬騎向長湫二公既入小牧秀吉引兵還樂田五月退陣大垣  
 六月家康歸岡崎自是公轉戰于美濃伊勢尾張之間秀吉分所侵奪之地于諸  
 將與伊賀干筒井定次(守伊賀)志摩干九鬼嘉隆(守大隅)伊勢神戶峯利井國分等  
 干生駒親正松嶋干蒲生氏鄉大和二郡干弟羽柴秀長(守美濃)八月佐々成政起  
 兵于富山以遙應公攻前田利家不克十一月秀吉入伊勢陣羽津公出陣桑名  
 家康將來援之秀吉聞之急使富田左近將監津田信季(隸人)請和公許之十一  
 日盟于桑名矢田河原家康至清洲聞之憮然雄親既所奪其邑上野及松嶋至  
 是秀吉密招雄親雄親赴大阪秀吉與以伊勢神戶二萬石改曰羽柴勝雅十三  
 年春公悔殺義冬等三將搜索其遺族將祿之初丹羽長秀頗信秀吉枉意助之

至是知其志在篡竊大悔託疾自殺秋秀吉還生駒親正干讚岐還其地干公令  
 公止領百萬石而奪其餘公叙正三位任權中納言是歲辟谷忠親(長八郎)為臣忠  
 親重親曾孫也後賜五千貫邑居岩倉城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賜生駒氏十  
 四年公叙從二位是歲辟岡田重善族重綱(半四郎)為近臣繼重善後明年公陞正  
 二位內大臣十六年夏後陽成帝幸聚樂第公與秀吉家康等為後拒十八年春  
 秀吉攻北條氏政(右京大夫)干小田原公與福嶋正則蒲生氏鄉細川忠興等將兵四  
 萬(他兵二萬五千)取伊豆南道圍北條氏規(美濃守)干韭山攻之氏規氏政弟而有  
 智勇善防戰我兵多死傷一日秀吉巡視至我陣望見其城嘆賞之曰吾聞早雲  
 之居城也可謂頗據要害者矣近攻之則傷我兵宜遠圍之而待時也諸將乃休  
 戰七月八日氏政自刃小田原平韭山從降秀吉以關東八國與家康舉家康地  
(三河遠江駿河)賜公公辭曰尾張伊勢吾故國也得領之則既多矣豈敢膺大封秀  
 吉怒曰卿才不可以為民上吾特以右府子厚封卿々尙薄之乎遂奪其國遂公



千下野鳥山從之者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田中清安星合利昌岡田重綱平手  
 長野種村丸山勝川柘植村尾等十二人及輕卒友田草葉岸等數人耳星合利  
 盛自小田原馳歸依囑舊封豪民致貨財于公秀吉又令人暗殺公家康密報之公  
 々乘夜奔奈須薙髮稱常真改冒織田氏又移武藏熊谷明年移出羽秋田及莊  
 內居二月家康又密報曰今也事屬既往不必居僻遠之地也自是公歸伊勢朝  
 熊無幾至伊豫道後寓石手寺文祿元年秀吉家康在肥前名古屋一日家康從  
 容曰不知織田常真今何在平秀吉近臣答曰在伊豫也家康曰宜急招常真予  
 爲和解之秀吉乃召公々至名古屋家康和解之秀吉乃賜公世子秀雄(三法)君  
 以越前大野五萬石而附百石干安土摠見寺二年家康與公共還伏見勸居伏  
 見而家康屢來其寓圍碁慶長元年世子叙從四位下任參議三年秋秀吉薨五  
 年夏秀賴增築摠見寺堂宇秋石田三成招公干大坂公辭之三成促之不止公  
 逃移山城醍醐七年家康加賜百二十石干摠見寺八月北畠親顯卒先是朝廷

悼北畠氏之廢絕更詔中院通勝(中納言)二子再興北畠氏曰親顯叙正四位下任  
 左近衛中將至是親顯卒北畠氏再絕秋世子卒無嗣國除公移大坂秀賴母淀  
 君迎居天滿第淀君母織田氏公之姑也秀賴給公以千人口明年春摠見寺僧  
 剛可死將軍告公曰摠見寺守僧宜世出於右府族也公乃令信包次子壽圭任  
 之爲之摠見寺第二世後世依之我公常撰之宗族中也十九年九月秀賴請公  
 曰吾以騎兵五百隸卿願卿宜急來居城中也公佯答曰諸藩亡命者非素拊循  
 恐不從我指揮我故國舊臣多在近地召集之請待之淀君又將令公誅片桐且  
 元(正市)公佯諾時家康自駿府令目付津田小平太來曰宜去大坂而移京師也公  
 諾之十七日秀賴使赤座內膳正薄田隼人正淀君二位局就第促之公將奔京  
 師密令清安行京師告情于京尹板倉勝重(伊賀守)又令範親告之且元且元聞之  
 直走其邑茨木明日舊臣上條又八密自城中馳來曰詰且將攻天滿第宜速去  
 也當此時內外騷擾途梗不通公令高一緣秀賴船奉行永田正廣(傳左工門)艤舟積



柴蔽之。公入其底。高一範親以下從之。即夜溯淀川向京師。京尹勝重率五十騎迎公于途。二十日公入京師。龍安寺家康聞之大喜。自是常給經費。關西侯伯每謁駿府。家康輒問曰。途過于常真乎。宜往還過而存問焉。自是關西侯伯多來。皆以太刀馬代謁公。元和元年正月。家康賜公北野第。五月。大坂城陷。天下平。七月。家康自伏見。使津田小平太來曰。家康素欲贈公以大封。然壤地不足。大負宿志。今為供飼馬之資。大和宇陀一郡為沐浴邑。上野甘樂郡小幡。合五萬石以為進。贈公謹謝其厚意。廿三日。勝重來曰。今贈以五萬石。而家康故不付記章者。所以遇公異于他侯伯也。請領之。宇陀郡春日岩室本郷東庄關戸宮與黑木西山狹間大藏婦河原篠野檢收井足足立平尾塚脇下竹比布福西高塚池上栗谷母里銚子拾藤井石田岩清水才辻山口守道白鳥居三宮寺岩崎和田稻戶古市場上品小和田佐倉駒歸宇賀志東郷下芳野上芳野入谷松井平井別所大具山路澤見田大神大澤內牧八瀬諸木野赤坂荷坂室生山口山糟百又菅野神末上屋原鹽井太良路今井小長尾掛長野葛伊賀見瀧口西谷瀧谷砥取山邊長峯赤瀬戒場額井福地菰原合九十九村高三萬二千三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三合及小幡二萬石也而公不赴任宇陀。又不朝覲江戶。猶在北野。常放鷹以自娛。立一子信良勝法君為世子。八月。世子赴江戶。任兵部少輔。賜其邸六

千餘步於柳原坊。九月朔。以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為老職。賜祿各千五百石。以田中清安生駒正勝生駒則且為中老。賜清安六百五十石。正勝則且各二百石。正勝高一長子。則且範親長子也。岡田重綱星合利昌為物頭。各賜三百石。神重久真柄良光中川宗正各二百石。林正道百石。為弓旗及長柄奉行。生駒重立範親子。田中宗興清安長子。田中正興清安二子。岡田重勝重綱長子。各百石。為近習。如舊。丸山正利勝川正光種村村尾田邊柘野池添佐敷等。給稟米。友田草葉岸青井松本等為門卒。是月。賜于賀道的祿三百石。永田正廣百五十石。而範親正勝清安重綱利昌重久良光宗正正廣正通等皆赴宇陀。松山以新町篠川重綱家為公議所。高一則且近臣以下從公北野。是歲於宇陀賜片岡政道二百五十石。岡田政直百石。為代官。以吉池某為調馬吏。築館於松山町西。蓋宇陀之地為皇邑久矣。及王綱解紐。武門專權。源賴賢下野領宇陀郡。賴賢賴政五子賴長男始城於山邊村。子孫居之。後醍醐帝時為南朝屬邑。享德中北畠氏將澤將監秋山右近芳野兵



部分領之。天文中秋山直國城於春日村山名曰松山城故或稱秋山城。天正七年太公賜之伊藤義之(掃部)十二年秀吉賜之弟秀長明年加藤光泰(遠江守)領之無幾羽田長門守多賀出雲守福島正賴(掃部頭)相次居焉。慶長十九年禰正賴封明年爲我公有也。公常好放鷹是歲家康亦貸與放鷹地二萬石於河內攝津公辟山村作藏森村市助田口彌藏爲放鷹地守吏小松原勘平須佐美清八等爲輕卒二年正月公赴駿府賀正高一範親正勝則且皆從之。稽留四日家康大饗我君臣爲張散樂臨別固約再會公尋行江戶歸途過之家康有疾遂不果約冬世子叙正五位下任侍從尋叙從四位下公以小幡二萬石賜世子是歲小久江鳩岡柳川等爲輕卒九年秋摠見寺壽圭死公以織田信尙子宗哲繼之爲之第三世冬世子任左近衛權少將寬永二年秋清安死子宗興(五郎兵衛)爲中老性聰明豪爽三年夏世子卒於江邸年四十三諡曰心芳公以長孫百助君猶幼四子信爲五子良雄二君羸弱皆不可爲嗣也謀後嗣于老臣皆對曰第六子高長君當立

爲世子也公拍掌曰先獲孤心矣於是使正勝行加賀告之于前田利常尋行江戶告之于閣老秀忠召正勝親問情許之乃令高長君從加賀直行江戶立爲世子冬公再至江戶謁秀忠而還秀忠優遇之四年七月世子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兼出雲守七年四月公疾病晦日薨年七十三遺命葬于宇陀郡室生村室生寺諡曰德源世子賜室生村高五十石于室生寺室生寺蓋巨剎也其地久爲北畠國司之領邑故北畠氏墳塋亦在焉初公繼北畠氏今偶然領宇陀是以公遺言葬埋于此地然以室生寺與松山相距甚遠世子命移北野館更建一寺于岩屋村稱長泉山德源寺復賜岩屋村高五十石于德源寺與松山漸相近公夫人北畠氏生秀雄君及一女夙卒後娶木造具政女生信良君妾織田信清(下野守)女生高雄君及四女高雄君天妾織田長利(又十郎)女生信爲良雄二君妾久保三右工門(初仕太公後)女生高長君公徽章用蝶(從平氏時所用之正章)瓜(斯波義良所賜)桐(足利所賜)之章(義照)重畫(足利義昭)等又旗用黃色無字章則太公之所定也正親町帝



嘗賜旗于太公其色黃纈纈而太公加無字章蓋取天下無敵之義太公時兵士  
 胄章皆用一字蓋取能一之々義而馬表用朱日章又使赤母衣騎傳令凡此數  
 事後世子孫皆由之不革至是德川氏收放鷹地賜宇陀三萬餘石於高長君小  
 幡二萬石於百助君分爲兩家以宇陀爲正統而小幡爲支族（元祿七年以前武  
 鑑皆以小幡爲支  
 族上下象  
 庶所共識）

直謹按公爲秀吉所奪國者其在難地也直嘗讀日本外史曰信雄暗弱  
 不能制馭秀吉直信之多年矣今也集古書見其言行資性寬度勤勉國事  
 臨戰不懼蓋其才力在中人以上也抑信長公秀吉家康皆古今絕世之英  
 才而當時侯伯諸將亦皆一時之俊傑也敵於秀吉而不爲其所制者獨有  
 家康耳故以其班位論之則固不得不謂暗弱也然以不能制馭秀吉不可  
 槩言之暗弱也豈後世所謂侯伯長於深宮柔懦暗弱之比乎今如指非上  
 智者曰下愚也理則然實則不然矣予鄉人常曰惜哉小田原之役公喜受

家康故地則不失國家也直曰不然秀吉之欲除公也久矣非敢辭新封與  
 否也當時公假令甘受之而秀吉何俟期月乎公所以不免其虐待者則在  
 小牧之役也小牧之役則公以爲信長公之二子也蓋令公云則太公亡後  
 我家之猴奴漸次篡竊而無所底止尙欲滅我是以或將討之或謀遣刺客  
 也令秀吉云則本能寺之變故天授霸業於我也信雄以舊君之二子或有  
 佐之而妨我霸業者是以我激之欲令彼先舉兵而後除之也遂發爲小牧  
 之役也公如太公亡後頓臣從秀吉以計保全其國則當時將士鄙之皆果離  
 散矣不然則殺公矣是不戰而失國者也故曰小牧之役勢之所不免也家  
 康有義佐公戰克且如佐々成政之舉兵丹羽長秀之自殺皆所以秀吉之  
 掣蹙而他日公愈不免其虐待也秀吉悟除公之早也陰招其將瀧川雄親  
 陽令公屢昇叙官爵而深結家康小田原既平徙家康于江戶此多年所待  
 除公之機也豈關於辭新封與否乎故曰公所奪國者在難地也獨家康



知之以故爾來密保護公者可謂至矣蓋我國之歷史以政記及日本外史爲正世人頗信之然其記事往往有與舊書違者直請辨之外史曰賢秀遣使伊賀求援於信雄信雄危疑不發賢秀送質信雄乃出云々此恐誤矣蓋公時在伊勢飯高郡松島城大關記書長島長松誤字未嘗居於伊賀也公聞本能寺之變欲復仇六月五日將兵發松島八日至鈴鹿時賢秀求援公素將赴京師然以日野之急速遣兵六千是以光春不迫日野偶伊賀餘黨起又出兵七千餘以故不能進京師也當時公何有危疑不發乎既發也又賢秀急旦夕何遣使於伊賀以其不諾更爲送質等之迂乎又曰十月秀吉告公族諸將葬于大德寺無來會者秀吉自爲喪主云々又誤矣公族者幼主及公信孝長益君諸將者勝家長秀以下數十名皆會之而秀吉自抱幼主爲喪主也又曰信雄圍岐阜城兵潰云々又誤矣自四月信孝君再起兵秀吉兵二萬餘圍岐阜二十五日以還以兵六萬日夜攻之也又曰慶長之初秀信已長

秀吉徙之岐阜云々又誤矣天正十一年五月信孝君自刃秀吉以是月已徙秀信君于岐阜幼君輔佐之虛名僅不待一年其間有十四五年之差也又曰三成誅信雄事成復封尾張信雄乃應之云々又誤矣舊書無此事且當時公世子領大野五萬石公何爲金若銀千枚應其請乎又曰秀雄卒無嗣德川氏收其封不問信雄云々當時諸侯無嗣國除者皆然未有令其尊長襲封國者也以下記織田氏四家其違干事情不可枚舉也元和之初家康賜公以宇陀五萬石公曩無罪而失大封今無功而得五萬石其失以在難地也而其得以嘗在難地遭虐待也皆因太公之勳功與家康之信義矣而如外史所言則信輝賢秀等何謂以公爲太公嗣乎秀吉豈欲除之乎而家康又何給萬石乎

高長公

信雄公第六子幼字乱磨從四位下侍從出雲守寬永七年七月嗣立於宇陀性穎悟端正善擊劔天正十八年公生清洲以其生於乱世命名曰乱磨



三歲倚兄秀雄君于越前大野十一歲與仲兄信良君客于細川忠興後忠興令  
 公守龍王（今豐前宇佐郡龍王村城址是也）時田中清安傳之藤田正就山室昌榮等屬之一日  
 微行遭事斬人避難移加賀改曰佐山右近客于前田利長（中納言）利長夫人公之  
 姑也利長與越中三千石於公管與力一隊慶長十九年冬從前田利常軍大坂  
 明年五月再從之七日利常為右先鋒公與大野治房兵戰縱橫奮進身親斬獻  
 獲首級時年二十六自是為利常將任伊賀守曰忠直元和四年娶利常將富田  
 越後守女六年夫人生男稱右近寬永三年公及為信雄公嗣携夫人及右近君  
 發加賀時為公臣者淺津重俊（三百石）藤田正就（百七十石）三宅政基（百七十石）大野政德（二百  
 石）磯野盛直山室昌榮三輪祐清藤田正義豎荻野左源太等皆從之後世稱之  
 曰加賀眾稱信雄公臣曰古參眾稱爾後臣曰新參眾而重俊正就正義皆  
 嘗從公于大坂役者也九月公赴江邸謁將軍秀忠老臣生駒範親生駒正勝又  
 謁將軍所謂孤卿也自元和二年至是所新選之臣皆付之于小幡是歲辟平山

忠矩為公儀役賜祿二百石又賜生駒重立二百石岡田道可伊藤高宗各百石  
 松原尙久竹河政友他十餘名（後皆絕家於宇陀畧之）給稟米四年七月公叙任官爵八月  
 辟瀧量基為寶藏院流槍枝師範賜祿三百石又賜本間忠經二百石田村久德  
 百五十石佐々直近八十石下田忠政六十石與野某他八名（皆絕家於宇陀畧之）給稟米  
 十月賜磯野盛直百石加淺津重俊百石藤田正就八十石三宅政基五十石大  
 野正德八十石五年夏信為君叙從五位上侍從任伊豫守七年四月聞父公病  
 發江邸至北野五月護其遺骸而始至宇陀七月即位也中內行基前川辰重等  
 數名為輕卒八月公赴江邸八年五月還宇陀六月辟沖政道於加賀為物頭賜  
 二百石田中正興物頭山田勝定旗奉行各賜二百石橫井周伯為侍醫百五十  
 石秋公立右近君為世子先是小幡之臣與宇陀爭本支紛議不和高一以公為  
 大宗以百助君為小宗前田利常細川忠利（越中守）與之範親曰否信良君於公為  
 兄其長子百助君猶幼沖然宗家嫡嗣決不可紊也德川忠長（駿河大納言）島津綱久



(薩摩)與之、五月小幡臣遂訴之干幕府、十月幕府命公為宗家、小幡為支家也、而  
 兩家私論爭、尚不歇、九年正月世子年甫十三、登營賀正、閣老令世子為惣禮、將  
 軍家光質之曰、右近內府長孫也、居惣禮則不可也、乃更為獨禮、列侯始知其為  
 右族、右近曰長賴公也、是月十一日、公祭父信雄公冑(其冑形微也)令中士以上正  
 服拜之、自是每歲以為恒例、至明治廢藩不革、十年佐々木高一死、子正勝(主嗣)  
 十一年春以山室昌榮為百石代、官秋辟吉村氏時為二百石馬廻、十月淺津重  
 俊為中老五百石、藤田正就為組頭三百石、改姓中山、後又加五十石、是月辟牧  
 野重次為江邸留守、賜二百石、山脇重安為馬廻、賜百三十石、幕府課侯伯、治江  
 戶城濠、我公所任者、神田橋南北十六間餘、高八間、取石於伊豆築之、十二年春  
 辟氏時父氏勝、賜二百石、氏勝妻生駒家宗女、即信雄公母氏妹也、夏家光定侯  
 伯參觀之制、自是公與世子交代、一年在宇陀、一年在江邸、以三月二十三日為  
 參觀發駕之期、十三年三月、城濠役竣、是月辟竹延貞賴以下四名為下士、增加

輕卒十餘名、十五年辟渡邊正常為馬廻二百石、十八年生駒範親死、子則且嗣  
 (改三左門)十九年春、召還生駒重立、賜三百石、重立性豪邁濶達、嘗有事諫公、公怒  
 逐之、至是悔之、加百石而召還、自是信任之、為中老、後又加百石、三月公赴江邸  
 慶安元年春、世子叙從四位下、任山城守、是歲瀧量基死、賜長子量堅二百石、二  
 子量政百石、分為二家、各命槍法師範、二年春、幕府將有事於增上寺、閣老令公  
 守衛焉、家光聞之曰、內府之嗣、可待以賓位、何命役使乎、召公謝曰、謬矣、然令既  
 發、今難遽改、請枉一為之、是歲三輪祐清為百石、三年秋、支家織田信昌(兵部少輔)卒、  
 公令四子長久(門)君、出繼其後、自是兩家稍和解、四年夏、公給津田尚定(外記)、以  
 祿五百石、賓待之、尚定信為君長子、而信雄公孫也、秋、辟長谷又八平野友八為  
 下士、承應二年、辟大井泰次為使番、賜百五十石、辟菊澤貞則池畑九助為下士、  
 三年、三子長政(改馬)君、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明曆元年、生駒正勝死、子正興嗣  
 (改主水)萬治元年春、公加賜千賀長房二百石、為五百石、更冒津田氏、稱內藏介、賓



待之長房公五子幼曰長吉君公嘗令千賀道の養之道的死長吉君既襲其祿三百石後改賴房至是千賀氏絕矣公赴江邸辟小檜山傳助爲下士是歲田中宗興致仕子宗氏嗣(改五郎兵衛)十二月公致仕明年還宇陀老於長山長山在宇陀市街坤位薙髮稱一岩夫人富田氏嘗生長賴君及二女妾生勝廣(右馬助)長政長久長房四君及四女世子嗣

長賴公

高長公世子幼字右近從四位下山城守萬治二年嗣立生駒則且生駒正興謁將軍家綱三年秋分與弟長政采地給以福地外八村(砥取西谷瀧口長城)三千石令中山尙忠田村久德爲之家宰自是藩領爲二萬八千餘石其收穫一萬六千五百餘石蓋六公四民上下各餘裕者以古檢制也元和以還藩士祿制物頭以上以土地以下給百石以廩米四十石也冬公任侍從四年春京師知積院謀賢有罪幕府始託謀賢於我邸寬文二年夏幕府賜下邸四千八百五十步於淺草田町三年春告幕府發行紙幣命保印于篠川重綱爲中士三十石三

口四年正月元旦公御正廳津田賴房津田尙定賀正

(老職生駒則且生駒正興中老淺津重滿生駒重玄田中宗氏)

優待津田定房生駒則親淺津重保佐々高俊三輪祐清中山正朝物頭田中正興村尾貞廣津田玄長山田勝政弓奉行瀧量堅(旗奉行)沖政道長初奉行山田柔親瀧量政郡町奉行梶川忠康山田勝貞早川重元目付岡野利氏中條政友永田廣昌三宅政良大井泰次岡島仁右工門佐々宗明速水藤左衛門馬廻森孫右衛門平山忠辰片岡政威小澤十郎兵衛水野良昌磯野盛秋嶺清兵衛本間忠國永田廣秋渡邊正景前田次右衛門岡田重矩瀧量秀平手政年本間忠照種村彌右衛門田中安定牧野正春九里政道伊藤高勝中山正峯吉村氏勝佐山衛門八中川公弘山室昌榮林八右衛門永田廣道給人三輪正勝田中直與沖政良大申助右衛門中條友次嶺多右工門村尾貞弘速水七郎右工門磯野盛重伊坂與兵衛森野季高與野助左工門猪野新兵衛勝川六右衛門山脇重方(近習)山田勝喜津田勝尙生駒玄矩淺津吉十郎梶川太郎八早川清五郎三宅彌市郎佐々兵太郎渡邊市三郎九里又八永田忠兵衛橫井順庵山田市十郎大井市之丞森十三郎(中士)小澤權十郎林庄之助井上三之助橫井周伯木村假庵岡田道可堀川新左右門辻村善兵衛高岡十助河合加右工門田邊照勝藤田正義野崎勘左工門猪野新右工門山口清左工門平井藤左工門松原惣右工門高岡文右工門村田庄右工門戶柴孫兵衛田寺安左工門淺井爲昌瀧清右工門原田新七郎藤田安兵衛水谷平兵衛平井九左工門三宅權左工門小檜山傳右工門川島小兵衛藤江勘助三宅理兵衛安田七郎佐敷家次石原源兵衛橫山昌時南善太夫矢野庄右工門菊澤貞則齋藤甚兵衛篠川重綱丸山正祐子守安政下士竹延半右工門松井與兵衛井上喜兵衛富永理兵衛前澤儀兵衛荒川武右工門中尾惣兵衛吉池八左工門安田久右工門神末利助森村佐平治鎌田治兵衛池添七左工門中內行基菊澤分右工門橫田甚平田口加右工門山村兵左工門田邊惣助平野吉左工門荒川助八郎丸山平助竹田安右工門杉山孫平次高澤彌兵衛長谷又八倉地安左工門高岡助九郎三箇新助吉池武助岡本市兵衛上田加太夫淺井多兵衛三波善太夫竹河吉兵衛池畑九郎左工門小野佐兵衛原谷市左工門小林小助大草吉兵衛岡八右工門野間源六前川彌兵衛草川九左工門濱名彦六菊澤文五郎松井彦助石原源藏竹延久助河島小兵衛高木傳十郎淺野安右工門中野與兵衛稻村善助福井六太夫澤野藤助



二日又賀正（上士之致仕者生駒自入佐々儀齋岡野以齋嶺節齋永田宗傳早川道夢同長子淺河勝德左工門正興家宰）皆賜春酒（元和以來之典例也）四日僧侶祠官賀正（室生寺德源寺安能寺東禪寺悟真寺飛來寺法正寺貴明寺春日寺大願寺佛隆寺始生寺神宮寺長）十一日公觀輕卒之射術及銃砲弓奉行瀧量堅所率之卒（山田源兵衛岡本喜兵衛藤本十內中村左工門下村仁右工門齋藤次郎兵衛森田清助吉岡次郎太夫秋田庄助池田宮左工門物頭田中門加藤小兵衛吉井新右工門與田久左工門平井吾兵衛永田市太夫岩田庄右工門）物頭田中正興之所率（須佐美喜兵衛森九右工門岸小兵衛市原惣右工門本田市兵衛藤澤正九郎山田兵衛吉村美兵衛原田藤太夫）村尾貞廣之所率（池畑九助田川八右工門平野惣兵衛瀧長右工門夫青井萬作岸岡右衛門）津田充長之所率（吉村與次兵衛仁平廣澤仁兵衛玉井忠右工門濱路傳助濱路惣太夫高村八）山田勝政之所率（井上良左工門村上茂太夫堀久助村田喜內村田喜太夫村田喜助戶田市太衛山下八作水谷善右工門淺田加兵衛伊賀三五兵衛）五月家綱始賜宇陀封地之記章蓋因公請也五年夏始置用人以定房則親重保正朝高俊祐清正興貞廣充長勝

政充之辟橫田友之爲下士六年正月世子右近君年甫十歲登營賀正蓋列獨禮班格也三月佐々宗明爲用人百石田邊照勝代官八十石公將赴江邸令曰凡士民犯法者宜嚴情以定罪勿得敢或聽請託私若有一岩公命更覆按之而赦宥命下輒雖當死者宜從寬典處之又曰勿論士民衆庶之言務容納之其有裨補于國家者宜賞之萩野季高爲目付賜百五十石是歲中山正朝死養子正峯（助之）嗣七年春以周伯二子橫井重房爲下士夏津田尙定辭祿退居上芳野村尙定常在賓位至長子定房公頗寵之始坐用人上常侍側一日有過誤公責之不得侍尙定怒將斬定房衆和解之令定房避式下郡尙定耻之也公賜二百石于尙定弟勝尙以奉信爲君祀稱谷山氏八年辟三上才兵衛米田利兵衛爲下士是歲始置役人爲用人次席九年正月命開墾封內原野及荒蕪之地令中山正峯掌之正峯有智慧長於理財自好執掌正峯初稱海野左源太海野幸氏之裔也父某嘗仕佐竹藩致仕後去住江戶淺津重俊勸中山正朝令左源太爲



其嗣二月令祿二百石以上飼養於馬秋辟森伴章原平藏爲下士冬家綱始賜  
 雁自是隔年以爲恒例十年春辟山田敏時爲弓奉行賜二百石命北條流兵學  
 師範十一年春家綱令閣老板倉重矩(內膳)來曰甲邸則任君所欲也於是請下  
 谷新寺坊邸幕府乃賜其邸六千六百六十步返致柳原坊邸五月公歸宇陀入新  
 館蓋前年移館於松山城麓至是以工竣也秋辟伊藤房辰爲下士冬世子叙從  
 五位下任伊豆守十二年二月淺井爲昌生田秀治各爲馬廻賜百石三月公序  
 列藩士甲冑於生駒正興邸就觀之夏辟脇田新八爲下士秋加賜百石於正峯  
 合爲四百石正峯徵墾田租又斬伐官木鬻買薪炭以博鉅利蓋新田增租山林  
 雜稅皆可并算于收穫者而當時不并算之稱正租外收入以其所征得者更稱  
 貸之農民加息還納自是每歲正租外收入積爲巨萬是以公益寵正峯冬世子  
 叙從四位下十三年春重立死立矩嗣(工門)延寶三年夏洪水賑救米六百餘石  
 于貧民物頭平手政年有罪逐之政年平手政秀之曾孫也七月幕府命世子信

武娶德川光友(尾張大納言)女實廣幡忠幸(大納言)長女也忠幸嘗娶德川義直女生三  
 女後有故忠幸住尾張女子皆隨父母在尾張光友養之以爲己子也篠川重綱  
 祝之獻金千兩公召重綱父子于江邸公世子新夫人各賜章服及杯八月公聞  
 父一岩公病發江邸兼程歸至不及公痛哭感動群臣一岩公年八十五諡曰瑞  
 泉葬于德源寺七年宗氏致仕弟安定嗣(改五郎兵衛)天和元年秋家綱賜名劍(背江  
 尚存)中老淺津重滿有姦罪十月公使生田秀治往斬之秀治至其邸面之曰公  
 命也突如拔劔刀斬之即日逐其妻女及臣僕其子用人重保在江邸公令世子  
 命近臣就斬之公將命五女矢都姬自殺老臣皆哀訴公則命幽之于一室而斬  
 其老女二年徵荒木藤右工門爲奧目付百石公常好射一日正峯從容謂公曰  
 願弓隊統轄之任自今委之臣夕以正租外收入辨其食祿矣公從之自是弓隊  
 出入正峯邸供其指令正峯益得寵遇威權顯赫門前如市三年春物頭中條友  
 政斬同僚津田充長於路而歸家自刃其二子瀧量年發狂又自刃於家貞享元



年春江邸給人堤又兵衛斬目付村尾貞弘而逃走役人生駒正則(正興子)給人中根平大夫澤安右工衛門皆被逐秋辟高山高豐爲中士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冬飯田正福爲目付百石是歲創定服忌令蓋幕府之所令林信篤草之也二年二月朔公欲令生駒立矩弟正純(長七郎百五石奏者)爲正興嗣諮之干賴房正興則親立矩守定等皆無異議蓋正純妻正峯長女也初正峯欲結姻權家以樹已黨與其將納三子三内干田中氏也巧言以誘宗氏安定惡正峯奸智不省宗氏曰今負之則失予面目也遂使支家田中直興爲繼嗣曰之直秀自是田中氏本支不相和也且復納正純干正興家也正峯密就正興祖母而請之祖母諾之勸干公及正興祖母信雄公二女而公之姑也公故及之他日又正峯密請公曰願以生駒則親女爲臣長子正親婦伏請假公命矣公乃召則親則正命之則正又惡正峯奸智固辭曰親戚間私情之所易行而今臣等各連姻以相黨援則他日紊亂國政之本也正峯既婚於正純而臣又更與正峯婚則恐政權舉歸正峯手矣乃不奉

命則正退上書請罪公優待之而事遂止二日夜成牌有火自南飛行干北衆皆怪之正純出爲正興嗣加賜五十石秋菅谷清賢藤田義忠各爲代官百石封内里正皆請曰比年凶荒頻至數請賑貸今年禾稼豐熟願加納三分公許之三年舉澤村農民橫山春方爲下士以善算數也十二月總見寺宗哲死以津田賴房三子宗訓襲之爲之第四世是月藏奉行富永理兵衛有賊罪斬之獄四年春公再觀藩士甲冑於正興邸五月家綱賜駿馬秋正興致仕正純嗣(改主)世祿千五百石正純祿二百石并爲千七百石冬茶道村田宗圓有賊罪斬之獄元祿元年斬罪囚關戸村善助作市干獄二年四月公卒于江邸年七十諡曰德雲路經中仙道及美濃伊勢歸葬于德源寺公性濶達至孝嚴賞罰勵武技爲父一岩公起邸干長山設庭園池水花木竹石備極妙趣以適其意焉而公在宇陀每且盥漱必觀長山祈寒暑雨未嘗廢其禮也其出獵公必隨之奉養無不至士民皆稱其孝公肥大艱步嘗請德源寺內乘輿于太公大公曰宜諮之寺僧因請圓照禪



師、女許之。後世乘輿於德源寺內，實自公始。予曾觀公甲冑魁偉，而怪之。其休軀肥大，亦可以想也。高長賴二公之間，德川氏遇我，異于他侯伯。每將軍設饗宴，我公與德川光友、德川光貞（紀伊大納言）、德川光國（水戶中納言）、井伊直孝（掃部頭）、保料正之（肥後守）等常侍其宴。公嘗娶金森重賴（出雲守）女，夙卒。嬪津川在江邸，生信武君。以下四男八女三男二女皆夭。嬪佐川在宇陀，生長清（安代）君及一女。世子立。

**信武公**

長賴公長子，幼字乱，嘗改右近從四位下伊豆守。元祿二年六月嗣立。老職則親正純，謁將軍綱吉。明年春立長子信休君為世子。始謁幕府，津田賴房死，賴房性多疾，不勝武事，學畫于狩野守信而善之。（八世孫津田要所藏，如猫眼）賴城嗣（改內藏助）。夏夫人廣幡氏卒，嘗生信休君及一女。至是公娶其妹為繼室。五年二月正純及組頭大野忠友赴江邸，劾中山正峯賊。蓋正純自長賴公時以正租外之官財為私積，不敢交付有司也。則親正純生駒玄矩，田中安定生駒則正大野忠友等，屢詰責之。正峯伴答曰：多年祿養弓隊費銷略盡，又莫贏餘。（因父老口稱正租外

官財殆四萬兩，而天和以還，祿養弓隊之費，不至千四千兩也。而例中老組頭者，非公命，則雖老職不能進退之也。）則親正純等論之不止，遂

以至是也。公曰：待予就封，而後議之。四月正純忠友歸宇陀，六月公就封。偶以高野山有騷亂，遂不果焉。六年春則親致仕，子則正嗣（改三左）。世子叙從五位下，任壹岐守。公行江邸，七年春繼室廣幡氏生男復卒。六月公還宇陀，八月六日正純則正，玄矩安定忠友再議。正峯之賊，當此時正純則正為老職，玄矩安定為中老，忠友正峯永田廣豐（廣豐以下閩藩無知正峯之事情者）、岡田重矩為組頭，岡野利氏山田敏時瀧量政平山忠辰水野良昌片岡政英沖政元山田勝政為用人。則正為人穎悟嚴恪，安定為人忠勇壯烈好學，正峯有智慧，名聲皆遍封內。而正純以正峯之為婦翁，意中變反黨。正峯則正安定憤之，又以玄矩正純為兄弟也。則正安定擯正純，玄矩不敢與議事。而二人密告公曰：以正峯事委臣等，必使之致私積。彼若果諾之，則使其子正親襲祿，不諾則請罪其賊矣。公不聽。蓋正峯先讒二人，而公納之也。則正等曰：公如不聽國無政事，又無賞罰也。曠職之責莫大焉。臣等請退歸。



衲衣公又不聽之爾來則正等屢見公問以其裁決如何九月二十八日則正與安定會議約以明日諫公蓋先公忌日欲公想先公納其議也其明則正故稱疾不朝午時公在路寢乃安定獨赴公所屏左右近臣正容諫公（安定之所諫以當時深秘之不可得而聞）公不聽安定曰臣等屢縷陳正峯罪狀願公斷之公曰待之安定曰臣意已決不得命則不敢退公怒撫劍曰必不退乎安定曰臣固一死報國若此言而不聽則高野粉川之適而已今為公所斬臣固不辭公愈怒拔劍斬之時申牌左右無知之者也公閉路寢出次室令目付矢野矩成以書召則正而親御內寢左右皆謂安定獨留在路寢也時正純以下皆罷公廢公先召正純正峯於內寢則正稱疾不來偶則正臣勝田清大夫齋則正所與安定之書來正純等速使執勝田奪其刀劍幽之于一室公尋召岡田重矩山田敏時水野良昌矢野矩成及目付稻生忠利平山忠卿荻野季棟命敏時曰則正之罪可知也況今召之彼稱疾不來汝即就其邸斬之而命矩成忠利以其檢使敏時曰臣拜此命臣之面目莫以

加焉然公欲面詰其罪則臣召致之易如反掌願聞其罪之所在公曰否則正召而不來其罪狀不問可知汝速往斬之敏時請正純曰臣入自前門則彼既自後門逃願令輕卒守其後門若彼深隱匿其邸中恐不能遂使命則勿敢使守卒援之正峯對曰彼邸內之事焉得豫知之彼若隱匿則衆搜索斬之而已固非卿使命之失也勿敢關意公亦命忠卿季棟曰汝急率輕卒守則正前後兩門敏時等若誤事則宜獨擊則正族也敏時等既向則正邸時弓隊十七人在正峯邸忠卿等直率之追及敏時于途敏時到門告則正臣三崎兵助曰有公事來請面謁兵助報之則正則正延之書院見矩成忠利曰公使哉請務敏時曰否不及着也突然坐其上曰卿以有罪公今召之而不敢來何也故公使我討之言未畢猝拔副刀斬之則正亦將拔副刀敏時再斬之時弓隊皆拔刀既入則正厨下藩士聞之響集其邸者二百餘人敏時教弓隊收拔刀藩士退去而還以聞正純正峯便命收安定屍重矩敏時以下群臣始識安定之既所殺也又釋勝田之幽居公亦令



敏時矩成再就則正邸錮其父則親夫妻於支家立矩家其弟用人格則之命割腹弓隊藤本十內斬其首長子求馬二子主馬弓隊早崎新五郎森田清助刺之先是使大野忠友山田柔昌守親戚安定邸至是稻生忠利為檢使其養子給人安久命自殺安久聞命直置疊干庭著禮服端坐屠腹忠友等問其所欲言曰無可言矣只報諸近江膳所之實父耳即夜令敏時錮則正妻干津田賴城家安定妻干支家田中直秀家則正妻賴城之姑也而招支家芝村織田長清(丹後守)柳本織田秀親(物)告以事狀又令使番中川公弘行江戶告二臣之處刑明日以書報處刑于各地親戚近國諸侯聞其騷擾皆出兵干途當時藩士憚正純正峯等無敢問二人所以得罪者也封民皆痛惜曰既亡二人則如蒼生何而疾視正純正峯如蛇蝎十月三日公起居如平日長清秀親各歸其邑四日公命岡野利氏平山忠卿等六人檢則正安定二家之什物二晝二夜(因口傳所傳正峯密令親戚利氏忠卿燒毀書類以絕禍原)九日籍沒二家武器給其雜具於寡婦而逐則正臣川勝德左工門川勝岡右工

門田上茂平治三崎兵助勝田清太夫山本勘平赤澤新藏別所助太夫及僕八人婢五人安定臣末松吉左工門池田惣太夫高田七太夫山本市太夫及僕七人婢三人皆禁仕途大野忠友托疾致仕蓋以疾正純反覆而不能爭之也二十日夜半公弘自江邸歸明且長清秀親各自其邑來公在路寢與二君並坐見公弘公弘語以緣小幡織田信久(越前守)告二人處刑于閣老而別無異狀公及二君皆安堵午餐後二君歸其邑是月屢有怪異夜宇陀町火烟忽起衆奔集則無又公館有烟火藩士赴救又無如此連夜不可枚舉衆皆怪之實母津川氏在江邸以書讓公曰先公嘗稱則正安定二人為忠良及其疾篤也遠召則正干江邸執其手曰我今以伊豆託於汝特煩汝之庇護也則正揮淚誓曰勿有敢憂於世子也爾來五年二子胡有反覆乎抑其疑惑之所來果如何十八日閣老下問以二人罪狀所在公應之欽明瞭爾來公不安寢食正純以下百方慰之二十九日夜半公自歿於內寢蓋悔殺二臣也丑牌近臣始識之直報正純正峯爽味賴城立



矩以下諸士聞之皆朝集公廡正純正峯深秘其自刃佯為病死十一月朔令使番本間忠照報疾病于江戶正峯令其子正親馳馬到丹波市而歸陽為招醫京師也午時長清秀親馳至未牌告公病死於士民遣岡田重矩于江戶中川公弘于大阪使番牧野正春于京師沖政威于尾張報之其他告訃遠邇明日長清秀親歸邑是日令諸士望拜公顏蓋為信於病死也五日忠照至江邸深秘自刃而不敢言世子信之明且告閣老請遣幕醫于宇陀是日重矩至江邸以實聞織田信久以下同姓親戚皆怒偽報七日世子緣信久告之閣老即日閣老命其遺骸檢使于京師所司代小笠原長重（守佐渡）於是急報達宇陀自是上下騷擾世子謹慎閉門遣正春于京師田中某于大阪奥山正純于南都報以先公自刃而不病死也正春等舉蹙相與私語曰今也自首前日偽報無面目之加之宜使發此偽報者充使也其他以書再告誤報于各地當此騷擾內外衆庶不信藩幣來乞交換者日幾千人十三日所司代所屬目付淺野隼人（人員八十九宿）大番組大岡

某（人員五十宿）至宇陀即夜召正純曰信武彘刑長臣霸府以為士民不服而終為人所殺因被命檢使于我等我等始入疆封內寧靜始知其自殺也明日檢之請領焉十四日朝正純立矩導兩使入內寢賴城正峯及近臣侍焉兩使檢遺骸午時還旅舍自是召藩士于旅舍訊問之當日賴城正純其明日立矩正峯納戶菊池在成深見貞右工門森喜兵衛其明日敏時良昌勝政矩成忠利忠卿季棟近習片岡政信三輪勝安山室昌堅侍醫橫井順庵各調狀捺印（因口牌所傳則正安定之所以被刑正純等相共約告不以實答以公之意不可知也）十七日兩使發宇陀正純以下送之干途各有遠近世子及同姓親戚遂命正純謹慎以為偽報也當時封民皆笑之是月津川氏殞死于江邸十二月淺野隼人召用人于京師命行葬儀也九日夜葬于德源寺諡曰圓明年三十八群臣夙夜憂慮不安寢食者數十日德川光友曰織田氏若至于絕滅則就我管內信濃木曾谷給一萬石為客侯矣我群臣聞之稍得定之八年正月十一日夜有建則正安定之碑于其墓者蓋以死後當百日也時寡



婦皆錮于親戚臣僕皆逐流離于外不知何人之所為也爾後封民墓拜之者多自是無再言正峯之賊者

直謹按知人之可欺而不知天之不可欺者則非知而狡猾也父老皆傳言此騷擾者由中山正峯之讒生駒則正田中安定也而不可知讒毀之事情也山田敏時著和陽治乱記曰則正者專政也安定者弄權也而又不指稱專政弄權之為何事偶其所指稱皆與官之日誌不合也是以則正安定之所以被刑者後世遂不知其故也至明治廢藩宇陀後悔物語織田盛衰記宇陀騷動記等始出矣皆刺擊生駒正純之反復正峯之佞奸讒毀然以其子孫世為執政皆深秘其書也宇陀騷動記者虛誕誣罔不足取也宇陀後悔物語者元錄八年所記而隱記者之名其所指稱寬文以來之事情而能與日誌符合焉正純正峯豈知天之不可欺乎蓋令信武公殺賢良之長臣稱殘酷之暴君傷祖先之封家招天下之譏笑者則正峯也贊助正峯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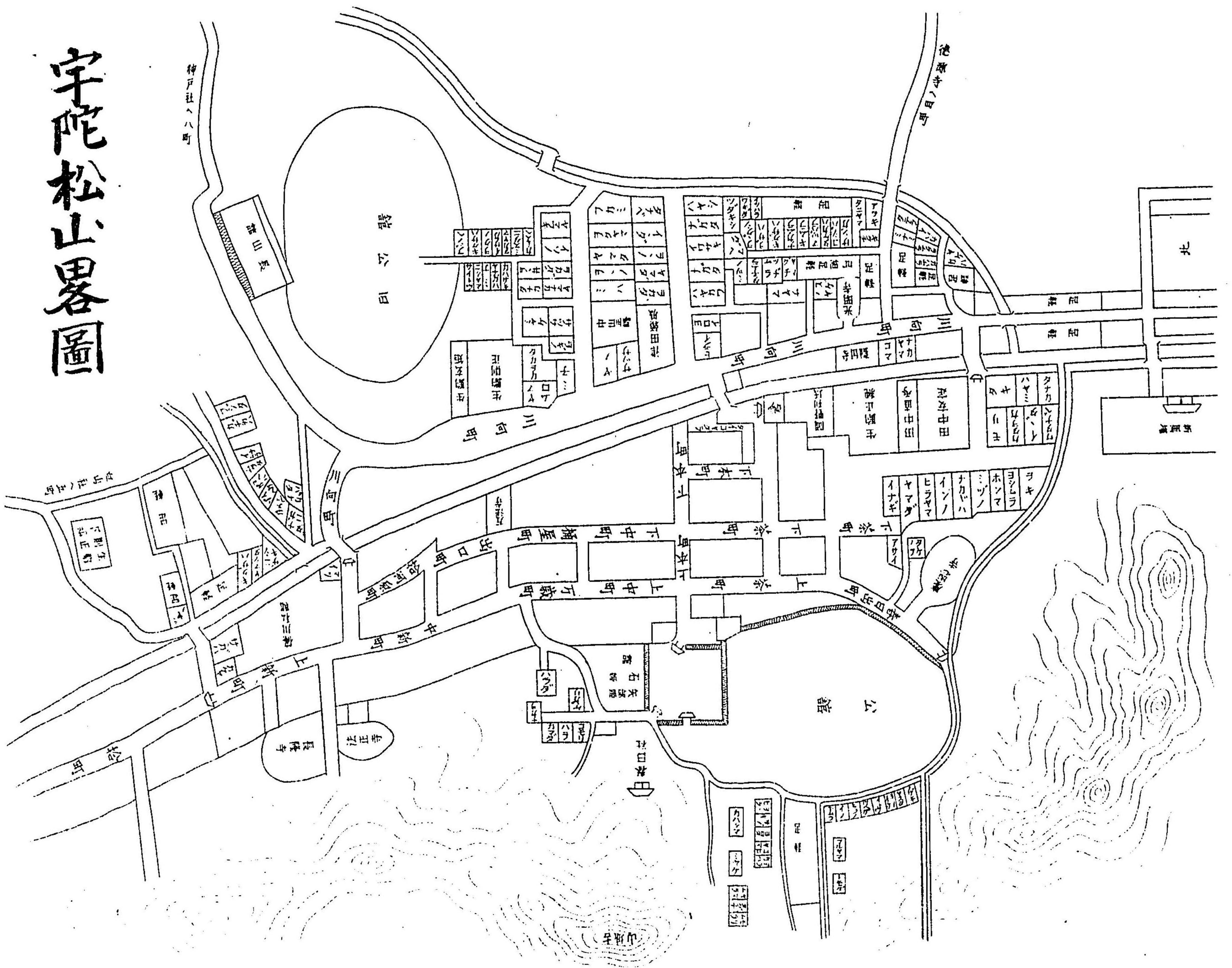
成其奸者則正純也正峯雖狡智佞猾正純不贊助之則不能斃則正安定見處已之賍而已諺云窮鼠反噬猫矣正峯窮鼠也欲免其賊讒之公資性質直寡慮曩見先公刑有罪中老淺津重滿以為遇臣之常耳何知為窮鼠所煽惑陷其術中乎正峯既擁正純而狹公遂令公殺賢相也若令則正安定有專政弄權之罪乎此實公及正純正峯之幸也何為不宣告其罪狀而暗殺之乎閣老問二臣之罪狀何為不審答其罪狀而至公之自刃乎檢使問所以二臣所刑何為不詳言其罪狀而大公之失刑乎明年二月幕府下命曰信武刑長臣而其罪狀逐不明云々此無專政弄權之罪也必矣若使則正聞安定之死速走踰封境則嚴然聲正純正峯之罪加之以刑罰亦易々耳二人懼之是以急殺則正也窮鼠之噬猫固不得不急也既殺無罪之賢相勢不得不及無辜之子弟乳兒當時幕府之制幼兒不辨善惡而犯重罪者待其至十五歲而後刑之正純正峯豈不知之乎然唯汲々禦已之



禍原故急絕其胤已倍臣僕婢果有何罪乎慘毒之深有使人寒心者也而燒毀二家之書類潤飾公廨之日誌中問用紙之異者他日拆入之也以湮滅騷擾之所由此知人之可欺而不知天之不可欺者也直嘗歷各地問其舊制所謂德川氏世藩者皆固有舊功老臣然猶撰人才於祿百石以上擢爲執政是以舊功老臣及百石以上之子第皆爭講究文武以練磨才能此所以執政得其人而國家無事也我藩則不然如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之於信雄公也終始致身於公者也然以世官執政爲後世之典例而門閥舊家獨世之此所以其不免生事端也後有田中宗興生駒重玄之賢未感其弊之時也至是世官執政之弊始顯然矣然爲婦翁所肘制以白爲黑以正爲邪或免贓罪却昇執政之徒依然占其地位稱典例墨守之如金玉自是闔藩唯恐忤權奸遭禍害無爲國家論是非正邪者而以卑屈爲因襲也他日公家財用不足屢借正峯財正峯應徵輒出之後還納其證券者以正純知其情也豈正



# 宇陀松山畧圖





峯所節儉蓄積之私財乎蓋不知天之不可欺者也

**信休公**

信武公長子幼字右近從五位下壹岐守後改近江守公性柔懦正峯專決事願使正純八年二月德川氏下令曰父信武刑長臣而長臣罪狀遂不明且躬爲自刃者不可置之不問是以削八千餘石更換地以給二萬石也是月免正純謹慎三月公登營時年十七德川光友導公坐於柳間上席曰自今而後可坐于此也自是後三世列柳間城主上殆百年四月德川氏賜二萬石于丹波於是藩命舊封還付于賴城以下十六人新封受領于正純以下三十人五月正純以下赴丹波宿粕原村以井尻屋文七家爲公議所幕府代官小堀仁右衛門萬年長十郎等付致版籍新封合五十九村（氷上郡四十五村柏原下小倉中村北野坂石才原岩屋應地稻畑母坪本郷犬岡柿柴長野棧敷田中南田井中御油沼栗住野西芦田佐治檜倉大田前田川北也何鹿郡九村位田高槻志賀坊）我丹波之爲國也太古山陰諸國之總稱也後及割爲諸國而獨存舊名于我國也（猶吉備之於山陽）而莊司各襲其職治之



降及嘉應承安之際藤原成經平清邦等相繼為丹波守護建久以來所在豪族殆分領丹波蓋此徒多累世莊司之裔而隸屬源賴朝者至建武中興確井盛景為丹波守護無幾諸豪又隸足利尊氏尊氏以仁木賴章(左京大夫)為其守護後山名師義(右工部)滅仁木代之明德三年細川賴元(右京大夫)領丹波然以為管領常在京師文明中及細川氏衰而波多野秀範(下野守)始統轄焉波多野氏者大職冠鎌足之裔波多野義基為伯耆守護子孫領因伯美三國稱之因幡波多則宗家也義基二子經基始治丹波八上秀範其數世孫也有威望材略將士皆服之朝廷許號國民稱之國司屋形又經基二子經秀嘗領美作稱之美作波多數世孫宗高(出守)材幹其子宗貞(主殿頭)驍勇父子與毛利元就(大膳大夫)通策既略丹後但馬及播磨之半又與別所長治朝倉義景結婚尚欲定京畿及南海北陸託美因伯千元就父子移治丹波冰上稱之冰上屋形元就悅與宗高結父子約自是兵力強盛國中皆知有東(八上)西(水)波多野氏而不亦知有將軍也秀範子秀經大永中城八上

山上後養因幡波多秀行子為嗣曰之秀治(右工部大夫)其弟曰秀尚(遠江守)季曰秀香(伊豆守)國中有四十餘城三十餘砦永祿元年正親町帝即位然以無資未能行踐祚之儀既二年秀治慨歎之欲獻資以行其禮謀之于宗高元就等皆曰可也於是奏請朝廷獻金帛秀治宗高率江田行範(兵部頭)荒木氏好(山城守)大館氏忠(左近將監)赤井景遠(右工部尉)黑井城初赤松某居黑井後被野秋清代之天文中其弟萩而其伯父秋清所部頗大秋清群臣皆屬望于才丸才丸朝黑井之際秋清自立焉出干群臣之意也廢萩野氏胃赤井氏改右工部尉景遠然以弑其伯父世人呼之曰惡右工部尉景遠大得將士心遂蠶食但馬諸郡威振等儀仗兵一萬二千而入朝守京師帝嘉賞之叙秀治宗高干正四位侍從秀尚宗貞干從四位元就干從四位下秀香干從五位尚賜劔許桐徽章天正三年我信長公賜丹波干明智光秀令討取之秀治宗貞以下將士聞之皆怒時波多野氏族曰河村嘉高(高山)廣澤綱忠(中務)山名豐恒(和泉守)能勢久基(攝津有馬)澁谷秀辰(雅樂介)旗頭曰久下重氏(越後守)玉卷城其先久下重光承久移居焉元弘二年尊氏之入丹波唱義募兵也時重首而應之長澤義遠(治部大輔)赤井景遠率二百餘騎馳至尊氏營從之攻六波羅重氏其九世孫也



江田行範、大館氏忠、荒木氏綱(山城守本庄城氏好子氏綱波多野氏族世居村雲兼守國部網信之勸秀治議和遂至所執本目後信長公召氏綱令仕光秀氏綱辭曰臣既為光秀所欺亡主家恨不與秀治俱死有何面目而再仕光秀乎因退居本庄邸其子氏清屬光秀秀吉及誅光秀氏淵戰死而荒木氏亡)、小林重範(修理亮澤田城)、組頭曰萩野朝道(野城)、須知景氏(主水須知城)、內藤顯勝(備中守會)、

地城其先內藤道勝延元々年開尊氏敗于京師逃入丹波篠村也急率其族至篠村進馬于尊氏迎之曾地寶留數日其子秀繼從尊氏潛出攝津與官軍戰湊川大敗航海奔九州再來常從尊氏尊氏賜之以桑田船井二郡之足立政基(右近山垣城)、波々伯部光政(次郎波々伯部城其先波々伯部為光地子孫移入木城)、酒井重貞(尾上城守)、而波多野氏先鋒將曰靱井教下時重至其營)野尻康長(立蕃野尻城)、

業(越中守)、小野木吉澄(縫殿介福知山城)、谷重衡(大膳山家城)、雲林院國任(式部)、其賓待曰畑守廣(八百)、畑守能(牛之允茶臼城其先畑時能才武絕人仕新田義貞盡力于官軍新田氏十六臣舉義兵在丹波而來居畑邑經數世至守能伯父守廣養守能為子)、仁木頼永(三郎兵衛佐野城)、日下部尙則(石見守山城乙訓郡杵掛城)、細野尙國(藤十郎)、赤井忠家(七郎新鄉城清和帝十三世之裔曰赤井景近頼朝賜船井郡六世孫移永上家時家有三子長家清次)、細見宗信(將監草山城)、野々口西藏坊(本目)、以下諸將(姓名城)皆來會于八上、五月光秀率兵向丹波秀治宗貞以秀尙為將、教業為裨將、逆戰桂川







屢敗光秀兵，於是光秀請信長公休戰議和。秀治宗貞佯對曰：「我將士固不欲戰，而望和獨赤井景遠頑強不聽，且彼常負險阻，數不奉我命，諸將相與惡之，願舉大兵討其罪。」我兵爲之先鋒，光秀悅之。七月，率兵一萬六千，深入柏原陣，八幡山既而分兵向黑井高三井，宗貞等乘夜襲光秀，不備。景遠兄弟又出兵夾擊，敵兵駭走。宗貞等尾擊之，遂逃，斬獲伏屍滿途。柏原罹兵燹，市街悉爲焦土。光秀匿于山中，密經山至鼓峠，細見宗信畑守能視之，要擊又大破之。光秀遂逃歸京師，從兵僅七人。冬，光秀復舉兵來攻，秀尙兵常勝。四年六月，信長公令信孝君率諸將援光秀，瀧川一益、細川忠興一色義定（左京大夫）、筒井順慶、蜂屋賴隆（兵庫頭）、佐々成政等屬之，兵凡三萬。大戰于桂川，秀尙兵又勝負，奔逐亡。至粟田口歸，於是信長公與秀吉謀，離間波多野氏將士。五年冬，光秀亦來攻，公令丹羽長秀、細川忠興援之。時秀尙兵有叛者，縱火于龜山城，開門導敵兵，沓掛本目、細野等諸城皆又有叛者。福井貞政（因幡守）、守津友宗（右近大夫）皆戰死，秀尙敗走，逃歸八上，尋捕殺。



井教業陷八田福住波々伯部諸城向八上公則退援兵遣人干八上勸和秀治宗貞召諸將謀之小野木吉澄谷重衡等曰宜議和以存波多野氏耳諸將皆不聽曰宜與信長決雌雄以發揚我武干天下也遂不和於是光秀攻八上日夜戰鬪不能降圍之三匝取途干播磨築砦於金山令其將朽木矢嶋等率兵守之以絕黑井之援八上七年春秀治宗貞伴與公媾和實欲伺虛以誅公父子及秀吉也三月吉澄重衡密通款告之公怒命討西丹波四月羽柴秀長率兵四萬自播磨入西冰上攻之吉澄重衡爲嚮導廣澤綱忠赤井家忠（三井砦高）仁木賴永稻垣壹岐守（母坪砦）勝田勘八郎（成松城）赤井忠家栗住野治朝（忠左工門栗住野城）芦田國澄（越前守）足立政基足立光永（伊豆守遠坂砦）等悉戰死五月五日宗貞與其子宗長（美作守）率兵一萬四千出陣八幡山明日與秀長兵大戰干柏原小林重範聞之來援宗貞奮鬪而死秀長將小田垣但馬守及嚮導小野木吉澄以下先鋒悉死之九日秀長兵復來戰宗貞遂不能防之十日入久下重氏之玉卷城秀長兵逼之十九日宗

貞父子重氏以下將士皆戰死先是秀長兵向天田何鹿者又皆勝之二旬餘而諸城悉陷秀長凱旋播磨至是光秀頗憂八上之抗戰久不屈是月伴媾和秀治不聽野々口西藏坊曾密通款干光秀首而勸和議光秀先送母爲質荒木氏綱信之又勸和秀治秀尙乃從八十餘人出會光秀于本目城光秀逼勸降秀治不聽光秀即使伏兵捕之秀治等拔刀死鬪斬數人身亦被創從士皆戰死光秀令秀治兄弟送之安土秀治傷死於途公勸降干秀尙秀尙不聽六月自刃於安土秀香在八上聞之大怒八月磔光秀母皆出戰死之八上遂陷他城砦從陷是月光秀攻赤井家信於黑井（前年三月景遠病癱而卒長子家信立自是兵力日弱）秀吉將脇坂安治來援十一日城陷萩野朝道餘田爲家（監物餘田城）吉松某（竹田城）鹿集則重（式部少輔鹿集城）赤井家業（刑部中山）等皆戰死丹波始平龜延元中仁木賴勝（彈正少弼）居我柏原觀音山下永祿中谷重親（丹波守）居西浦天正元年赤井家忠管柏原七年光秀將四方田政孝（但馬守）又居西浦十年七月秀吉賜丹波干義子秀勝（權中納言即信雄公弟）居龜山城秀吉將堀



尾吉晴(帶)居黑井統轄西丹波慶長三年織田信包移柏原領百八村三萬六千石慶安三年其孫信勝(上野)卒無嗣國除爾後德川氏宰管之五十餘年至是永爲我公封地而宇陀以德川氏新宰之至也公姑矢都姬(長賴公)石姬(同七)退去芝村領角柄村(自宇陀赴丹波之路也)藩士悉致邸宅寓市街時五月十七日也且藩士之請致仕者目付稻生忠利以下五十六人(馬廻速水太郎右工門岡島仁右工門前田次右工門木村假庵與野助左工門水谷平兵衛河合加右工門村田庄右工門野崎勘左工門藤江勘助下士鎌田治兵衛伊阪與兵衛戶柴孫兵衛南善兵衛柳川惣兵衛齋藤甚兵衛田中彦助荒川武右工門江美孫右工門熊澤半兵衛今橋空助豐原甚助瀨名彦六野間嘉兵衛田寺安左工門稻村善助梅村藤助西山重兵衛三箇新助岡本市兵衛山本多助楠田太兵衛久保田七兵衛毛利九兵衛島根半平(輕卒)高村八太夫大平七郎助瀧長右工門秋岡新八郎河島彌兵衛高村五兵衛伊賀三五兵衛山田善兵衛中村勘太夫下村藤助與田儀助淺田加兵衛加藤惣六大原庄兵衛川前幸兵衛八阪伊兵衛野村助(而收)瑞泉德雲圓明三公遺骸改葬于安土摠見寺蓋以交付德源寺墓地

千新宰也十九日新宰小野半之助(人員七十宿)金丸又左工門(人員五十餘宿)至宇陀二十三日藩士及家族僕婢皆整旅裝祇角柄村隨二姬相俱向于丹波而發正峯統率之山間驛路車駕輜重填咽不通或罹疾者或兒女之叫者頗極紛

雜二十八日二姬以下前後來柏原二姬入龜屋忠助家(成松)藩士願居柏原中村小倉北野四村六月九日賴城以下十六人返致宇陀舊地又至柏原是日召封內各村里正願法十三條命大庄屋干上山久助芦田源五郎町頭干龜屋次郎兵衛十月以兵員夥多內帑不支減用人山田勝政以下六十一人(役人)田中六郎右工門矢野矩成(馬廻)岩崎半右工門高岡十助辻村惣左工門山田六左工門山口左助猪野新兵衛中士平井要安渡邊正遠大井又助永田廣種安田金右工門西崎休重下士長谷又八竹延武助松田彌內野中六郎石原傳五郎輕卒弓隊早崎新五郎吉岡利助大原惣助山口源助森田清助池畑九助竹津孫九郎河前藤助高山源內松下清太夫由良武助金幡彦四郎川嶋幸助野中甚平大平半平八阪彌左工門石原平藏川村藤右工門稻木圓右工門萩原孫太夫同統隊毛利庄八井上與一兵衛小久江彌五郎吉井平太夫田川八右工門中谷庄兵衛原田藤太夫森九右工門市原惣右工門堀久助宮野奎太夫坂谷新助水谷八兵衛山本傳兵衛濱路傳助(更立)三銃隊以十三人爲一隊又廢給祿百石以四十石之制更給三十石上下減殺準之蓋當時幕制二萬石兵員爲旗五旒騎兵三十弓隊三十槍隊五十銃隊五十也

是歲設公議所于高谷稱會所九年四月幕府始命江戶新大橋方面防火其定員騎馬七人中士二十人下士二十人輕卒三十人從僕六十人防火丁百人也(自是隔年四月公參勤之際幕



府命方面防火或常盤吳服橋等門衛至明年四月就封之時則以免之為例以下無異狀則不記也冬請幕府交換植村土佐守之邑與村  
 與我下瀧村十年三月免方面防火夏以生駒玄矩中山正峯為家老加判當時  
 以賴城尙在賓位正純獨為老職也七月命以龜屋忠助家為假館增築延至西  
 市庭稱之北館明年夏公始歸柏原入北館冬發行紙幣命保印千篠川重教十  
 二年正月五日封內僧侶始賀正德源寺圓通寺惠日寺西之坊下之坊圓城寺  
 成德寺不動院西樂寺洞立寺報恩寺西方寺長慶寺雞足寺本覺寺德昌寺瑞  
 光寺玉泉庵惠傳寺明顯寺佛現寺宗蓮寺瑞雲寺東林寺胎藏寺石龕寺高山  
 寺寶林寺護國寺空照寺寶滿寺神宮寺官福寺今瀧寺金水寺西願寺普門寺  
 賴光寺持寶院等覺院善寶院石岡因幡秋建獄舍千石田町冬斬價造紙幣者  
 半兵衛於西河原礮殺人者半七於但馬口堤十四年以中井彌五郎岩崎幸助  
 為下士十五年以辻平太夫為下士明年八月以內帑漸匱減藩士祿給百石以  
 三十石是月大雨與村川暴漲浸市街者大半水或及床上流失八戶九月幕府

免宇陀德源寺境內租藩復立三公墓碑如舊至今三公碑存安土宇陀之兩地  
 云寶永元年以秦近陽為中士六月幕府命大和川土工正純以下四十餘人赴  
 河內雇使役夫董工七月醫傳家寶劍六十餘口且廢藩士祿給面扶持石六十  
計家族人口給一人以一口以下減廩米半以供工費也十二月工事成公前後三行河內巡視之此  
 役也地在於河內和泉間即大坂城東南隅而距城四五里大和川之下流也自  
 舟橋以西新鑿河四里餘經和泉堺入海稱之新大和川而填新町至久寶寺之  
 舊河三里餘幕府彙命德川直純松平左兵衛督岡部長著美濃守九鬼隆禎大隅守既起工  
 今又命植村家敬右衛門佐及我公我公為之所費凡六百餘兩幕府賜百餘兩而公  
 以下藩士從僕往復稽留其所出諸費則二倍之幕府賜公時服正純岡田重矩  
 平山忠卿本間忠照瀧量久賜物有差二年正月藩士祿制復舊冬京師觀勝寺  
 獻信長公冑自是每歲正月配信雄公冑並祭四年春宇陀德源寺々法成蓋素  
 隱所草也素隱中山正朝長子自好為僧學通儒佛德源寺第三世時人稱其賢



移封之際奉木主來寓西樂寺夏以町醫大野留安爲待醫中士十口秋定領土  
 收穫制名曰定免橫山春方所草也取十年豐凶之差平均之以定其收穫若遇  
 凶年則更檢稻之制也二萬石而其收穫不過於九千三四百石也十月幕府禁  
 諸藩紙幣五年山田敏時死命北條流兵學師範于其子山田副時及其高弟九  
 里政方政方後信越後流六年春中士子守安卿進上士百石四月復藩士祿給  
 百石以三十五石正德元年冬下町辻平太夫家火延燒上中町本町五十餘戶  
 其十八戶者賴城以下藩士之所寓也二年正峯致仕子正親嗣正峯家富柏原  
 移封後官屢借其金正峯每命下輒應之至正親還納其券蓋不下二千六百餘  
 兩冬藩命築一寺于奧村明年新寺告成因曰長泉山德源寺蓋從舊稱也素隱  
 移木主干新廟公賜寺祿四十石是歲請幕府新築館於奧村南命橫山昌時董  
 工四年春賜邸地于藩士六月新館落成公還柏原始入之公不娶夫人有二妾  
 在江邸者生三女皆夭在柏原者京師儒員生田英全女性惻愴生四男四女一

男三女皆夭長子菊千代三子豐次郎四子鍋之丞佐喜姬諸君皆長於北館至  
 是移新館還付假館于龜屋忠助賜市庭館趾地于篠川重教冬賀新館落成賜  
 酒饌于士民五年冬高谷公議所火延燒六戶菊澤貞守婢佐津放火之也享保  
 元年冬火刑佐津於西河原明年春用人三輪勝安進組頭勝安敏事務正峯致  
 仕後專擅威權六年夏并尻屋文七獻米千七百餘石銀四十貫目以贖江戶甲  
 邸土木費及前年會計不足也七年十一月公卒于柏原年四十五諡曰長德葬  
 于奧村德源寺世子嗣

**信朝公**

信休公長子幼字菊千代改右近享保七年十二月嗣立明年叙從五  
 位下任出雲守十年秋三輪勝安兼元締是歲正純致仕子邦綱嗣減祿七百石  
 賜千石十一年勝安爲家老加判加祿百石爲三百五十石十三年夏免并尻屋  
 文七之田租許稱姓氏賞獻金四百兩米六百石之功也十五年夏幕府許諸藩  
 紙幣發行藩將再發行之篠川重紹辭其保印蓋寶永中停止紙幣以來以官不



下交換資金也。於是命保印千重紹及土田孚宗龜次郎兵衛。是歲逐勝安。給其子勝易以百石。勝安晚年事驕奢。遂及。十八年春。弟長舊（幼字豐次郎改織部）長卿（幼字鍋之頭改丹宮）二君。參與政務。輔佐公。以當時執政有司中無人才也。長舊君自幼敏捷。不好學。及長聰明超衆。長卿君生日。後於長舊君僅一歲。爲人誠懇好學。兄弟友愛。群臣皆感之。二十年秋。公娶德川宜富（松平越後守）三女。土田宗光獻金千兩。以行其儀。元文二年正月。公卒于柏原。年二十八。諡曰水月。無子。弟長舊君立。改信舊。

信舊公

信朝公弟。幼字豐次郎。改織部。元文二年二月。以先公不豫。急赴江邸。而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山城守。至是親聽政。長卿君輔佐之。公知人能任。凡命令之不由例格者。皆出於公親裁也。四年正月。公獵于西芦田村。一宿豪民重。左衛門家而還。令曰。夫畋獵者。自古有之。所以閱兵講戰也。是故士卒役夫。跋涉山野。以習進退步伐之狀也。苟不講之。則有事之日。何以爲用也。但勿或蹂田園。害農功。蓋延寶七年。長賴公獵于宇陀。爾來公不親出獵者。殆六十餘年。三月。辟林通富。賜

祿百石。命再興。通富林通時五世孫也。夏娶細川宣紀（越中守）二女。五年四月。禁藩

士子弟端午遊戲（習俗端午遊戲以葛蒲細打婦女臂也）五月。公先減服御常膳。勸獎藩士節儉。禁

宴飲遊興物品贈答。及服絹帛。置儉約目付大小。冬辟高岡清。則爲中士。再興管

谷家。清則管谷清枚甥也。寬保元年正月。又獵于西芦田村。免重左衛門宅地租。

以屢宿泊于此也。三月。令藩士練磨槍劍弓馬。冬。高山高豐死。命首坐流刀法師

範。於其高弟谷山正明。二年春。辟大阪與力二子本間忠真。爲中士。命大島流槍

法師範。繼老女葛山多喜野。後三年夏。辟安西幸十郎。爲中士十口。命乘馬師範。

延享元年四月。令永田廣定脩兵學。自是廣定通學。德川宣維（松平出守）二年五

月。減藩士祿。給百石。以三十石。嚴令儉約。閉外郭七門。三年春。山田副時致仕。命

北條流兵學師範。於永田廣定。五月。夫人細川氏卒。六月。廣定得兵學允許。歸柏

原。秋。烈風。封內家屋倒塌者。百餘戶賑救之。四年八月十五日。幕府麾下板倉勝

該（修理六千石）斬細川宗孝（越中守）於江戶城中。衆抱宗孝入大廣間。幕醫數名療之。勝



嘗以事怨宗家板倉勝清(佐渡守)欲殺之也是日精神錯亂以其服章九曜之與九  
 鼓相似也誤斬之厠傍自匿厠城中騷然頃之捕勝該直囚水野忠輝(監物)邸與宗  
 孝送其邸大目付石川土佐守液柳間曰無宗孝親戚在乎否時親戚侯伯在坐者  
 皆不敢答公獨答曰吾嘗娶宗孝妹今也雖既亡舊有姻戚之好如此已須更闈  
 老召公至則闈老皆列班酒井忠知(雅樂頭)命公曰聞細川邸騷擾足下急往鎮定  
 之公問曰得無乃損其封五十四萬石乎不然則難奉命也忠知曰固保無損公  
 乃諾之命輿急至宗孝老臣長岡監物(一萬五千石)那織衛(三千石)以宗孝書視公書曰宗  
 孝不幸為勝該所斬命逼且夕願立弟重賢為嗣以正勝該之罪公見之曰勝該  
 一狂人耳守公懼狂人之刃猶逢乎雷震也吾與卿等休戚之同然至勝該處刑  
 則非守公所宜言故削除之可也欲必言之須請罪之輕減矣公因遣書熊本老  
 臣曰吾受鎮定貴藩之命然不敢不顧細川氏君臣之面目也諸子領其意以鎮  
 騷擾明日宗孝遂卒支家細川利寬(采女正)細川興虎(長門守)告公曰守公創痍不愈

吞恨入地余輩遺恨無量且宗家之臣皆懷復讐志願生得勝該以甘心焉此重  
 賢等之所切望也公答曰不然勝該若據大封守其城則宜請幕府聲其罪以討  
 伐之也今勝該何人也非不過一狂人乎且彼既就縛猶釜中之魚而貴藩今擁  
 大眾欲得一囚以漏憤怒識者恐竊嗤之抑守公為狂者所誤殺實不幸也異義士  
 之失面目者也然而請之幕府幕府若納吾請令我生得勝該甘心焉如其失刑  
 何事至此則板倉氏同宗親戚必訟不當於幕府是釀天下之亂矣且幕府不聽  
 則勢不可中止或動干戈亦未可知也如使曲在吾乎天下後世謂之何二君漸  
 服其言頃之用人堀平太左衛門(二千石)憤然來請公曰公之意既領之然主君創  
 重忽焉棄館為其臣者豈可錄々而坐視乎願以藩士名請勝該於幕府何不可  
 之有公曰苟守公而存乎則藩士皆守公之臣也今守公死則皆重賢之臣也新  
 主重賢之臣也新主重賢豈不知其臣所請而可乎汝虛心聞吾言今夫匹夫之  
 與人爭事凡不問是非曲直憤激之餘卒然舉己木履直毆其頭以逞其意焉今



欲得一囚殺之以漏其憤怨、豈不近於匹夫之爲乎、祖先忠興君嘗佐東照公、以鎮天下之亂、其子孫則恃兵力、以釀天下之亂、何相反之甚乎、堀拜謝而退、公每朝至細川邸、暮夜乃還、十九日、閣老密報公曰、宗孝死後、幕府將刑勝該、偶以勅使稽留、遷延至今日、然不日當刑之、請領其意、公告之、長岡郡二人請公曰、願令此報密告藩臣、識其情也、公領之、二十二日朝、公又至細川邸、長岡告公曰、勝該未就刑、乃臣等所告藩臣者、不免爲虛妄、後期三日猶不就刑、則藩士舉嚮府城、各有爲其所志已、非臣等統御所能及也、公曰、蓋所以事之遷延者、以勅使稽留也、此之不察、事及暴舉、予所不取也、卿實非職老臣、而指揮藩士乎、長岡曰、然、公笑曰、藩士能從卿命乎、長岡變色曰、固從臣命矣、公曰、然則經三日之後、豈有不從其命之理乎、語未終、閣老召公、告曰、勝該業已就刑、宜報之重賢也、公如其言、細川氏騷擾、至此始定、後長岡告人曰、以今考之、幸得保全封國者、非不依乎織田公力也、如其洪恩、寧可忘乎、九月於他管小南多田村等張演劇、公自江邸遙令、

禁藩士及婦女勿觀之、(爾後每演劇、禁其縱覽、以下略之)寬延元年春、辟小森正敏爲中士、十口、

命西條流砲術師範、八月命輕卒、學負旗超乘柵壁、二年二月、觀大島流槍法、冬執政生駒晴農死、時長子猶幼、公常歎執政不得其人也、至是不允幼子襲祿、別欲擇賢以爲嗣、三年六月、禁藩士以庶民爲義子、輕卒則不問、是月、辟京師同心寺田光年爲中士、命關口流搏技師範、八月使岡野利有弟利積、出繼晴農後、曰

賴寬、賴寬爲人聰敏、好文武、十月、觀首坐流擊劍、十二月、定官職班次、(家老、中老、組頭、物頭、旗奉行、弓奉行、長柄奉行、奏者、用人、元方、與用人、郡町奉行、寺社奉行、軍使、大目付、留守居、與目付、勤方、使番、札方、鐵砲方、作事奉行、馬廻、給人、徒、土頭、醫、備、戶方、近習、外樣、中小性、武員方、用所頭取、鄉代、官賄頭、茶道、祐筆、藏奉行、表納戶、地方、金方、勘定方、御禮、小頭、徒、士、目付、元方、下役、料理方、書役、山方、徒、寶曆、士、惣禮、地方、見習、臺所、詰小者、頭、家具方、炭、薪方、菜園方、大工、同心、三組、足輕、坊主、草履取、帶刀)寶曆元年五月、以生駒賴寬爲組頭、六月、命再興生駒則正、田中安定後、以生駒通綱

弟直綱爲則正嗣、賜祿百石、以岡田重昌弟重德爲安定嗣、賜七十石、秋、命磯野盛春三子重明、再興山脇家菊池、在利二子在兼、再興勝川家前川辰親三子辰則、再興吉村家、四年夏、觀藩士射術、秋、觀角觥於書院前庭、令士民縱觀之、三日、



十月觀關口流搏技五年春復通綱祿七百石爲千七百石命谷山正明谷山爲直更冒津田氏五月二十九日味爽江邸徒士岸田郡平病狂斬徒士室役夫二人將及同僚時皆在臥內中原正經蹶起舉衾撲郡平郡平乃倒既而旋將起正經自後抱郡平大聲呼人中尾基久自前奪其刀吉村覺治亦來扶之遂捕郡平然基久爲其所斬頃之而死正經又被重傷而吉池藤治以下皆逃公令目付平山忠直本間忠嘉檢之賞其不用刀刃徒手捕之以基久正經爲中小性各加賜一口且許二家子孫襲爲中士十六俵四口以禮葬基久六月命郡平自殺爵藤治以下八人八月以藩士漸趨奢侈戒之守儉約令九月增加輕卒十二人青井等八戶後絕家足立芦田高田大橋存于今以十七人爲一隊令藩士曰凡自今後拔擢人才不必拘家格且廢上下役料止輕卒守門以下士充之止役夫報時鼓以輕卒換之又教輕卒常絢火繩以備不虞也冬辟田路村醫上山道碩和田村醫大嶋宗順爲藩醫賜五口六年秋令侍醫大野正方修漢學正方出學京師因長卿君請也十月觀

大嶋流槍法八年二月公患眩暈長子勇千代庶子元丸皆夭三月迎支家織田信榮對馬守公會祖父長賴公弟長政君孫二子信憑爲嗣謁將軍家治而召長卿君於江邸監之四月公疾癒五月還柏原秋觀瀧量屋門弟鬪槍法量屋三世祖量基善寶藏院流槍法自此子孫相繼爲師範九年夏三子生於柏原稱重次郎後曰信應君庶母者藩士上田孫六姉九月減藩士祿三分給其七分給百石以二十一石與善執政有司其略曰以不充一萬石之收入而出藩士之俸祿及隔年公役諸費以數年出入不償遂至減藩士之俸祿命封民之賦課汝等所知也武備漸衰藩士月窮封民年疲何以救治之曩雖孤自率先行節儉久列諸侯之班故恐其墜家聲富榮自裝以事鄭重鎖事積累遂不免爲巨費洵可謂遺恨矣抑富強闔藩愛撫封民者固孤之職也若不能盡其職何以爲立脚之地哉孤以三子繼家爾來對祖先而無尺寸之効向士民而無毛髮之德如此而終身歟是或孤因無果斷之志也謂今而不制出入相償之法則不全對上下之責者也是以改正慣例制法度設規



程以領布別冊陽則雖不敢讓二萬石之軍役陰則自今以三千石為孤父子之家格百事以之為準也曩既減藩士祿今又更加削減固非孤之本意唯欲盡武門之責任也不然何必小心翼翼自檢束一生乎況人有吉凶禍福時有天變地妖而兵甲騷亂不撰歲月豈可不備之乎別冊如有冗費則宜陳其由孤家為天下之名族鄙夫野人尙能記之汝等能守節儉勵勇武勿遺笑天下也宜致孤意於諸士矣（今雖不得別冊制度書然揭付屬書一二）曰新年三日雖因舊孤父子平素之飯米炊中白可也朝暮則不妨為冷飯朔望亦然又曰午餐為一菜一羹而菜實以園中菜根充之雖數日同品不妨而朝暮禁用菜羹魚肉又曰味噌及喫茶下品位其價為前日之半額又曰平日之衣服悉為綿衣又曰一爐火可設之次室孤之坐路寢也少頃無爐火之用也又曰寢後點燈唯為寢室次室之二所如寄合室可取明次室又曰浴場用薪而不可用炭浴衣幌巾洗濯之不至損則勿換之又曰正寢使者室廣間正門內外等清潔之其他邸內之修繕主輕易路寢以下席筵破壞

者一二修補之可也又曰德源寺靈前之饌此孤雖所不忍乎然下其品位且廢祭日賜午餐干執政有司之例又曰廢儉約目付及吟味役也人各盡誠守正而不敢怠則何必要查察乎若有可疑則廢其人而可也又曰諸有司雖僅少之物品勿受人民及商賈之贈遺又曰封內山林者自今為武具方之管理而不許如前日時々伐採之也又曰藩地江邸之書信勤方用人目付各互通報同事者固屬無益自今協議連署宜莫此事也如兩地之諸士每月一回許發私信以公費辨之又曰諸士之在公廨也從來給湯及火自今廢之而任自辨又曰減殺祿百石以上三百石以下之給與而可與百石同給之又曰自今廢下士輕卒之午餐料又曰指揮役夫宜用意使之彼皆可愛撫之封民毫不許虐待也又賜書生駒通綱等曰生駒通綱者給祿千七百石而五百石之三半百七十五石津田賴利者給五百石而四百石之三半百四十石中山親佳生駒賴寬者各給四百石而三百石之三半百五石冬以信憑君從臣田村久誥為中士公嘗欲為幕府閣老



以展其驥足。至是密令人告之閣老德川武元（松平右近將監）酒井忠寄（左衛門尉）皆曰：閣老非幕府世藩則不可，而織田氏爲幕府外賓，若爲參政則任卿意已。公曰：如蟻家聲何？遂不就。十年九月，召大阪職工十一名，修補甲冑及器具。八閏月，十一年秋，修補江邸甲冑。十二年夏，長卿君歸柏原。八月，觀藩士演武技五日。九月，令藩士甲冑往復郭內。永田廣定爲軍師，公戎服秉麾親指揮之。自是盛夏，陳列武器以防蟲蝕，稱曰風納。每歲以爲恒例。至慶應年間不革。明和二年秋，四子生稱慶三郎。後曰長貴君。三年，以津田正明爲組頭。四年秋，同姓織田信邦（美濃守）有故致仕。義子信浮因幕府命，自小幡移出羽高島。五年秋，觀藩士演武技五日。七年七月，長卿君罹疾，公憂慮不措，招醫於京師。八月，遂卒。年五十五。諡曰玉樹。長卿君善射，嘗娶京師鹽小路民部女，生一女曰湖。公欲以湖姬配義子信憑君，適湖姬以羸弱不果。是月，津田正明死，命首坐流刀法師範。于其高弟生駒賴寬丸山正昭。九月，令賓待津田賴利始就臣列，爲老職。命與生駒通綱隔年首班。生駒通綱、津

田賴利、中山親佳、生駒賴寬之四家，自此稱四世卿。冬，以廣定爲組頭。許秉麾，以山下武棟爲給人元締。是歲植松樹百株于市庭，櫻樹百株于奧村山嶺。安永元年二月，生駒通綱死，長子方綱嗣。方綱有節操，修心學，善畫，公信任之。三月，下谷上邸火，封民請獻工資，公許之。曰：今也君家有災，封民不論貧富，獻其地十一之價。蓋從前之制，封民罹災者，每戶受救米二斗。然自今後，不論貧富，亦當增給其地十一之價也。是法因襲，至廢藩之際不革。九月，以平山忠直本間忠嘉爲組頭。許秉麾。冬，廣定致仕。命北條流兵學師範。于其高弟生駒賴寬。中川正邦、中內行胤行胤後私淑武田流，而獨其子孫相繼爲師範。公常告家老組頭用人曰：移封以來，不設量入制出之法，而執政有司，任其意處之者，則所以上下各不應其分。武備之不成也。又曰：信雄、高長二公之舊臣者，嗣家之際，可使全襲其祿也。若幼稚不堪軍役者，宜命獻米也。幕府旣徵寄合金，小普請金等，命獻米者，反爲獎勵衆之道也。又曰：藩士之迎嗣子者，其嗣子軟弱，則雖親戚勿敢許之。蓋立長子者，



雖幕府之制然二三男而可任他日之用者其父選之可也又曰孤曩減百石以上之祿（除世卿）其所得與百石不異百五十石乃至二百石者皆為虛名也爾來請賑救者什而二三稱武備補助每祿五十石給一石以制其名義區分則可及千永遠也又曰以國用不足而藩士有建議者然此皆不過淺智之輩也如執政組頭用人者不可不能知人也蓋知人者為至難是以平素宜豫熟知其人如何也否則不為淺智者所惑亂者鮮矣二年秋觀藩士演武技五日冬公親裁決南田井田中二村爭地之訟三年四月令馬廻星合利尙近習林通茂就江戶上田三壽學擊劍秋以本間忠嘉兼元締冬改正輕卒三隊規則公常告用人以上曰今日之會計而常存心于此則僅得維持乎如一變則至富強也要之唯在安己之分耳祖先信雄公之在京師北野也不朝覲江戶又無公役至高長公始設庶政立制度然諸事去虛飾主素朴而志在充實武備也至長賴公諸事加鄭重且公性濶達其所為則準於國主不敢一郡主之所可為也信武公劬其慣習不幸

而蹉跌以上皆無公役信休公移封以來至信朝公及孤之世其所出藩士之俸祿與隔年之公役者以不充一萬石之收穫不可償之也是以國用不足武備日衰屢減藩士之祿借封民之財豈快于心乎宜有所猛省且群臣皆慕往昔織田氏之盛時或惜宇陀之舊地父老傳之子孫世以為常言尙希他日之福祉其所為皆踰己之分此所以君臣財用之愈不足而織田氏君臣之惡習也以希福祉亦謬矣蓋今日之地位既僥倖也各宜知足而安其分節儉力行以精勵武備充實械器謀所以有事之日盡于國家也守則永享福祉忘則反之耳五年春請江邸操銃於幕府令輕卒日講之夏令輕卒每朝講操銃秋葛山忠直死命大嶋流槍法師範干其高弟菊澤貞行自是貞行子孫相繼為師範秋觀藩士演武技六年正月建宗繼德源寺有才能好詩文善手跡士民多習其書二月定藩士邸地制度是月觀藩士演武技使大野正方為信應長貴二君講書且命藩士子弟勉勵漢學六月利尙通茂自江戶歸利尙刀法大進為三壽高弟名聞天下公喜之歲



給廩米於三壽以利尚為當流兼一刀流刀法師範自是利尚子孫相繼為師範  
 秋建織田信勝（從五位下）祠其墟跡命松音寺祭之冬獵于栗住野村自寬保元  
 年至此三十七年公獵于與村小倉栗住野西芦田田野村前後十六回云八年  
 正月因例觀三隊銃術大賜酒饌以賞其技也是月徵藩士子弟淨書三月以丸  
 山音也為中士再興岡田道可後九年七月定藩內市街火災規則執政町奉行  
 目付等督令防火物頭物奉行等率部下守公門之類也九月減藩士祿一分給  
 祿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以江戶甲乙兩邸之延燒也天明元年春觀藩士演武技  
 六日賞星合利尚之擊劍小森正敏門人之砲術善積忠淳之乘馬各厚賜金當  
 時忠淳以馬術名聲籍甚夙聞隣藩故笹山福知山等藩士皆學於忠淳二年夏  
 以山下武棟為役人格賜六十石三年正月改下士之班為四（一曰調禮二曰徒士  
 三曰惣禮四曰無格）  
 二月公不豫四月疾病二十九日卒于柏原年七十三諡曰芳月公多風藻又善  
 射好兵書其所信任者為生駒方綱生駒賴寬永田廣定平山忠直本間忠嘉田

中正積星合利尚岡田重禮山下武棟等公晚年屢戒信憑君曰勿敢溺愛妻子  
 又臨終遺書信憑君曰卿性好處事急速矣蓋明智而急速者固可也然淺智而  
 急速者多誤事焉若夫如改己之過失聞士民之事故又受藩臣之拜賀皆臨時  
 不可遲延也然卿既臨百司促其不急則至有司唯主急速而竟誤事君臣與悔  
 之又曰卿遇藩臣之不薄則孤既知之然此非勤勉之所能及也自支家入宗家  
 宜真心重藩臣倍蓰於孤也卿密令卿所信之目付偵之非聞卿之待遇藩臣優  
 於先世之言則雖數年勤勉之果有何効乎卿深愛子其愛臣亦宜如此也又曰  
 信藩臣毫勿疑也君主之用意固雖不可怠然犯罪之前知之實為至難既犯罪  
 而後罰之可也豫疑之則君臣各隔意才能之臣不敢盡力也有事之日不可不  
 令藩臣悉棄其生命豈疑之而可乎舉賢才退不肖者明君之所為不卿及孤之  
 所及也唯宜藩臣皆為不犯罪者而信之然則疑心忽釋矣聞良將之下無弱卒  
 熟考之又曰三子信應可為卿之嗣者四子長貴者十九歲宜出為他之義子也



然無義子之緣，則僅止于養其一身，不可娶妻立支家，而爲織田家之累也。彼若不諾之，則可幽于一室也。若有輔佐卿及信應之才，則宜如孤及弟長卿待遇之，止于養其一身也。又曰：卿者支家三千石之二子，而入繼宗家，既過分之幸福也，宜足已分而須臾不忘戰兢守之也。又遺書生駒方綱曰：汝家者，織田氏累代之重職，假令雖不才，世襲老職，班諸士之上，皆因祖先之功也。宜知過分之幸福，而勿毫有誇也。其待遇諸士，勿敢輕忽，聞其請願，最主公正，勿或敢私也。又曰：祿千七百石之中，其七百石，則宜應時辭之，止于千石也。忘家忘身者，反爲永久之策也。又曰：汝多兄弟，而皆在家，然以爲汝弟不可祿之，宜出爲他之義子也。又曰：爲子孫而捨身者，則出於思家之心，孤易行之也。不捨身捨家捨子孫，則非誠忠也。其思家者，雖孝于祖先，實則爲私，請熟考之。又遺書藩士曰：孤自襲封至今日，賴汝等力，幸得封內安寧，此孤所以歡喜不措者。而今孤將瞑，汝等宜以所以事孤者，事信憑，以致匪躬之節也。又謂方綱賴寬曰：大學溺愛妻子，而不自知也。汝等宜

留心焉。大學謂信憑君也。公常祭祖考，甚至，又道遙庭園，每見花木，手折其枝，授近臣曰：汝詣於德源寺，供之祖考靈，乃恭跪而拜送之。又常語群臣曰：獎勵武技之道，在弓銃槍劍拳搏，各置二派，以競其技也。始賜地，設諸流武場於各師範家，蓋移封以來，藩士武技，於是乎爲盛矣。例每年十一月，郡町奉行，召各村里正，下收納書，公每隔年，以此日亦召里正，親諭其要務，有治績者賞之，怠惰者戒之，言語如流，有威不猛，是以公之歿世，封民心服，以致輯睦也。公名聲聞遠近，嘗在江戶，稱公曰：下谷賢人。一日田沼意次，（主殿頭，初爲將軍小姓，累遷昇從四位，侍從，閣老，領遠江相良五萬餘石）末爲閣老時，至我上邸，會門卒足立嘉助失禮，乃就其臣而謝之。他日公登營，柳間諸侯皆列班，意次自雁間出來，謂公曰：君非有下谷賢人稱乎，而其門卒則何愚也。公從容對曰：老臣以下皆愚也。如門卒愚抑末已，吾慮國家有事之日，耿々不能寢，今如田沼君論門卒賢愚，則真綽々有餘裕者，僕所不及也。意次愧不答，列侯皆竊嗤之。直謹按：古人有云：治國家者在千人，而不在千法也。公者稀世之明君，而信



雄公以來所未嘗有也。偃武以還百三十年，况移封後無明君賢相，而天下飽昇平之澤，小藩慣柔懦之風，士氣日以泯滅矣。公出於其間，無父兄之教訓，又無師傅之啓沃，而獨慨然自奮，固戒奢侈，任用人才，獎勵武技，整理械器，闔藩振起，封內輯睦，可謂能鞭撻柔懦而作興之者也。直嘗所疑者，在公再興生駒則正，田中安定後僅存其名，與復生駒通綱之祿七百石也。今得其所以再興之書，讀之曰：則正安定之罪者，孤以深謝祖考之靈，再興其後云々，直宿疑始渙然冰釋矣。公又以則正安定為在專政弄權之罪，是以唯悼舊功老臣之絕家，再興之僅存其名，而消滅其罪也。君子欺可以其道矣。宜哉公雖明君不知，曩生駒正純中山正峯，湮滅騷擾之所由也。其所存者，唯和陽治亂記耳。當時四世卿皆既再三結姻，而無如則正所謂執政避結姻者也。至明治廢藩後，而反對書始顯矣。若令公知之，則果請霸府，審查嘗正純正峯所答檢使之偽案，而更申之霸府，大追賞則正安定之精忠，追譴

正純正峯之惡奸，先禡正純祿千七百石，與正峯祿四百石，更立正興則正後，各為老職，以安定後為中老，以正朝後為組頭，以既所禡二千百石，準四家舊額而分賜之。（正興則正後各八百石，安定後三百三十石，正朝後百七十石）也。所不容疑也。公如鑑世官執政，正純立矩等之無益，則尚為後世變革世官之弊，設人才拔擢之制，亦未可知也。公固知世官之弊，是以常歎執政不得其人，拔擢岡野利積賢而列闕闕之班也。公以英才卓絕，屢滅殺藩士俸祿，豈窺執政之鼻息，而憚其變革者乎？唯不為後世變革之者，實在舉彼覆轍之可鑑者，而湮滅之也。雖然世官與人才拔擢，於公何撰矣。蓋所謂治國家者，在千人而不在千法也。公之意必在焉，要之公才有餘，令之臨大藩，其功豈止於此乎？

**信憑公**

幼名萬五郎，改大學。天明三年七月嗣立，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公為人謹敕，起居動作不違常度。是月賴寬死，于江邸武棟進用人格。四年秋以利尚為組頭，許乘麿。五年春將設茶亭于高谷，以供遊觀，利尚諫而止之。六年夏以田



邊照德爲元締兼郡町寺社奉行武棟加賜二十石七年春觀藩士演武技六日寺田光年死而無高弟關口流搏技於是乎絕矣夏近習田中季巨斬目付佐々木季綱及妾某於其家而逃是月伊藤房壽家火延燒十八戶八年夏以田村久誥爲役人格賜祿六十石冬照德加賜六十石寬政元年春信應君赴江邸立爲世子謁將軍家齊秋光年子寺田某在江邸出奔二年春生駒方綱邸火延燒十二戶是歲閣老松平定信(越中守)屢令候伯獎文學整武備於是公令大野政方講書殿中執政以下藩士皆聽之三年夏公上書幕府請自遜退居柳間城主下四年秋武棟致仕照德專掌會計五年政方死于江邸六年七月世子妾生男於江邸稱義之助君妾江戶神田坊矢嶋某女名彘世子嘗娶岩城隆恭(伊豫守)女明年卒尋娶前田利興(松平出雲守)女明年又卒後不復娶夫人秋武棟子山下藤之進有罪舉族所放逐政方子大野玄龍無行遂出奔辟永井元進爲藩醫賜五口冬以柏原移封後當百年大賜酒饌於士民因徵詩歌七年冬斬久藏於獄八年夏建

宗讓職直道秋令田季治講書殿中藩士聽之九年長貴君卒于柏原年三十三十年冬德源寺火明年起工無幾而成十二年冬篠川重影私借官金放逐之享和元年春以岡田重禮爲組頭五月世子卒于江邸年四十三諡曰温恭世子常愠曰孤齡已過不惑而未得位執政有司果欲置孤于何地邪時長子義之助君年八歲公棄之不顧立己長子信守(瀨之助)君爲世子久誥諫曰義之助君者正統也宜如他候伯必立義之助君因嫡孫承祖之例也苦諫再三遂不聽久誥歎曰噫禍亂自是起矣世子側頭九里政敬憂世子放縱不羈屢告之公然公不意之秋公密倚幕府閣老請昇叙四品冬再請之後倚德川齊朝(尾張中納言)德川某(一橋中納言)請之再三贈獻甚多二年春移義之助君于柏原令照德二子尙幸再興松原家公年六十二請以老衰艱步杖城中而委任政務於世子自是公不聽政冬令加納辰政弟辰行繼妾後爲中士妾江戶常盤橋外金子弘爲女名宇多公不娶夫人初妾壽美江戶駭河臺松元行長女生信守君及二女而死後妾宇多生長存



(助<sub>之</sub>)長惠(吉)長衆(吉)三若及三女是年辟今井兼利杉原與平爲下士文化二年正月因利尙重禮之議召鍛工鑄巨砲於書院前庭名曰潛龍鐵彈之重蓋以百忽衡之云二月重禮死七月方綱死三年二月古市場町火延燒新町石田町二十戶五年夏照德進物頭秋觀藩士演武技以高山高重篠川重任田季治始命教導方授藩士子弟句讀于殿中六年春世子來游柏原五十日夏佐々直方進組頭田村久誥爲世子側用達是歲久誥屢請致仕以世子之不聽諫也而公不允七年夏公舉古稀之壽賜酒饌於士民八年春禁士民漁於本郷川(自大岡村橋至本郷村橋)四十餘日公將遊觀焉故豫設斯禁也長惠長衆二君來遊柏原七月執政代公觀藩士演武技自是上下武技日衰九月將軍家齊賜紅色裏時服蓋將軍賜時服於諸候裏皆白色公以老年猶能登營特賜之也冬義之助君冠于西殿曰信古改豐次郎九年春長惠長衆君遊觀伊勢自是二君每歲春秋以或觀播磨高砂或游丹後文珠或浴但馬城崎爲例夏雷震于書院前庭輕卒藤本八藏得關

口流博技允許自江戶歸秋禁士民漁於久下川(自大田村至金屋村)七十餘日後隔年春秋或禁本郷川漁或禁久下川漁又修理沼村池禁士民漁於此公屢行觀其矢魚焉十月市民造八幡山塔十二月丸山正昭致仕命首坐流刀法師範于其高弟加納辰政十年春公築天滿祠于新町丘阜尊信之江邸孫女安姬順姬壽賀姬遊觀江嶋自是諸姬春秋以遊觀江嶋箱根等爲常十一年夏藤田用義家火延燒六戶十二年春以館內稻荷祠創立後當百年修補之賜酒饌於士民十二月公遂叙四品爲大廣間詰世子叙從五位下任山城守公自襲封至是三十四年務吳服常盤橋門衛及聖堂本庄藏等防火者合十四回且隔年之朝覲每月之登營未嘗一闕之也自是以四品班位增加後乘二騎儀衛從士六人輕卒二人及兩箱從士各服絹燈者御者各帶劍朱蓋駿馬等之類以我小藩與大國侯伯之儀衛不異執政組頭之出也令其用長蓋率乘馬用人以下皆準之從卒奴僕倍蓰前日改築正門設側門于左右而世子之所親友皆大國侯伯世子也是



以奢侈冗費視黃金如糞土用度不貲然以元締田邊照德大度有才善借之封民以支辨之十三年五月慶兩公進階大賜酒饌於士民又徵詩歌且賞封民獻金者六十餘名或賜以章服或以獨禮帶刀或以獨禮或以惣禮或許稱姓氏

(賜章服者爲) 芦田源五郎、上山仁左衛門、小谷源助、小谷與兵衛、土田新右衛門、安田蒸右衛門、中島八郎、右工門、土田太郎、右衛門、小谷九郎、兵衛、田喜八郎、大槻政右工門、田中清右工門、足立新右工門、由良十左工門、獨禮帶刀者爲) 田三郎、兵衛、芦田三右衛門、芦田十左衛門、土田榮助、田恒助、吉見政右工門、芦田太郎、兵衛、由良十兵衛、荻野久左衛門、芦田庄藏、土田孫九郎、中島與兵衛、田忠助、安田伊之助、大志野又左衛門、松尾藤右衛門、大槻市

是月照德加賜四十石合爲二百石八月本町火延燒中町下町三十六戶十四年正月命長谷重義繼世子妾後爲下士稱田中妾磨下板倉主膳從者田中政藏女名保野保野嘗官大久保忠喜(山城) 邸美而艷世子密與之通矣迎而爲妾寵之所言無不聽保野生信貞(瀨之) 長敦(助) 之長保(仁) 某(八百) 長成(十次) 五君及三女餘有長敏(七之) 長富(初之) 二君及二女皆各異母也三月世子自江邸遣用人于柏原迎公朝覲自是隔年爲例皆倣大國候伯所爲也夏中嶋光友家火延燒七戶冬修江邸殿廡頗極宏麗文政元年夏

公還柏原宇多以下侍女皆從之後每歲從而往復江邸是日內寢失火公避之小倉村田季佳家五日而移生駒宏綱邸親裁書託之照德以辨再築工費當時照德名望隆於公時人謳曰田邊與左美佐無仁及比毛奈以賀勢目手成多以殿佐床仁命用人津田正直董工二年春照德進組頭列夏利尙自殺正直妻渡邊氏善眉尖刀一日虛無僧入門內啣哢吹笛時正直不在焉渡邊氏曰通矣(俗言通矣可通) 虛無僧怒其慢言突然來逼曰可通于何所乎渡邊氏盛氣勵聲曰(過于他之意也)咄無狀漢來于茲矣直執壁間所挂眉尖刀脫鞘擬之虛無僧瞳若驚其勇壯畏縮而逃渡邊氏逐之數百步終不及而返冬將軍家齊賜雁公悅大招賓客以頌賜蓋此典移封後中絕故爲盛舉諸候四品以上歲賜雁幕府恒例也封民苦臨時賦斂之重皆令兒童謳曰御前比登里賀出世志手子者加津惠天毛構奴加三年夏公壽八十大賜酒饌於士民廢下士門衛以輕卒充之廢輕卒報鼓以役夫充之復藩士祿給百石以二十一石闔藩稱公爲賢明蓋以此也八月築劇場



于書院前庭先是屢演伎樂及角觥于書院前庭至是始築之隔年春秋爲宇多  
 以下侍女遊觀也或許士民縱覽或有市民請而供之長女悌君屢自周防岩國  
 歸寧悌君吉川經忠夫人也九月免照德之元締以其老也用人永田廣泰九里  
 政敬代之十月市民張騎劇于市庭觀者尤多是日又演角觥于田路村觀者甚  
 稀力人憤之磨至市庭劇場詰以不顧近地演技直毀其場有司報之生駒忠得  
 忠得曰捕之又問抗則如何曰斬之於是急出輕卒三隊而力人既散輕卒追捕  
 之下獄數日各謝其罪因放之十一月公免石田町庚申堂境內地租四年正月  
 祝世子五十賜酒饌於藩士而有信古君三月當赴江府之命三月有信古君出  
 府當遲引之命九月復有信古君明年出府之命蓋屢有是命者陽狀欲立信古  
 君以爲嗣而信古多疾不聽之也然信古君實不知之矣十月篠川重任上疏曰  
 願使使信古以下五信真長敦長保長敏君誘導於文武矣時不可失也然世子執政皆不  
 聽五年十月世子欲先收藩士歡心將家給米一石政敬建議曰今日用度不可

支况於濫出二百石乎且負債之多見至八萬餘兩及今嚴不節約則恐不可救  
 願先減公儀衛從士及侍女隨從且止世子交際宏綱善其說到江邸諫世子世  
 子大怒曰此議非出於汝意也願必有其人矣宏綱恐懼曰九里政敬之議也於  
 是世子奪政敬祿更給十口貶用人爲給人格遂頒賜米百九十餘石于藩士且  
 命曰國家會計事君主當自爲如執政元締奉孤命則足矣自是世子親視會計  
 爾後藩士之祿江邸役夫之雇錢期日不能給之而常延滯至千數月蓋會計決  
 算之法廢閣不用自是歲始

直謹按觀古來會計決算表長賴信武二公之在宇陀也每歲有若干餘金  
 而信休信朝二公之在柏原也以出入不對比每六七年或借之京阪之債  
 主或課之封內之富民而負債合爲六千餘兩也信舊公慨歎之雖以身率  
 先行節儉然尙以不足也至寶曆九年愈嚴令儉約自奉甚薄爲三千石之  
 資格大減藩士之俸祿遂定出入相償之法而止封民之賦課與京阪之負



債爾來二十四年，自信憑公襲封十四年間，與信舊公時不異，而遂不背信。舊公知足勿踰分之遺訓，反以劬大國侯伯之所為為快樂，自寬政九年至是二十五年，而負債累加，至八萬餘兩，固雖世子之奢侈濫出居多，此皆自滅盡國家之基礎也。而世子尙廢決算法者，後世數十年，蒙其害毒之多，不可枚舉也。噫。

六年二月二日，津田正直自江邸歸，明日執政出令，正直告世子退信古君之密命於上士中士，皆服從之。獨政敬痛論其不可，即日命謹慎。四日令藩士曰：世子元欲迎信古于江戶立為嗣，然以信古多疾不聽之，則使任其意退居也。世子嘗密謀執政曰：非絕信舊公之血胤，則孤子孫恐不能襲封也。執政不得止，皆迎其意。是以信古君至年三十而不娶夫人，尙在西殿也。獨篠川重任議論譖々固執不動，初下士輕卒，密請重任曰：今日之令實可驚也，而欲議之則抗其君，欲不抗其君則祖先之正胤絕焉。若袖手傍觀，則非盡臣子之分者也。願卿熟圖宜為之。

謀也。重任聚衆問曰：此舉也至難之大事，不微力所能處也。然欲忠誠以貫之，則不亦無可望也。且諸君動作云為，必從我言歟。衆答曰：然不敢忠誠從其言，重任悅歸訣家人曰：我死期既至，所謂天命也。五日重任教衆宣言曰：若使昨日之令行，則下士以下百餘名將以死諫。世子因不敢去者三晝夜，且重任出用人寮，諫廢信古君將立信貞君，爭之累日。十三日正直對曰：非敢無故而廢之。信古君以嘗承於庶母也，重任退謂衆曰：事必成矣，請勿動。直至西殿，質之信古君，君愕然驚變色曰：曷誣我之太甚耶。即夜召執政宏綱、津田賴稻曰：我當赴江府，訴之。閣老以質其真偽耳，自是藩士往復江邸者，項背相望。至是馬廻給人十七名，與重任約，相為表裏。又中小性二十一名，陰贊助重任，挽回之勢既成。二十五日執政賴稻生駒美綱驟赴江邸，至則世子悄然悔曰：初不誘重任者，此固孤之過失，而所以蹉跌至此也。重任竊聞之，笑曰：吾非為利害所左右者，誰謂能誘吾邪。時馬廻黨日夜集會商議，執政屢解諭之而不聽。三月遂連署，使總代二名赴江邸，見



世子陳疏，世子不聽，獨目付瀧量古與馬廻黨丸山正春、松原尚幸、榎田重厚、田村久俊等相議曰：「世子暴戾，恐再諫不必聽也，則卿等宜以死諫之，倘不聽，則量古繼之耳，否則不啻絕太祖血胤，柏原正義之士亦必生擾亂，不可不慮也。」正春等四人決死，見世子切諫之，世子乃許之，曰：「然則以孤長女安子為信古夫人，勿敢或違矣。」皆唯々而退。五月歸罪於執政有司，命宏綱致仕，正直蟄居，以鎮物議。六月遂廢二月四日之令，而信古君赴江邸之令下，自是世子與執政有司相惡，漸致紛擾。八月執政忠得又致仕，十月信古君赴江邸。七年秋，世子止親視會計，以賴稻美綱代之，永田廣泰為元締，如舊。冬，成松村農民蜂起，我藩遣兵守田中村。此役也，輕卒廣澤門太、沖田空助得勇名，八年三月，下士六十八人，不分首從，皆譴責之。蓋正閏廢立之際，黨重任者也。世子嘗欲當重任，必以死，然以廣泰等皆諫而不奉命，終不果也。當時稱之曰「秘命騷動」。謂世子之密命也。秋，以信古君為世子嗣。改織部，謁將軍家齊。九年春，以負債難償，下儉約令，減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

九斗、遠坂村生田由晴獻金千兩，十年二月又減祿，給百石，以十七石一升。是月侍醫永井元卓在江邸出奔，三月公赴江邸，命毀書院前庭之劇場，爾後不復禁士民漁於本鄉。久下唯禁沼村池，十月公致仕，世子嗣。

**信守公**

幼字瀨之助，改大學從五位下山城守。文政十年十月嗣立，明年正月下谷上邸火，公與父信憑公、義子信古君皆避之淺草下邸，頃之公單騎巡視上邸，四品正門屹然獨存，乃曰：「噫，不免公役，命火之，蓋侯伯罹火災者，幕府三年免其公役，然以存正廳及公門，則不免之也。」明日信憑公還上邸，假住焉。世子移支家織田信味。對馬守邸公依然在下邸，是月公就德川齊朝，親請木材賑救。經二日，齊朝輸送良材三千，群臣皆驚。公權術，四月家齊賜告，公將發江邸，令曰：「賜從儀衛，宜依元文三年之例也。」蓋謂信舊公初就封之事也。執政生駒忠教元締、永田廣泰諫曰：「宜依天明四年之例也。」蓋謂信憑公初就封之事也。比信舊公則稍加省略，公不聽。廣泰報之柏原執政，執政有司以為方今負債山積，宜依天明之例。



以加省略耳。令廣泰再告之公，公大怒不發。江邸反請滯府干闖老信憑公及廣泰留守居上倉房治等，百方諫之不聽。六月生駒美綱死，公令其子龜之丞襲家。後曰克綱命其養父宏綱再勸，是月令士民遇保野以夫人之禮，保野性嫉妬驕奢，參與政務，執政忠教有姦罪。七月公命歸柏蠶居而賜四女九磨姬于忠教。父忠得既致仕，然恐惶不措。至江邸謝忠教之罪，而嫁九磨姬于一橋氏。臣井上正幸是月公以滯府期日既經過，稱疾屏居。時執政中山親實有英氣，與伺察遙以書諫之。公召廣泰視執政書，投之烈火曰：孤之言而苟不行，則孤不復事事。移封之覆轍，再釀出於今日。使汝執政有司，服奔走之勞也。廣泰復報之執政，群臣不知所為。八月執政將勸迎公于柏原，宏綱到江邸請曰：宜依元文之例也。公諾之。將發時，上邸新館工半成，世子還上邸。九月二日，與公長女安姬婚焉。五日公告世子曰：宜立信貞以為卿嗣也。世子心竊驚之，然以信貞君在側，陽諾之而退。公即日令宏綱廣泰房治等備信古請迎嗣于幕府之書，明日廣泰奉之。至世子內寢。

請其押印，世子不聽曰：曠昔以信貞之在，雖諾之，願婚後三日而義父遽有斯命者，則以其女為餌，以欲抑壓孤也。孤意新婦和諧，經兩三年之後，讓嗣于信貞，未為晚也。廣泰不得止，告之公。公怒曰：昨日信古諾之，而今則反之，皆出於庶母彘之意也。汝等宜說信古急諾之也。七日宏綱以下群臣集議，皆以世子言為當然。以信守公乖戾不可諫也。宏綱廣泰見世子切勸承諾焉。世子不聽曰：義父強之，則孤在，逐新婦以遜耳。八日宏綱以下復集議，明日宏綱廣泰將告之公。公令側用達大井泰宣問曰：汝等必能使信古諾之，則可面也。否則孤不復敢面也。三人退，群臣相集論議。移時，明日宏綱廣泰請世子庶母曰：不立信貞君為嗣，則公之所為不測，實關國家之安危。伏願說世子強之。庶母曰：可也。明日庶母答曰：百方雖強，世子不敢聽也。請領之。於是宏綱廣泰將告公。公令泰宣問亦如前日。且曰：汝等不能使信古諾，則孤不敢就封，而將蹈信武公之轍也。信古之遜固任其意而可也。群臣痛嘆憂之。於是宏綱廣泰告情於信憑公。公驚曰：信守放縱，何



如此甚乎，然則速可命就封。十二日信憑公使岡田重毅以親書懇信守公就封。公不聽曰：後嗣不決，何就封為乎？宏綱以下集議深憂之。十五日宏綱廣泰各決死，令泰宣告公曰：世子不諾者，臣等非微力所及也。請罪臣等，信憑公不得止。說世子，令立信貞君為其嗣，而終逐新婦，則任世子意也。十月信貞君為世子嗣，改大學，謁將軍家齊。十一月公始就封，賜藩士米百九十餘石，蓋欲收其歡心也。元文之例，賜津田賴城生駒邦綱以酒料百疋，以下各級遞減，至錢三百文而止。凡自執政至輕卒，均給米一石之類，所未嘗為也。其他公之所施為，違背舊章者，皆如此。自是闔藩始不服公也。執政士每以下藩夜集議，公覺之，令泰宣每夜微服而偵察之，衆皆懼泰宣。元祿以來我累世君皆以隔年三月二十一日為參觀發駕之期，公明年二月二日不待臣民送于郊，猝發柏原，從士役夫皆困苦，頗極紛雜。群臣多年苦公之乖戾濫交，至是宏綱以下固結約，密請公之退老於幕府。親寶政敬楨田重厚尤有力。十月公因幕府密命致仕，移淺草下邸。年五十八，自

是公常敵視群臣，尤憎親寶，執政速命泰宣歸國蟄居，衆皆快之。公資質敏捷豁達，頗有狡智，而自幼無教訓以導之，故乖戾自用，及長不容諫。其在江邸也，自長門肥後越前越後侯世子至麾下之士，所親交者甚多，其費不貲也。初政敬久誥等屢告父信憑公，以世子不從諫，驕慢奢侈前途可憂，信憑公不以為意，曰：孤自支家入繼宗家，故不得不遜讓，然信守則襤褸，生長於宗家，與孤不同，動止云為，任其意而可也。是以世子愈放縱奢侈，遂至不可制。後信憑公與政敬等語而悔之，一日侍醫小泉仙庵見公之所為，頗慘酷，嘆之曰：主公即桀紂之儔也。公問曰：何謂乎？仙庵不答，公亦問之。近臣又無一人知之也。保野嘗與近臣侍醫等私，醜聲聞外，是以當時以為公之近臣為汚辱。（藩制，曩以上士長子為近臣，至是其父辱之也，託他事辭之者多，故公不得止，以中士長子且內外禁弛，內寢男女之醜聞不絕，其餘習遂及信古信貞二公世）

信古公

信舊公第三子信應君長子，幼字義之助，改豐次郎。又織部文政十二年十月嗣立，叙從五位下。任近江守。天保元年夏，信貞長敦長保長敏長富諸君



移住柏原以減冗費也。獨長成君在江邸蓋信守公以寵之也。是歲織田信美（狹若守）自出羽高島移于天童。二年春新町再三火。壺屋農與之所致也。九月公與安姬再婚焉。十月中山親寶自刃江邸。年三十一。信守公嘗怨已之致仕。由群臣所為。今年親寶之至江邸也。謂之曰。群臣樹黨擠孤。汝為老臣而無所救護。罪宜速自殺也。親寶對曰。公常峻拒諫言。云為任意。負債山積。是以群臣恐或失墜祖宗之社稷。日夜謀議。事遂至此。臣雖職忝老臣。當此時進退不可得。兩全獨以為宜。與社稷俱休戚。豈敢顧軀命乎。公尚不反省。屢迫之。於是親寶遺書同僚及家族。遂自殺。公令密火其遺書。陽稱病死。然事聞柏原。公又使人流言曰。親寶之自殺。以私事已。豈有他哉。是以闔藩不知其死於社稷也。親寶則反其祖先正峯之所為者也。親寶母淺野氏。名美與。伶俐端正。夙為寡婦。時年二十二。能經紀家政。教養子孫。不墜其家聲者。皆其力也。十一月。生駒忠教再為執政。十二月。火刑放火者農與於西河原。是月養祖父信憑公卒于江邸。壽九十一。諡曰寶壽。葬于下谷。

廣德寺。三年二月。債主督促甚急。於是以執政忠教。目付瀧量古。子守安定為元締。給藩士以面扶持。命本間忠啓蟄居。四年春。藩幣枯死。以交換途塞也。庶民怨望官尤甚。自是威信墜地。不得復貸借於民。九月。長成君射雁於淺草下邸。雁翻墜市街。幕吏來詰之。組頭津田為貞。謀之關老本莊宗發（伯耆守）。公用人川村又藏。曰。老公宜稱疾。千日間。移住柏原也。公因託疾。請浴城崎。來柏原。五年春。用人格渡邊正路。役人格菊池。在年。給人大野忠尙。菊池在茲。各上書執政。言會計紊亂。忠教怒。命正路在年蟄居。忠尙在茲。皆見放。六年春。命忠教量古。安貞蟄居。執政宏綱。目付田中正岑。代為元締。是歲賜二口于佐治村小島省齋。七年。天下飢饉。八年正月。夫人生女。稱鶴姬。是月。以今井兼輔為下士。繼信憑公先妻壽美。後稱松元。二月。大坂與力大鹽平八郎。以幕吏不顧人民飢饉。集黨與。動干戈。我藩使士卒試服甲冑。蟲蝕頗多。然以會計不足。不能修補。後納之倉庫。五月端午。中士數十名。喧集計吏前。川儀脩家。投杯亂飲。當時闔藩皆貧。獨儀脩以身居計吏。新



築私邸華美無比衆惡之也各所命謹慎十餘日六月信守公以移住以來既經過千餘日欲還江邸宏綱以下群臣密約留之而招其妾保野於柏原用人九里政敬實爲之唱首信守公密令用達菅屋清連遣書保野曰公欲還江邸思念愈切然宏綱等沮之今招尊媼者宏綱等之爲而非出公之意也尊媼必勿信之發江邸也於是保野稱疾不來此時信守公猝將發柏原宏綱等愈固止之因遣本間忠良于江邸迎保野保野稱疾不聽信守公終知不能還江邸欲迎保野於柏原十一月遣政敬政敬臨發請親書公乃與之且曰保野陽稱疾然實非病宜迎之俱來政敬至說保野且示以公親書保野遲疑不信也尙稱疾不聽政敬無奈之何空歸柏原信守公怒不面政敬江邸執政代岡田重威佐々直方聞之勸保野發程苦諭再三遂不聽重威等急逼促之保野益疑之謂皆宏綱等之所爲也因深怨宏綱九年正月二日婢志滿窺閣老登營訴之途曰執政宏綱嚮使信守公早歲致仕尋幽之柏原且有老妾名保野遇之極酷遂欲并幽之苟有人心者

孰忍傍觀之况朝夕親待之者乎願假幕威以救護之其他百方譏毀之閣老脇坂安董(中務大輔)取其書拘留志滿四日安董教我來迎志滿留守居副役田村久俊裕筆副役篠川重之及輕卒數名至安董邸公用人加集某傳命曰今付託志滿當護而歸保野志滿二婦之待遇毫無異前日以俟後命然公以下執政有司皆不知其訴意所在憂慮不能措目付楨田重厚高山高行使賄頭富本榮脩徒士目付加納博道就二婦問其由二婦罵詈喧囂始如狂者直方曰此實關公家之安危非使二婦離居則再訴不測也留守居秦貞至久俊等爭之曰曷反閣老脇坂命乎直方不聽親請閣老本莊公用人川村又藏姑離居之且令數人守之保野志滿愈怒九日久俊就脇坂邸更請二婦異室不聽十二日更同居焉志滿假父神田坊丸屋某訴脇坂邸曰織田氏有司不顧保野老衰疾病擅分離移居且給疏食保野日夜不堪辛苦是以志滿屢使人求食于我請禁其虐待少寬待之於是江戶町奉行筒井紀伊守訊問丸屋某及志滿各保管於其家四月町奉行



始召重威直方重厚高行久俊榮修博道及賄頭須佐美祐篤保野志滿十名訊問之保野復被保管五月寺社奉行牧野忠雅(備前守)又訊問十名於評定所執重威直方重厚高行久俊於有馬溫純(遠江守)邸下榮脩博道祐篤於傳馬坊獄而捕宏綱於柏原檻致江戶又下獄先是管屋清連請執政曰臣若出江邸分疏其由則嫌疑氷釋易如反掌也執政乃命清連出府既發執政悔之馳人止之途召還柏原命其親戚中士林正立小森正員就其家守之初重威直方以書報執政曰聞保野所陳于評定所則信守公嘗令清連告保野者也公命涉兩端前後齟齬深爲國家憂之執政告之信守公公對曰如清連之書予毫所不知也重威等聞之大喜請記其旨以爲証憑至是執政訊問清連清連慮禍害所及不測自負罪曰彼書臣所自爲決非公命也執政令清連書其由遺之重威等時田中重義爲中士廣間番爲保野宣言曰清連何報非公命乎保野又何聽非公命乎非清連一己之所爲可知也馬廻飯田正堅菊地在茲津田爲房等爲取次廣間番密請

執政曰間重義言清連之自誣情狀可推知耳臣等請問其眞僞執政許之六月八日正堅等三名就其邸問之清連不對三名讓曰國家之危迫今日卿何以不答清連愈不答是夜密有勸死者清連乃自殺至此評定所召正堅正立等五名且命醢清連屍是月閣老召信守公七月公赴江邸大目付堀石見守屢以閣老之封書訊問焉命大和柳本織田秀陽(安藝守)爲柏原藩政參與命福知山朽木綱張(近江守)爲柏原鎮撫綱張老臣率衆來柏原(宿小谷兵衛家)信古公耻之稱疾不出幕醫數人來診之二十七日江戶町奉行與力安藤源五右衛門以下徒士目付小入目付等來柏原(宿土田文左工門家)檢清連屍且訊問執政有司執政生駒寬栗恒怯不能出佯發狂晦日安藤以下去柏原八月幕府執津田爲貞用人藤田用義林正立前川儀脩於木下利愛(肥後守)邸執執政津田賴匡九里政敬於森長國(佐渡守)邸執政生駒克綱用人田邊照明山室昌寧保野後嗣田中重義計吏上田彥市等屢受訊問于評定所柏原無一執政組頭星合利晃代之是月宏綱死於獄十月



為貞病死于木下邸內外紛亂濫費不貲國家危急如風前燈士民皆不安寢食前年但馬出石藩執政仙石左京既鳩其君仙石政美(守美濃)又欲鳩其嗣久利(讚岐)立已子(小太)以專政柄也藩臣神谷轉訴之寺社奉行脇坂安董聽之處斷得宜至此安董欲裁我織田氏事以此例為大獄以待之時幕吏金田故十郎頻出入我邸遂識其不然告之幕府自是閣老大田資始(備後)聽之爾來禁令措置一加寬裕闔藩如蘇十年三月以野口廣助為下士繼庶母柔後稱矢島六月重厚高行儀脩見宥還邸七月久俊正立榮脩祐篤博道等見宥還邸八月賴匡政敬用義等又還邸皆憔悴骨立獨政敬勇壯活潑戲曰大厦之將倒以基礎已搖也豈一木之所能支乎方今上下至愚舉將倒公家復無防禦之術予年六十三幽囚森侯邸沐浴美食幸不視聽憂患身體愈覺強健然今不幸免幽囚豈可堪爾後之憂患乎是月閣老水野忠邦(越前)命信古公逼塞信守公遠慮又於評定所處保野於終身幽閉志滿於禁錮丸屋某於手鎖而重威直方宜自其主命放逐

罰克綱賴匡政敬貞至重厚高行久俊正立正員榮脩祐篤儀脩博道及脇阪公用人加集某本莊公用人河村又藏等各有輕重放免其他十二名因即日逐岡田重威佐々直方幽閉保野於淺草下邸自是邸鎖堅門上下謹慎屈指只待赦宥九月免藩士禁錮各有遲速十一月免兩公逼塞及遠慮蓋幽閉七十二日始開邸門々外青草繁茂自前年正月至今今年十一月殆二年事始得解當時稱之曰保野騷動至是奪保野繼嗣重義俸田中氏祀絕明年正月幕府奪下谷上邸六千餘步更賜芝三田小山三千步然小山邸狹隘公私不便因請隣邸磨下朝倉播磨守千餘步之地易於我淺草下邸內千餘步合為四千餘步四月信守公不豫信古公請滯府于閣老五月信守公卒于江邸年六十九諡曰良心六月繫下士加納長四郎及養母于北中町獄以為盜於近隣也長四郎自獄裏竊奪看守輕卒富本庄助刀自刃因逐其養母加納氏絕焉譴責庄助為役夫九月利晃家火延燒政敬家蓋利晃門弟數十人將發巨砲日夜群集製彈藥一夜點火移



焰稍轟然爆發，鳴動不止，眾雖倉皇避之，猶多火傷，而田原數藏為之死，十月公歸柏原，賴匡加賜祿百石，合為六百石，蓋賴匡見執森侯邸，以能辨疏公家之冤也，是月令長敦、長保、長敏、長成、長富諸君就臣列，各賜百石，冒津田氏十一月命利晃蟄居，以執政闕班之間，庶政不治也，放逐中士狛忠道、谷野金太夫，以偽造米券也，是歲賴匡臣下田忠堅射於京師三十三間堂，忠堅常嗜武，槍劍弓馬無不通，十三年三月公致仕，養子信貞君嗣。

**信貞公**

幼字瀨之助，改大學，天保十三年三月嗣立，于江邸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四月復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五月小島省齋講書于殿中，藩士聽之，且命爾後隔月五日，間進講，秋公觀藩士演武技，皆因政教之議也，蓋自文化三年至今，不舉比典者，三十六年十二月命津田賴匡、山室昌寧蟄居，以紊亂制度也，養子賴道為執政，賜五百石，十四年保野病死，不得禮葬及建碑，弘化元年八月，中士勝川正之、長子正俊、斬岡田漸之進，（重成長子，十三歲）正之善手跡，士民令

子弟就其家而習之者二十餘人，正俊嘗疾，精神或愈或發，一日突然來，拔刀斬漸之進，其母走來，抱漸之進遺骸，急呼正之，正俊又斬母，尙將及正之，正之以下，家族及群童皆奔散，四方正俊追及，又傷一女兒，入新町民家而憇焉，或竊奮其刀，送之其家，正之縛之，請繫于北中町獄，無幾病死，公嘗娶堀直庸（丹後守）三女，無子，三年春，以信古公女鶴姬為養女，以細川之壽（豐前守，肥後守）三子剛三郎君為假養子，十二月卒于柏原，年四十五，諡曰兼中。

**信敬公**

稱剛三郎，弘化四年正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二，母毛利高翰（出雲守）長女，公天資聰明好學，細川藩士上保邦藏、黑瀨富彌從來焉，邦藏為人忠直剛果，長文武直諫不憚，富彌粗有學術，朴直不諂，二士皆守土藩之撰也，邦藏者自公幼時為其傅，公四世祖細川興文（中務少輔）嘗設幼主教導典，邦藏等折衷之，參以佐藤一齋輔導君，一以啓沃為已任，我藩嘗無此法，幼主皆育于深閨，婦女手，故偶雖有聰明之資，化為暗弱之性，至此始知有啓沃之法，輔導之道，側用達淺井



政安田中宗高其餘無學之輩甚多焉邦藏等談學事則沈默俯聽耳三月公除喪時養祖父信古公及夫人在南殿養母寶鏡君在東殿公日二時間聽政又省禮尊親其餘暇自讀書槍劍訖弓馬習字立課不惰夜則與近臣談論古今上下人物又賦詩圍碁至亥牌必就寢時察近臣勞勩就寢後又起讀書往々徹曉三月辟芝三田坊儒者石井皓齋爲中士給十口與邦藏更直侍讀邦藏常曰幼君之際寢殿當如家塾不然則終不能成君德也於是左右侍臣盡替切磋啣語之聲朝夕不絕而內寢不置侍女唯有一嫗以供縫針澣濯耳六月信古公卒于江邸年五十四諡曰周德夫人改稱曰養德七月稻畑村陰陽師石岡因幡斬其妻及姦夫自首官訊問免罪一日公登觀閣樓偶有醜面役夫過其下近臣田中正路笑之公之曰凡人之才不才唯在乎心而不在於貌也聞秀吉面如沐猴然遂成霸圖矣故面雖醜不必可輕侮也嘉永元年夏復廢藩士祿給面扶持時田中正岑冲政也爲元締以不堪負債督促也二年春中士佐敷重義斬孫常吉於家

常吉爲盜於遠坂村事將發故重義及此夏勘定所紙幣紛失命津田長富田中宗高蟄居冬公加冠謁將軍家慶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公聰明英邁獎勵直諫嫌忌懦弱故群臣無諂諛呈媚者又無近臣耽酒者或雖不能全絕焉用達以下當直日不敢飲酒公常用綿服非登營日不敢服絹帛於是藩士望風興起者多矣是歲初築學校于北町稱又新館命教導于中士岡田重稷葛山居敬三年四月公發江邸豫命從士客路守節儉戒濫費公健步日行數里其踰箱根山不復御輿馬是以行旅旬有五日宿泊每不至夜故無一回點燈我累世之君所未嘗爲也五月公初着柏原邦藏從之居月餘而邦藏歸江戶細川邸公臨又新館賜書籍於藩士子弟書大成至聖文宣王七大字挂之壁間六月公巡視藩內及市街士民觀公服綿衣節儉之風不令而行公嘆曰津田賴道生駒龜之丞孤長臣也案家制不擢才能而爲長臣以世襲爲常典也孤以養子之躬不可妄變舊制然長臣不才則人主欲治國家不可得猶盲者失相寸步不能自致也今龜之丞



既十歲，生長于婦女手，而不從事學業，他日如之何時不可失，孤親教導之，自是公日授句讀於龜之丞，蓋欲使之就于外師，則以闔藩減祿之際，不能爲也。七月公始聞省齋講書，大悅爲中士，加賜二口，命儒員徙居柏原省齋，辭以母老，約月五日間進講，十月巡視封內各村十餘日，至佐治村，省齋出迎，闔門，公見之，遽下馬，徒步至其家，爲禮而出，是月命田中正岑致仕，當時有司中，除政教之外，辨論可聞者，僅爲正岑，重厚二名，而正岑位組頭，列兼務物頭，元締郡町寺社奉行十餘年，執政中山親和，疾其權勢，使之致仕，非有過誤也，重厚嘆曰：嗚呼！親和奪我僚友，次正岑致仕者，非我而誰也，無幾，重厚病死，十一月公設講武場于內寢北，日練修武技，毫不違課程，且觀藩士演武技六日，或令某々再三演技，至日沒，則庭燒贊火，視之，自是闔藩皆奮練磨武技，公又欲改革舊弊，償還負債，屢延省齋於路寢，有所諮詢焉。十二月賞又新館教導賜金，又獎勵子弟以書籍，且約曰：以明春徵筆蹟，勿敢或懈也。四年二月徵之，親覽焉。三月公赴江邸，近習田村久常問以柏原狀，公曰：佐

治有小島省齋者，老成碩儒，識見甚高，其他无柏原之談也。一日公唐鑑輪講後，逍遙庭圍，顧久常曰：太宗能好諫，今君不能爲太宗，然臣亦不能爲魏徵，孤鄉邑宇土，不乏諫臣，然孤自嗣當家以來，未有一人諫爭者，蓋群臣之遊惰乎，或以孤爲頑，愚不足諫乎，久常答曰：公言實然，而能有終始者鮮矣，以太宗之明，終倒魏徵之碑，況才不及太宗者乎，公今日之言，願勿忘之，臣亦永記公言，公笑諾之。六月公親與書柏原執政，其略曰：具狀大名草村銅壙于幕府，借其金者，孤之所最忌也，孤素欲講武修文，減殺負債，以全孤之責任也，顧從來財政之方針，既誤之，國家之隆治，豈可得而望乎，事若蹉跌，其弊竇恐至不能救，則上對祖先，中對幕府，下對士民，爲不孝不忠不仁之罪人，有何面目立於其間乎，獨在退身耳，今也再三熟慮，遂無良圖，唯拱手仰成耳，孤之心，恰如負荆坐針也，是月立鶴姬爲夫人，夫人穎悟端正，一藩稱關雎之好述，信守公以來，內寢頹敗，至是一洗，士皆冀爲近臣，十一月省齋遙上書江邸，言五事：一曰定廟謨，二曰明法度，三曰正紀綱。



四日修政事五日嚴學政（定廟謨者何也曰凡欲為一事先就其始以要其終定其所向毫不能變易此謂定廟謨也夫我藩負債巨萬今欲辦濟之固不期月間所能成豈莫一定之策而可耶諺云方今金錢戰國也今待之有和戰守三策焉親彼疎此借所親以償所疎以機變誦詐之謀鈴制目前謂之戰矣與新債償舊債彼我輯睦協議以偷一時之安謂之和矣一藩上下嚴守儉約每年有巨額贏餘以漸償負債謂之守矣今此三策擇一而守之類此謂定廟謨也蓋天下之利權在富人之手富人自貨殖焉負債者年年所耗費多者是自然之勢也如我藩債今日漸積為巨額和戰二策之不可行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則惟有守之一策而已雖然此一策言之甚易行之甚難也如嬰孤城抗大敵君臣上下減省冗費嚴守儉約其飢也君臣上下共飢焉其寒也君臣上下共寒焉上下一體封內如一家患難憂樂進退生死俱與之而後辨濟之法可講也焉夫數十年之久堅守節約而始終不變是即今日所可遵守而廟謨一決於此臣所謂定廟謨者是也明法度者何也曰廟謨既定之後法度亦先不可不明也夫法度則制度禁令之謂而如此者宜為如此者不宜為為此則賞不為此則黜矣而明之者言有功者必賞之有罪者必罰之以勸懲千萬人若有功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雖明君賢相亦莫如之何而已是故賞罰者人君取國之大權而其黜陟之際尤不可不謹也夫賞罰之柄得公正明白而後令行禁止矣臣所謂明法度者是也正紀綱者何也曰法度既明之後亦先不可不正紀綱也今就藩士階級論之則君不侵老臣之職老臣不凌君之權老臣不侵組頭牛頭之職組頭不凌老臣之權之類而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就官署論之則君執權於上府察署局以次隸屬於其下言府不軋察之類而猶局之使指也皆如此不相軋轢而相維持是則體統相屬聯絡相通者也又就軍旅論之則練武備乃是綱繕兵革具車馬積糧食乃是紀是故綱既立則紀從張紀盡張則綱自舉者也凡推之百事皆然苟如此則上下輯睦庶政皆熙臣所謂正紀綱者是也修政事者何也曰紀綱既正則修政事又次之而修政事之要在得其人今政事修矣夫府君諸司者政事之所由出也然其關係之最緊且大者莫急於政事民事錢穀之三司也今政事府君明君賢相之所總裁而非微賤之所敢可與議也故姑置不論焉夫民事之司者征租之寬嚴封民之苦樂窮民之流離餓殍孤獨之凍餒轉死等皆繫之故任其職者先不可不探擇其人也錢穀之司者一藩會計用度之根柢也軍旅之糧

食朝會之經費以至藩士之穀祿貧民之賑恤等皆因此盈縮即致厚薄故任其職者亦先不可不探擇其人也且我藩四世會計出入不明際宜使每歲有司必製統計以聞而公亦當躬親加監督也其他諸司察之與廢弛張者在得其人而任之與否則為進退黜陟者人君之特權而最所當竭心也官得其人職稱其任而未嘗有政事不修者也臣所謂修政事者是也嚴學政者何也曰政事既修則嚴學政亦次之也蓋嚴學政者所以勸德行育英才以待他日之用也然如學制教養之事臣別有所見當俟他日上言焉此五綱者固繫明儒劉宗周奏議然以其適切時宜敷衍其義如此伏願漸次漸行此五綱以革易積弊則經費自減士風日新庶幾得洗滌陋習矣且人君常從事正心誠意之學（公大悅自是常欲講明此道以漸行五綱之基本則於濟時難何難之有陳述鄙懷而瀆冒威尊）公大悅自是常欲用省齋以大有所為也五年夏歸柏原下士奧村祐作出奔以偽造米券事將見也處其黨中士林通義於蟄居山脇直之進於放逐下士上田某於嚴譴秋加納辰政死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干其高弟大野忠良十月遂下士吉村美兵衛葛山太良八輕卒和田為藏以盜田野蔬菜也十一月演打毬于正門外六年二月獵于奧村山蓋自安永八年君之不親獵者七十餘年於此內外服之三月免沖政也之郡町奉行使永田廣高代之而命民政改革公赴江邸命久常修學久常自是學於安積良齋之門六月邦藏又勸公就良齋受業公諾之將往學偶米國使節海軍中將伯爾里率軍艦四艘來泊相模浦賀奉國書請互市幕府急使侯伯



守武藏伊豆相摸上總下總安房海岸兵合三十三萬六千餘人且令天下侯伯  
 建言和戰之利害而閣老陰主和親陽裝主戰自是天下騷然目付萩野季治率  
 下士輕卒二十名赴江邸偶有訴親和擅政權者公召親和于江邸公嘗憂藩政  
 不振欲用邦藏省齋大釐革藩政至是察時變請父細川侯以邦藏為我藩臣且  
 公親裁書以召省齋于江邸省齋將發佐治晦日公不豫七月二十四日病劇明  
 日遂卒于路寢時年十八臣民皆莫不痛悼者良齋聞之曰是非皆一藩之不幸  
 亦天下之不幸也是日親和應召至江邸省齋得計遂不果東行公聰明有膽略  
 文武技藝皆超出于眾讀書習字乘馬特為其最公無子夫人時年十七執政有  
 司哀痛信長公之血胤至夫人而絕婚後僅一年餘也因欲迎嗣君以再配夫人  
 然夫人貞正不聽終斷髮全節宇土藩士聞之流涕相謂曰不耻信長公血胤而  
 信敬公之為夫人也當此時養德君欲使支家織田信愛（謙次）入繼宗家信愛亦  
 希望之雷同者甚多獨親和短信愛為人不能聽之同姓親戚集議不決深秘公喪

殯之路寢者數月九月幕府有命曰若攘夷命下則宜守丹後但馬海岸而我公  
 所守者自久美濱大島村至野室村凡十里餘自是有司屢往復其地為之準備  
 冬命藩士二十餘名常脩甲冑明年二月迎黑田長元（甲斐）四子舒丸君于小山  
 邸立為嗣十日始發喪葬于廣德寺諡曰賢性夫人鶴君改稱曰良性良性君以  
 未曾謁賢性公母君毛利氏常為恨與目付大井令藏奉其意周旋之後遂至其  
 邸毛利氏悅迎盛饗之始行母子禮二君哀喜並至追慕賢性公中心如噎互拭  
 淚眼其藩臣及婦豎私視之者皆嗚咽不能仰見焉後屢至其邸親睦如實母子  
 良性君事養德寶鏡二君孝二君如有疾必親侍湯藥終夜不眠是以左右扶持  
 其病者皆感嘆而為不及焉

直謹按公天資英明強記不出世之賢君也自信舊公卒六十有五年而公  
 繼織田氏其間信憑信守二公自如欲招國家滅亡者而胚胎後害之多不  
 可言也信古信貞二公在如無也是以紀綱頹敗上下怠慢所存唯負債與



猥淫之風而已。公未成童而能守師傅之教訓，好善惡不善，迎直諫，忌諂諛，從事文武，如水之就下，其嘉言善行，不暇枚舉。後田村久常錄其言行，題曰：「香山昔話。」蓋近臣化公之德，先革其面目，遂至不令而闔藩練磨文武風俗，向善良者，皆感公之實行也。自是臣民日夜屬望，他日成織田氏中興之業者，非公而誰乎？而公獨憂門閥執政，而綱紀不振也。偶當外國來艦，察時變，欲擢用上保邦藏小島省齊，大釐革藩政，而天不假之壽，降殃於織田氏，奪其英主，豈可不慨乎？天若借公壽數年，則革新藩政，振作士風，治績炳烺，必有可見者焉。雖然，創他日教養人才之源者，則非公之遺德乎？

**信民公**

稱舒丸，嘉永七年二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五，先是正月，伯爾里率軍艦八艘，再來浦賀，促所請。二月，幕府徹海岸戍兵。三月，許所請之半，結約于橫濱。（後世稱之日橫濱條約）當時秘之，經數月，天下始知幕府詐術。六月地震，是月公始就封。八月，命菊地在茲蟄居。先是在茲與津田長富善，欲以其長女為公夫人，以博

威權，在茲之在江邸也。為養德君奧用人，因希其意密言之。養德君悅之，使織田信愛及同性親戚贊助之。至是事露，堀直庸、黑田長元聞之大怒，召還在茲於柏原，命蟄居也。九月，始閱藩士之兵，給人中內行篤為軍師。十一月，復地震，是歲銷封內寺院鐘鏹，鑄造巨砲四門於大坂。一曰鑿夷，一曰霹靂，其他二門天砲也。安政二年春，試大砲射擊于觀音山下。爾後每歲數回行射擊。（以下）山村方直進馬廻，給人賜祿六十石。初，方直為元締下吏，前後十余年，親和信任之。嘉永五年，既進，給人格元締副役，賜俸十口。至是為元締方直長於理財，文化以來，藩債遂至十三萬兩，債主督責不措。方直身當其衝，能彌縫維持之，常人所不及也。然以家頓富，時人疑之不信，曩偽大名草村出銅，阿草村出銀，又設鹽炭漆機織各局等，皆出於方直之假託詐術也。公赴江邸省齋，扈從焉。四月，令江邸臣田村久俊、佐々直典、秦貞順、孛妻掣移住柏原，以減冗費也。貞順自及其家。六月，令藩士甲冑巡回于郭內，且閱兵操練場，行篤為軍師，親和總管之。九月，賜又新館于佐々直



興以爲其家十二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山城守是歲廢武田流改山家流兵制三年夏公歸柏原公追慕先公好學之風又悔廢又新館欲繼述其志而再起學校然以工費難支諮詢之封民封民皆贊美其舉曰宜先改築大手門而後及學校也於是命永田廣高董工四年春大手門役竣五年十月公獵于與村山十一月學校工成如其木材金穀器物多繫封民所獻焉林昇（大學頭）名之曰崇廣館蓋取之德崇業廣之義更設督學教授助教句讀等諸官以重稷久常爲教授春秋舉釋奠禮公每臨之皆出於省齋之議也是以藩士精勵文學尙如先公在世時是歲加賜方直宅地移近隣輕卒高田助市中島定六谷口作內于他與方直以其地自是藩士誹議親和方直者日甚以淆亂其舊制也六年夏幕府與米露蘭英佛結互市約當時攘夷論者皆莫不憤大老井伊直弼之專斷明年三月攘夷黨殺直弼于櫻田門外秋方直以疾請免元締官聽其請爲給人廣間番目付本間忠良藤田用眞等議曰方直近年不次累遷今令爲廣間番以全其終僕等不知其

當否也新和答曰彼有功于會計能以減負債也於是忠良等竊檢會計負債如舊偶忠良用眞進用人目付瀧量衝等皆告親和之不正于公公召群臣謀之十月命親和方直蟄居文久元年七月以內帑日匱召播磨市場村小南小兵衛問以會計事蓋出於用人田邊照邦之意也小兵衛柏原下町沖田產也九月公遙賜書封內富民其略曰國用不足者汝衆庶多年之所困苦也曩命多額賦歛汝等速應之孤不堪欣喜也曾聞小南小兵衛素長於理財今也群臣協議欲以會計一任彼因孤許之又將各應其分借其財焉固非孤之本意爲國家不得止也孤既減殺衣食費群臣又傲之汝等宜體孤之意也是月斬殺養父者久助于獄梟之西河原十月令中士山村方行獻金百五十兩下士竹延正已獻二百兩蓋疑其父在職不正各有贓罪也是月公與書執政其略曰頃日借財于封內富民富民皆諾之實所歎賞也且卿等及有志士或毀家屋或鬻器物以請供其金忘已奉公之厚何至于是乎思之則食不甘寢不安卿等宜深慮遠謀必無跌蹉也



且致孤意於諸士及封民矣。是歲鑄巨砲於書院前庭，名曰潛龍，鐵彈之重，以二百目衡之。二年春，攘夷黨刺閣老安藤信正（對馬守）于坂下門外，信正負傷逃門內。秋幕府奉勅以德川慶喜（一橋刑部卿）為將軍顧問，以德川慶永（越前春嶽）為政事總裁。自是變革庶政，使侯伯妻孥就其國，廢隔年參觀之制，改為三年一覲。自前年諸藩脫走之浪士，稱天誅擅誅戮，天下惑亂如麻。指諸浪士曰：尊王黨又攘夷黨，主奉戴皇室而抑制幕府，以長藩為本據也。指幕士曰：佐幕黨又和親黨，主輔佐幕府而與外國和親也。於是田村久常勸公及生駒高令，招省齋于柏原，省齋不諾。高令久常屢就其家，以公命傳之，然尚不聽。久常曰：然則公親臨請之，省齋乃決意來柏原。上書論時務曰：臣伏惟當今藩債巨額，未得償還之也。當此時有水旱疾疫干戈騷擾，則上下窮乏，何以應之？故今日之急務，當定規模，勤積累，君臣一致，節儉力行，更革財政，償還舊債，嚴紀律，舉人材，且上修君德，下勵士民也。然則百司得人，積弊漸除，庶幾得文武並興，而國因以安乎。（今夫天下之勢，干才紛擾在目前，而藩債如此，若際有事之日，則何以處）

之日，則何以處之？且頻年天候不順，米價騰貴，加之水旱疫癘，若際窮民嗷聚之日，則何以應之？若不如此，則至用度閉塞，藩士俸祿難給，豈可不畏哉？古人云：定規模，勤積累，夫定規模者，言豫定所向，就始而要終也。勤積累者，言踐履力行，月日積功効也。昔者漢高祖與韓信定滅項羽之策，光武會鄧禹於廣河，披地圖建中興之謀，是皆定規模也。而高祖五年間，百戰艱苦，羽帝業，光武沐雨栴風，十三年成，中興之業，是皆勤積累也。是故雖定規模，笑談之中，不勤積累，於永久之間，則事難成也。雖先公之世，臣上書云：藩債積累，以至當今之巨額，雖知謀有識之士，出其間，何以濟之？耶？宜五年若十年間，出幾分之息，而舊債則一切不償之，嚴守儉約，除經常臨時費之外，稍存贏餘，以補填負債也。唯所可守者，勤積累之一事耳。人君躬親踐履，力行堅忍，耐久，可以率勵士民，否則歲月之久，漸赴緩慢，元費復益多矣。故為人君者，宜以身率之，至誠節約，以感動群臣也。公天資聰明，學問日進，德月就，而見今藩債巨額，非尋常之所能勝，伏願精圖治，節衣，肝食，減服，御常膳，絕餘暇，則講明政事，得失治亂，與亡之所由，苟為社稷士民，則菽水之味，當勝膏粱，若人君以身體之，則群下士庶，感泣流涕，到勵精忠，公意之所在，以身殉焉，其如此而不息，臣所謂勤積累者，即是也。且人君之所以共治國家者，莫急於人材，雖人君有仁心，人材乏於下，則仁政不行也。是故自古明君賢主，必興學校，聘良師，以育人材，嚮新與學校之意，亦當在於是。伏願不流虛文，不馳浮躁，以實學養實材，則人材自然輩出矣。夫登用人材者，固人君之權，而最所當悉心者也。既數十年間，在錢穀之職者，所黜罰者數回矣，其所黜罰者，雖不固無罪，科皆一時俊秀之士，誠為可惜也。而每有黜罰，蓋亦增藩債若干，不啻失人材，負債亦由是滋也。益弊莫大焉。嗟夫！如此者，登用人材之紀律，不立，檢人稱其職與否之制度，不設，所致也。伏願公與長臣熟議，登用人材之紀律，建檢任得其人，與否之制度，則國家不損人材，無增加藩債，而治可庶幾也。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領之觀此，則愛財用之不足者，專留心於財用，乃不可也。要當立政事也。請試論之。昔聞藩士子弟，江都干役中，放浪淫蕩，傾產破家者，甚多矣。蓋臣子之與君父，本同一軀，臣子敗家產，無君父獨全之理，則臣子之浪費，以致君父之財用不足者，今一欲制之，則每室置一人首領，以日規正其行狀，不從命者，呵責之，更甚者，告之，有司以黜罰之。若設政事如此，則豈有不可制者耶？是可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之一端也。宗紹與中，李綱方金人數入冠時，知洪州，時府庫米僅四石六斗，錢二百餘貫，明年交付新州，米八百萬餘石，錢七十餘萬緡，其他築新城，繕器械，亦多矣。僅々一歲，間致其富強如此。



或問之李綱對曰均節用度以拾失陷而已。臣憂旅行之際，觀有斧郭外路傍，松樹者，問之父老對曰：雷嘗震於樹，今已枯矣。因幹則割之，為材，枝梢則折之，為薪，以給小臣薄祿者也。是所謂取捨失陷者，而執政綜理微密可知也。又嘗聞一諸侯初入于封國，宮室樓閣燭燈許多，煌々如晝，侯躬親周回宮中，悉滅火，惟存出入之所，由不可無者一二耳。因令曰：爾後除余之所遺外，苟勿點火。此等雖細瑣事，而君於民者，應愛其膏血，况居節約時者，所當取法於此也。又易大過，巽下兌上，二陰四陽，交過多，聖人之曰：大過，二陰將四陽之重，故其辭曰：棟撓，夫棟撓則其家立傾覆矣。其占曰：利有攸往，所謂利有攸往者，棟撓之時，不能勇憤進，又支於西，禦於東，以偷目前安者，終不免傾覆之患也。當除棟撓，換以不撓，捨朽敗易以不朽，敗不厭煩，不憚勞，直前勇往，盡革易而後，可得家安人靜也。今藩儲十數萬金，其大過棟撓之時也。其執政者，豈無大過之作用而可乎？公內用心於格知正誠之學，外留意於人才登用之事，則政事日修，人心自服，革易更張之成，亦無疑焉。伏願洗除六七十之積弊，以恢與新政，不替欵懇。又曰：賜詩和歌各一章，以辱下問。汪疎陋，難應，留心於時事如此，臣子何勝孟志。子曰：死於安樂而生於憂患，夫安富貴樂安佚，悠悠以終日，則德日荒而釀不虞之災害焉。經艱難苦志慮，則德日進，永得安樂富貴也。伏願不避艱苦，不憚患難，積德行善，以繼祖先之業。此臣所希望也。當今天下之勢，漸趨擾亂，武備之不可忽，固無論已焉。學問之進，取精屬捨，今而何時學矣。蓋貴生於富，富生於德，此言雖大平無事之世，難見効，擾亂之世，則甚易見。夫德高於天下者，保天下之富，保天下之富者，居天下之貴，是自然之勢也。是故欲不修德而立於世，則難矣。古人云：信則明，疑則暗。大抵世人之暗，義理由信，此道之不篤也。信道篤，則不可不讀書，苟篤信而讀聖賢之書，則不得不推之於事實。夫既篤信，謂聖賢之書，推之於事實，而德不修者，未之有也。鎮是觀之，修德之本，在篤信之二字也。今公勉學，不堪感嘆，而進德之工夫，不專在讀書，靜坐一室，燒香澄明神氣，涵養德性，而後對聖賢之書，疑心志者，究理義，則胸中必有所發明，以其所發明者，推行之於事實，所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何德之不進，是實學之秘訣。既先輩之所行，而非出於臣妄意也。且夫我藩世祿之習，難逃革之當。今之要務，莫如教養長臣之子弟，以期他日之成立。今長臣津田要有才略，生駒寬栗長子，造酒介秀才也。教養得宜，則五年十年後，可得賢明之執政也。公平素延之寢室，自讀書講義，以至古今之成敗，當今之時勢，必與此偕。研究磨勵，則亦所以勵子弟教養也。頃者幕府下令，減諸侯之朝會，移妻孥於其國，以省冗費。張武備，今我

藩君夫人及太夫人皆將就國，且藩士之直省，比前日則既減半，凡此數條，足以省許多之費。夫人心少得如意，則易赴廢弛，復流奢侈，必矣。蓋如此，不啻我藩之不幸，亦幕府新政之旨，豈可不戒乎。伏願及今之時，益守節儉，蓄積以供文武之用也。且君夫人不日將至國矣，如侍妾宜放還，夫一妻一妾，士之常，今諸侯而蓄二三妾，何謂過乎。雖然，會負債節約之時，不如此，則何以率屬士民，且又改革弊政者，當今之一大急務，規模一定，則人君只在守法度，慎節約而已。身修道德，則政事自嚴明，節儉自行，革政之成否，職惟之由。又歲季檢査會計，復今日之要務也。先公會設此法，卒後中絕焉。伏願率由舊法，每歲季使錢穀之司具申統計，而公躬親監査之，是不啻增減出入，其司之得人與否，亦可以并視也。先公之世，凡有所疑，則屏左右，延見於寢室，以辱下問焉。今公亦宜倣之以被諮詢，夫如此，則臨施政之際，內無所憚，外無所畏，得果斷決行，以處事乎。臣非有政竊，書奏，公大悅，聽其言，多所更革，又放還威福之意也。感勵鴻恩，忘愚以悉鄙懷，不堪恐懼。 妾久尾冬夫人水野氏來柏原，二年春，養德寶鏡良性三君，又來柏原，入高令邸，四月將軍家茂入朝，公所命京師守衛執政津田賴道，率兵七十人，陣山城桂村，十一日帝幸于八幡，將發攘夷詔也。賴道奉命守鷹嶺，是日家茂稱疾不從，帝令一橋慶喜代家茂，授之攘夷節刀，慶喜又遠稱疾辭免，自是朝政任薩長土三藩，賴道移陣于極樂寺，五月幕府賜塚原陣營賴道以下皆入之，自是每六十日，兵士交代，是月命執政生駒寬栗致仕，以行濫賞也。命田中正岑再勤，為組頭，列六月家茂還江戶，八月省齋為用人，格百石，參與政務，十八日公朝京師，是日京師



騷擾公所命清和院門衛先是公卿爲攘夷黨所逼既發帝爲攘夷親征行幸大和伊勢之詔而實爲討幕府也中川宮知其爲矯詔十七日夜密與德川容保(松平肥後守)德川定敬(松平越中守)薩藩等謀是日味爽令諸藩嚴守九門禁關白以下參內免長藩之堺町門衛且禁長藩士之在京三條實美(中納言)以下七卿皆奔長藩而延期攘夷親征京師政令再歸幕府自是攘夷黨之憤懣破裂爲各地之暴舉而其黨中有識見者知鎖港攘夷之不可實行也然主唱之者在將斃幕府已帝賜杯于公且賜金五拾余兩於從士九月公歸柏原冬平野國臣擁澤宜嘉(主正)率南八郎以下三十人襲但馬生野廳掠奪金穀糾合義徒公令物頭田中正路目付菊地良六率兵七十人赴之至遠坂村聞其散走途而反中內行篤爲役人格目付賜祿六十石元治元年春帝召侯伯于京師問天下之急務公叙從五位上帝賜杯公歸柏原六月長藩老臣將有所哀訴率兵屯于洛外國司朝相(信濃)在峨嵯福原元淵(越後)在伏見益田某(右衛門介)在山崎兵合三千內外騷然朝廷戒嚴

召近國諸侯備之七月公率兵赴塚原十七日有命曰宜徹老坂兵而守洞嶺因明且將赴之結束已成又有命曰長兵將舉事機在且夕宜依舊守老坂長兵若至即伐之時長兵既迫葦下嵯峨兵向蛤門山崎兵向境町門與會桑薩以下諸藩兵戰砲聲如雷黑烟焦天午時又有命曰急守禁闕公乃向京師我兵二百三十餘人(藩士子弟十八歲以上皆加兵員)皆携銃槍列隊伍以所在兵燹難近經四條畷荒神口入於禁闕待命夜半詔曰長兵大舉既犯禁闕其罪不輕矣因帝詔一橋慶喜討之汝等宜還舊守衛地以追捕殘黨也味爽公退禁闕將出清和院門時諸藩兵皆植槍刀而守焉忽有喧騷之聲不知何事從士有驚者公馬上泰然令曰他藩之馬逸勿敢驚矣八月公還柏原下士篠川直建議曰當時所徵軍資三千五百兩其不消費之者上下之幸也仄聞今將用之土木計畫已成此最不可也如何者他日有事之日豈有復應軍資之徵求者乎蓋民者國之本也本固則國安矣宜還付之而示信於民也公喜速還付之封民驚喜曰文化以來所絕無也公乃



詠和歌以賜於直是月執政見習津田要上書曰自古君公在內寢而致隆治者未嘗有也願廢每朝聽政午後移內寢之例自今宜終日聽政暇則召群臣諮時事以試其才或與之偕講文武也公喜如其言九月公令藩士曰今也雖京師鎮靜然天下之形勢危機月迫日急當此時悠悠經過日月則臨事而蹉跌招笑於天下也今日之急務講武練文而不可不洗滌因循苟且之陋習養成勇猛果敢之士氣也欲成之則在正政事撰人材會計也此孤之所希望也至今諸士之任官職列班次皆據舊制以祖先之庇陰也其意雖出於仁厚之餘澤弊則既極矣故不知治道者而列執政之班不辨是非者而奉彈劾之職不解牙籌縱橫者而任金穀出納之司于文于武皆無不然也釐革此弊拔摘人材者非一朝可能也宜以漸行之諸士無忌憚直言以全孤之希望也十月公演打毬于正門外是月計吏某建議曰方今國費多端而天田何鹿二郡之米價高貴也願令二郡諸邑之地租因其米率而收之則可得差金數萬兩也是固非聚斂而地租之正數

也津田要議曰否古來不取其米穀而換以金錢者蓋以道路隔絕勞費多夥之故也而其納金以柏原之米率也今年以二郡之米價高貴令因其米率而收之則明年如二郡之米價低於柏原則不可不因其低價矣如此則非革新弊害而擾亂舊制也不可以利害亂大經矣議遂止十一月幕府命侯伯征長藩國司等三老臣自刃謝罪征討總督德川慶恕尾張大納言許之班帥是月藩增加輕卒十二人足立卯平村上勘治龜井惣助原田為八中村忠治芦田治平村岡伊兵衛谷垣新吾善積伊助上野由右工門上山多助原田初治郎慶應元年正月遣葛山鉸藏于和泉淡輪修漢學二月要率兵自塚原歸臨發告物頭等曰方今天下洶々而我公素為名族今也負債十餘萬兩國政不舉士氣不振不可無所釐革也抑此陣營者幕府命我公與九鬼隆備大隅守分守一營而不令兵員多寡唯我藩與綾部藩粗約同數耳是以我為省冗員減經費率兵若干歸柏原有事則緩急報之至是公責要以擅減兵遂下班次命謹慎要上書曰伏察方今形勢天下將亂宜登用人才整理財政除情實嚴賞罰有以所自樹立也不然則一蹶塗地恐



有嗟臍之悔矣，公大喜，即詠和歌，託省齋賜要，曰：於能加名乎和寸禮也。和寸留登由不幾里，能不加幾奈？佐計仁楚天，曾奴禮計留。三月公朝京師，且以三年一觀。將行江邸，途至赤坂驛，有幕命曰：將軍將再征長藩，侯伯各就其國，宜嚴兵備，以待命。於是公歸柏原。四月復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五月公不豫，六月卒。年二十六，諡曰寬恒。公嘗娶水野忠英（土佐守）三女，無子。忠英遣使曰：謹弔公之訃，而夫人年尚少，欲令大歸，請待命。有司告之執政，要等議曰：君公易簀，未葬，何謂大歸乎？我織田氏，不可不奉夫人以全節義也。衆議即決，因對使者曰：願使夫人全節義，大歸則非敢所望也。使者大喜曰：此固忠英之所希也。何幸如之哉？是月執政生駒高令，用人田邊照邦，目付瀧量衝赴江邸，蓋爲定嗣君也。十月迎山崎治正（土稅助）二子英太郎君爲嗣。

**信親公**

稱英太郎，慶應元年十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六，山崎氏源姓佐々木，出於宇多帝第八子敦實親王世居近江山崎城，因姓之。山崎信家（志摩守）其

子家盛（左馬允）屬信長公，屢有戰功。後秀吉賜家盛以攝津三田二萬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家盛有功，家康賜備中成羽四萬石。其子家治爲五萬石，移讚岐丸龜。明曆中其孫治賴卒，無嗣，國除。幕府命其族賜成羽五千石，爲交代寄合。陽五千石，而其實獲則超一萬石也。十一月稅吏各革惡習，自戒慎，篠川直學加稅吏，見各村里正，每歲行苞苴於吏，藉口凶荒，以減收納，因欲革之。然會省齋諭之，不敢言者二年也。至是直告稅吏小久江忠恒、松井吉繼，以宜革此惡習。二人不聽，曰：因襲之久，已及六七十年，今不可遽改也。直屢爭之，郡宰廣高聞之而怒，命還付忠恒等贓干各村，官賞直賜章服。自是歲至，增收獲凡千石（除明治二）而正祖九千二三百石也。二年夏，幕府命侯伯再征長藩，長兵每戰常勝，既略石見及豐前小倉，將及出雲，其藩士高杉晉作專主軍謀。八月家茂薨於大阪，九月帝詔弭征長師，十二月詔慶喜爲征夷大將軍，慶喜賢明純正，有才智，是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統仁帝崩，諡曰孝明，太子立是爲陸仁帝。是歲賞孝女何鹿郡高槻村



奈津賜一口記其行爲頒布之封內各邑三年春命重穰于京師周旋方四月要  
赴江邸數十日而歸明日味爽出學槍技又學省齊塾如平素其以身率先鼓舞  
藩士如此五月購施線銃百五十挺廢山鹿流兵制改爲蘭式令菊澤榮藏以下  
數名習洋風槌鼓七月賞進于文學及槍劍者三十餘人賜金公自江邸裁書譴  
責高令爲賴道次席以其在塚原營中放蕩不檢也八月督責怠于槍劍者數名  
自是日審查怠于槍劍者每月盡日召三四名或五六名而督責之(以下)十月高  
令怠於擊劍公又以書督責之十三日帝密詔薩長討幕府慶喜不知之明日返  
還大政帝嘉納之博徵侯伯公因發江邸十一月入塚原時長藩兵在阿生野光  
妙寺其將山田顯義來于我塚原通好要令津田謙介接之謙介問曰彼如問藩  
之向背則何以答之要對曰唯有勤王之一事耳蓋當時藩論未歸於一而要既  
有所決也十二月八日公朝京師帝諮外國事宜及新政於諸侯明日復三條實  
美以下五卿及毛利父子官位許其入京廢攝政關白征夷大將軍守護職所司

代等之官職新置總裁議定參與之職稱王政復古又王政維新免會桑之守九  
門代之以薩長諸藩兵十日朝廷遣德川慶永于一條城令告慶喜辭其內大臣  
納邦土若干時閣老會桑以下譜代將士在二條城皆愠朝廷之所爲有暴動之  
兆薩長土等兵守禁闕屹然相對慶喜慮禍亂之將起於旦夕十二日夜率兵避  
大阪時要集衆曰天利以來所以織田氏之聯綿以至今日者皆賴德川氏之厚  
恩也故德川氏若與島津毛利二氏戰則宜爲德川氏致死也然德川氏若抗天  
子則宜爲天子致死也如私恩不足顧也衆皆以爲然令行篤急歸柏原問衆議  
省齋曰津田執政之言可謂當矣德川氏之恩固高於富岳然欲報其恩則不得  
不抗天子也恐反大祖之意矣宜斷乎決去就也若夫官軍敗績輦輅西下之議  
不敢足顧焉輦輅所遷宜以死護之也君臣上下與皇國共存亡雖死無悔矣以  
是爲我藩之定論也夜半行篤再向塚原自是禁藩士外出量衡以下十餘名又  
赴塚原公召省齋於塚原至是幕府密聞討幕密勅之事上下憤怒三十日出兵



于伏見鳥羽四年正月三日黃昏京師留守田邊輝實馳馬來報曰幕兵大舉將入京師既戰於途帝急徵公時公在幕強疾直發臨發踞床令衆曰今幕兵將入京師而與官兵戰於伏見鳥羽是犯順陷逆也孤家雖永受幕府之恩而義不可抗天子恩義不可得兩全則孤寧進就義而已汝諸士宜體孤意爲天子致死也衆踴躍皆肩施線銃從公而發薩長土等兵既與幕兵戰砲聲動地火焰漲天勝敗不決夜半公入禁闕命公卿門衛陣門外左側明日朝廷又徵東久世通禮左少將守兵十人是日幕府敗北公率兵歸休神泉苑高令率一小隊自柏原至塚原當時藩兵皆勇奮茶道森修齋等各請蓄髮出兵官嘉納之五日公入朝明日命坂本守衛十日命山陰鎮撫使西園寺公望三將位之從兵因免坂本守衛明日要爲隊將正路量衡行篤輝實爲將校兵士七十人夜半追及公望于福住時長藩小笠原美濃介薩藩川南藤右衛門爲參謀薩長兵從公望者各百五十人十三日公望至柏原宿土田文左衛門家執政中山正固以下有司禮服迎于途要豫禁我兵士

歸家唯許父兄若子弟面於旅舍也是日朝廷賞公望從兵之發途神速賜酒饌於公及從士明日公望發柏原次福知山後經田邊至宮津當此時笹山福知山園部出石四藩漸次出兵請隨行時無一藩之抗王師者皆望風靡之是以公望命四藩解兵從之者薩長與我藩耳公望之在鳥取也觀薩長柏之閱兵後經伯耆出雲取途于美作至兵庫三月二十日還大坂先是公望之宿柏原也使我藩管轄氷上關郡於是廣高及藤田用眞等巡視各村受領舊幕麾下采地二月朝廷免塚原守衛時滯府之臣津田長保沖政元上倉七郎津田乾富本榮修村上郡藏安西周治村上三藏岩崎亦七三上喜八郎富本某岡安直方掣妻孥歸柏原尋松原尙賢山室昌言松本直次沖田米吉亦自江邸至先是帝既詔出討幕之師故勤王諸藩滯府之臣恐爲舊幕所擒倉皇皆奔本國也三月二十一日帝爲幕府親征幸大坂公命扈從至大阪明日要上疏公於大阪痛論藩弊請解職時田邊照邦竊說要曰今也天下鼎沸非去職之秋也宜爲我藩盡瘁以矯弊習也請



姑忍之待我公歸柏，更有所謀也。要領之，照邦我藩名士也。性濶達溫和，善容衆。四月從公望之兵，要以下皆歸柏原。公自大坂以書令藩士，其略曰：今也天下之形勢，汝衆庶之所視也。孤欲集闔藩之智，以洗滌弊風，革新藩政也。汝等有畫策宜上陳之，且人才有無關國家盛衰，故如有其人乎？則不次拔擢，不必拘家格也。是月賞進于槍技者二十二名，賜金，而每月督責怠于槍劍者，至是不過一兩名也。命輝實于朝廷貢士，且因朝命，交付氷上闔郡舊麾下各村，于生野廳。閏四月帝還幸，公前驅入京師。帝賜中啓一握，赤地錦一卷。二十二日公初就柏原，命謙介于側用達，出臨崇廣館聽諸生輪講，觀輕卒之銃砲。五月聘大島貞恭（小出播磨守臣）爲教授，令藩士講兵。九日公巡視藩內，至省齊寓居。從目付用達近習皂隸各一人也。十五日賴道致仕，養子要嗣，要才兼文武。二十五日革新藩政，置政務局，以要爲總裁，廣高照邦爲與議，置金穀局，以正固爲總裁，秀治量衡爲與議，置軍事局，以岡田重義爲總裁，江間空行篤爲與議，而田中正岑爲補議，更命空于干城。

隊長星合雄八于折衝隊長津田貞正于山風隊長山室昌言磯野主一，大井令藏于半隊長用貞良六于郡町奉行飯田八郎，莊正衡于目附，免高令之執政，田中正路，片岡正篤，本間忠良，佐々直興，津田爲明之用人，合併役人席以上，更置殿中番一人，廣間番，徒士頭，小頭，徒士目付之類，悉廢之，裏門番又以老人充之，除用達，近習，及金穀民政屬吏，合十八名之外，上下無勤，而悉編入干城，折衝，山風，及巨砲諸隊，日閱兵于練兵場，非公事則不許休，特命少壯者，以修文武爲務，且廢戰袍之類，許束髮及洋服，是月大島貞恭歸京師，以朝廷徵之也，公賜書於要，高令，正固，寬敏曰：汝等夙患內帑缺乏，請減世祿，與諸士同待遇，至誠可嘉也。然祖宗已因功定祿，孤非可遽變之，他日欲考衆議，以立良制，汝等其思旃，遂返付其書。七月以照邦三子南八爲中士，繼老女小林菊野後，公閱兵于長野村，是月公賞要，賜書籍曰：方今闔藩精勵，以修文武者，皆非不因汝夙夜以身率先，孤所深嘉也。八月待省齊，以師傅禮坐執政上，公巡視封內各村二十餘日，視察民



間疾苦以勵節儉去虛飾爲主公不敢從輿馬自帶糧徒步執政郡宰用達目付近習地方大庄屋皂隸各一名從之公至高槻村之日賞奈津之孝廉免其宅地租以旌里閭九月命山城八幡守衛出一小隊是月郡宰菊池良六建言曰稻田檢了諸邑宜令每田建標以示地名段數而別制簿冊及圖下付之防里正詐僞也公嘉納之抑移封以還封內諸邑田租皆爲定免唯有近邑每歲待秋熟檢稻毛而定收穫者如北野大崎野山本鄉母坪稻畑是也十月命軍事局每夜輪講野戰要務令藩士聽之重義辭其總裁是月政務局試問葬制於藩士特令寬敏久常小林南八篠川直葛山鉉藏若原清治以漢文應之尋令葬禮之式棺槨之制棺殮之方相禮司賓等之員十一月以阿草大崎野山田井繩四村累年惰農桑困窮日甚遣輕卒大槻熊藏于阿草中嶋波藏于大崎野山沖田米吉于田井繩日夜督勵農桑惰風一變民以爲便十二月公賞藩士之進于文武者其在漢學爲田村久常津田要田邊輝實津田謙介莊正衡菊地良六篠川直若原清治

生駒寬敏小林南八津田親吉葛山鉉藏藤田義質其在擊劍爲星合雄八津田三郎介津田武八大野轍篠川直渡邊芳德津田三男上月喜三郎久下真平篠川得三郎山脇鼎三松井彥太郎其在槍術爲瀧量衡菊澤貞繼下田貞二津田乾津田要菊澤貞養九里敬三莊正衝菊澤勇三郎松本直次田邊輝實其在巨砲爲村上三藏中內行篤柘周八其在拳搏爲上倉七郎藤本長次郎鹽見憲令足立圓藏凡四十二人各賜物品公嘗賜省齋邸于奧村是月省齋移之又準朱子社倉法命設義倉于封內各村其爲法爾後三年官民相合每一石蓄積米一升於各村穀倉也非有凶歉不發之每年納新穀代舊穀備其闕損也此法至廢縣而止而如下小倉村則不散其積今尙行之息至巨額二十八日公朝京師明治二年正月命輝實于政務局與議東京公議人橫井重一于公用人且令藩士定變報之信號豫備彈藥之數是月命元治元年慶應元年合二年出入決算于元締代官藏奉行掛屋方蓋自文政五年無會計決算者四十八年於此先是執



政屢促決算於元締皆對曰文政以來無所謂決算者非繼累年整理後則難如何也常以爲遁辭執政亦無如之何也要嘗與省齋竊相議曰治國之本在本理會計出入不明則不可知出入相償否况負債巨額乎至是以元治元年收納爲基礎而不問既往也文化以來至元治元年負債合爲十三萬千六百九十餘兩自是其出入決算之法逐次完成綜理緻密粲然可觀也且日省冗費既復正租凡千石頗有挽回之勞二十一日公歸柏原二十七日閱兵于木鄉村命正衛京師留守朝廷賜芝三田小山邸如舊二月要請養津田爲明二子親吉爲弟再與千賀道的後親吉爲馬廻祿七十石是月朝廷以廢諸關門免八幡守衛公命要曰頃以朝廷徵汝屢雖哀訴不所許汝宜出京盡忠也因命政務局總裁于寬敏要往京師任京都府權判事頃日以諸藩版籍還納公請致二萬石土地人民于朝廷且免雄八之折衝隊長以行篤代之朝廷徵一小隊以帝幸東京爲留守警衛也行篤率折衝隊赴之帝發駕之日與諸藩守逢坂三月進勵于擊劔者

七名之等級是月遣照邦良六直于久美濱縣以三丹執政郡宰會議也二十四日公朝覲于東京四月照邦良六直自久美濱歸五月再遣三名于久美濱朝廷追赦故岡田重威佐々直方及信守公妾保野之罪且命脫籍舊臣之復歸是月遣用眞直于山垣村十七年間之山論於是始解六月要自京師歸入省齋塾公賜書要曰卿幸免徵士孤因欲命舊職如何卿以修學辭徵士孤不得不任其意也然國家多事不許遠出境外宜在省齋塾其如藩政無細大與寬敏謀之孤不日歸柏原有所面議矣十八日朝廷廢公卿及諸侯名總改華族二十三日公賜書藩士曰昨日朝廷所許土地人民之還納而更辱藩知事之任然孤菲才薄德恐不堪其任矣顧自今而後孤與汝等均爲朝廷之臣冀相共奉對朝旨綏撫人民汝等宜體孤意上對王室下對人民毫無相悖而令孤盡藩屏之任也七月東京公議人輝實任彈正少忠因以謙介爲公議人輝實尋切請免職歸柏原爲目附性明敏有奇才是月賞勵于擊劔者三十七名賜金品當時闔藩精勵士氣勃



興無敢怠于文武者、故無復督責之煩也、公爲藩政變革、自東京歸、憚朝廷不敢入舊館、假住寬敏邸、自明日臨於公廨視事、公命要曰、國家緊急之事務、輻湊如山、雖嘗許入塾、自今數旬、宜日出公廨以處事也、九月公分公廨費與家計費、又分郡町寺社爲二、命社寺奉行于廣高、遣寬敏照邦于西京、以丹波各藩、各政會議也、十月別神佛混合、寬敏照邦自西京歸、尋遣寬敏于東京、令于城山風二隊、閱兵于郊外、自池谷村至井中村、露營四晝夜、以四世鄉臣、下田貞治以下五名、更爲藩臣、二十日公令藩士曰、戊辰以來、政權既復朝廷、主上叡聖、振張乾綱、制度日新、而孤以不肖、列封侯者、豈不類於素餐哉、是以還納版籍、然主上尙任藩知事、叨荷重任、顧今也各藩之臣、一爲王臣、孤因欲廢從來家政、定簡易制度、以奏于朝廷、汝等雖因祖先功勞、世襲秩祿、今悉免之、更有所命矣、其各以盡於孤家者、宜盡之朝廷也、明日任要于大參事、照邦謙介于權大參事、季治量衡奎行篤于少參事、寬敏爲家令、八郎爲折衝隊長、(以下略之)而其級階、自一等至准九等、爲

十八等、以一二三等爲上士、以四五六等爲中士、以七八九等爲下士、以下爲卒族、蓋祿者、雖基於從來世襲、各家之際、因嗣子才能厚薄、以增減之、無幾少參事以上、爲奏任官、是月直建言曰、今秋不稔、米價騰貴、封內貧民、皆迫凍餓、願舉米三百石、賑貸之窮民、而明春亦舉四百石、更賑貸之也、官嘉納之、速貸三百石、十一月三日、篠山、姫路、龍野、諸藩、及生野縣飢民蜂起、頗極騷擾、我藩以豫有所賑貸、封民靜穩、不爲其所煽也、朝廷賞信長公勳功、賜號曰建織田祠、十二月公因朝命、移舊館、既以區畫公廨私邸也、是歲遣小林南八千、但馬宿南、令修漢學、三年正月、遣平山忠順于大坂、令修兵學、二月有流言曰、關東諸藩、以清君側爲名、出兵于東京、挾天子、而使德川氏復執政權也、政務局試問關藩、令各建言、特徵七名之漢文對策、三月公請朝廷、創立建織田祠于安土、令摠見寺僧、更爲祠官、五月賜前年貸米於窮民、更賑救四百石、六月二日、公祭信長公、始以神式、祠官雄山豐澄、以下數名司之、是月廢租稅定免法、易以平均法、辟生野縣舊吏二宮



某爲稅吏且以朝命設徒刑塲于高谷良六執掌焉七月廢千城隊八月公賞要贈物品曰卿以大參事總轄藩政夙夜敏捷多々益辨且戊辰以來際革新之時能芟除舊弊振興文武滅殺負債官吏各適其職藩士各競其武今日功績之顯著者皆非不賴卿之力也深感賞其功而賞維新後有勤勞効績者照邦季治量衡奎行篤良六津田真正大井令藏加納辰照直賜金（他八名金千）正以下略之九月賞封內豪農富商賑恤貧民者賜金是月民政吏檢大崎村稻田里正等欺以他村之田良六疑之命里正出圖而異賞所下付之圖也良六詰之里正不服曰曩所受之圖非不存然鼠巢於筐裡而嚙之圖爲欠虧良六不信尙命出之見筐及圖曰果如汝所言則必可存鼠糞及臭氣而圖亦有污點也今見之毫無有驗焉唯以錮傷筐及圖者也里正等恐懼遂服官嚴罰里正等數名村民皆服良六之明十月朝廷改建織田祠曰建勳社後建祠于京師船岡山列別格官幣社公獻金八百兩贊其費是月以朝命復廢折衝隊且令藩士五十歲以上致任十一月廢藩士

之等級及祿制更爲士族卒族二級祿制爲四十俵以下十六俵以上設官吏職制及職俸置大屬權大屬少屬權少屬史生廳掌使部捕亡免季治行篤之少參事以寬敏正固代之而行篤爲家令免廣高之社寺以重稷代之免用眞之民政以輝賞代之而許士卒之歸農商及四民結婚且命歸農於新輕卒足立卯平以下十五名賜金是月嚴罰田野村里正等數名以村民怒里正等賊將動搖也遣直于田野村十餘日十二月山風隊閱兵于長野村四年二月朝廷以武家華族爲東京府貫屬我公亦有此命是月命町醫長澤壽庵高田節造學大坂醫學校英人越兒蔑連斯（自小倉村）四月遣直于生野縣先是生野縣官吏通過我管內（至遠坂村）雇駕及輜重役夫稱公事以不出錢爲慣例也至是令直詰之自是改慣例出雇錢五月以朝命廢山風隊至是悉解藩兵也六月以朝命收藩幣交換金錢七月絞圖毆殺犯小和田村吉三郎于獄十四日朝廷廢藩置縣公免藩知事大參事知縣務八月養德君卒于柏原是月公將赴東京告舊臣曰孤今免藩知事蓋舉



賢才斥不肖者治平之要務也孤東行在近既還納版籍之後固雖非昔日之君臣汝等為孤勤勞不堪感喜也然孤東行之後當受他人指揮也宜恭順遵奉朝命大抵人情自生活之難遂至陷貪濁破名節假令至凍餓蹈規矩循準繩不可恃義理異日聞有織田家舊臣如此清潔之人則孤之幸也以此為別勿敢或怠自是日頒賜器物於士民又賜舖蓋自元治元年至是凡減負債者四萬四千三百九十兩（殘額八万七千三百）而爾後全償負債者不待十三年而更設貯蓄為富強之成算也九月朔公發柏原士民攬淚送之家令田邊輝實家扶莊正衡家從秦貞成葛山鉉藏從之（生今揭當時氏名大參事津田要權大參事田邊照邦津田謙介小參事岡田重稷金子紘橫井重一橫田甚平加納辰照權大屬篠川直若原清治少屬山村方行敏正治濱路政敏權少屬瀧量弘和政成松本兼輔加納文吉吉池重為須佐美祐德松本直次松井彦太郎加納叔三中島光定菊澤貞養菊忠雄應堂竹河政俊三上喜八郎史生上月喜三郎森伴善使部捕亡廣澤光忠足立勝二中島定六前島久藏高田半平志村智行四十傳江間奎生駒高令永田廣高津田貞正飯田八郎星合雄八大井令藏岡田重義田中正路磯野主一冲政元山室昌言早川義路藤田八治津田守節津田乾九里敬三大井多門橫田東馬平山忠順林正幹片岡弘山中康馬飯田央津田成之荻野季忠佐々達質橫山晋本問亨生駒駿次三十四儀中内行篤上倉七郎水野莚子守軍吾三宅潔千賀正遠大野輔山脇鼎三津田三郎介三輪敏松原敏郎佐々木浪江上山良吉高山高之津田萬吾二十



欠

MISSING



八倭田中甫吉村氏繼林通義大島立敬下田貞二菊澤重三郎丸山音也安西新太郎渡邊乙治山村  
諫菊澤善力荒木家二十四倭小森正德伊藤佐七郎渡邊小彌太菅谷清茲竹延正己小林叶森琢磨  
杉原逸平二十倭并上保友中尾德三郎小林南八村上三藏佐敷重種友田久馬津田武八前島正保  
前川兵馬富本榮小久江忠恒宋田正祐鈴木坦藏富田維一築田善兵衛矢島廣道今井兼行田季一  
上田佐一郎小松原郡太原卓雄平岡政雄藤木政邦丸山正高大槻九八郎勝川重行池畑太郎衛藤  
本忠永村田兼美岩崎亦七辻武吉平井郡平治大槻昇中井傳山村惣治森田東吉脇田正直善積岩  
尾長谷重吉長谷源八久下真平十六倭渡邊芳德鶴田政市沖田定健富本榮喜柿內利勝足立直治  
郎上田孫六富本政五郎沖田米吉大槻熊藏中島波藏升田平藏數藤憲造西田勝助池田善太久下  
亦三村田喜六小槍山金平池添幸二郎山本彌市中島正平鹽見憲介小竹福藏上田兵治坂口平治  
丘田元吉中瀬正治大橋新十郎平野森三郎谷野操足立圓藏坂口安吉西村一二大槻清右高尾三  
平久下五郎鹽見助藏岡安直方藤本長次郎藤本綱治村田兵三丘田修藏小山寬二廣澤龍平升田  
憲堅富本慎二岸彦三郎小野丞吉谷口政市村上岩吉吉川周吉長谷川友治田原洋平松好三平中  
原家合二百五人天庄屋安田桂助小谷重堅十一月朝廷廢柏原縣爲局隸豐岡縣五年  
二月交付縣務于本縣而公在東京住淺草小島坊邸後移麻布永坂叙正四位  
而寶鏡良性寬明三君猶在柏原

直謹按語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世官執政之握權柄也猶  
兒童之弄利刃也、不自傷必傷人蓋信民公又明君也、憂罷執政中山親和  
生駒寬栗擢小島省齋參與國政且信任執政見習津田要者非所謂其人



存乎故政事嚴明信賞必罰日戒奢侈省冗費令闔藩奮勵文武謀無不中事無不成當時天下洵々雖小藩非得執政其人則不可遽治之信親公繼之信任二人明治元年革新藩政又聽執政津田賴道之疾病退隱除生駒高令以要爲政務總裁以田邊照邦爲參與而拔擢人才以爲有司悉刪除舊弊特遇省齋以師傅禮此所以其滅殺負債而藩士進步干文武也則可謂其政舉者也而革新財政照邦之補翼與有力矣蓋宇陀以來未嘗有如今日有強幹而能發枝葉花實者也公還納版籍後屢變更官制者皆因朝廷命也顧歷世雖有治亂盛衰而信雄公以來名門右族至天下廢藩之日所以連綿不易者上則以有信舊信敬之明君而下則有生駒賴寬星合利尙九里政敬小島省齋津田要等之賢相也

柏原藩史畢

列士傳

田中清安

通稱道也清和帝之苗裔新田氏支族田中新左衛門男也世居伊勢林崎村清安自幼爲高野山僧曰湛經性豪膽容貌俊秀異于常人天正六年冬荒木村重叛信長公親將赴伐明年九月城陷其餘黨逃入高野山山僧憫而收之八年夏公聞之大怒命捕僧徒致百餘人于安土湛經在其中公召親讓僧徒令吏斬之僧徒皆股慄獨湛經神色自若曰捨己以救人者吾輩之職也今援人命而罹此禍固所分也信雄公在側請允之曰彼臨死而不怯可謂丈夫矣太公若宥其死則我得以爲臣太公許之於是獨湛經免死信雄公令蓄髮更曰清安稱道也時年十八公率清安歸伊勢甚寵異之自是清安終始不離左右常爲公股肱十八年秀吉逐公于下野烏山清安從之移武藏熊谷出羽秋田伊勢朝熊伊豫道古山城伏見大坂天滿先是慶長五年公二子信良六子高長二君客于豐前清安傳之後國主細川忠興使高長君守龍王城乃謂清安曰高長年少未



經事故專倚賴汝一日有士犯禁者清安以忠與旨召其士竊令人刺之彼先覺之奮起抗鬪清安見之勇奮親鬪遂斬之忠與稱其勇後復歸從公于北野元和元年九月公賜宇陀郡小付三宮寺二村六百五十石於清安為中老赴宇陀先是清安有故致仕僑居故國伊勢四日市驛蓋以與驛令水谷某善也一日水谷調家康言及清安事家康曰我久聞其名幸介汝令彼委質於我於是清安將行駿河信雄公聞之召還清安以故其事遂止寬永二年七月至北野九月死年六十四葬于妙堯寺諡曰榮勝長子宗興幼字市之丞生千伏見自幼為信雄公近臣至是襲家改五郎兵衛為人豪爽聰明時人稱之謂不讓父偶農民與四郎搆訴不服遂訴之幕府蓋其曲在我也時高長公在江邸憂慮不措急召宗興江邸公悅曰孤日夜引領以待汝至今見汝孤心降焉為其所信憑如此明且宗興出千幕下辨其當否侃々無所不盡幕吏以為有理也曲遂歸與四郎當時閣老告公曰卿有良弼真可羨也萬治元年十一月死于宇陀年五十九葬于麻生田村

慈恩寺諡曰中翁妻福島正親老臣長尾隼人孫女生三男四女二子宗氏襲家子孫皆稱五郎兵衛

**生駒重玄**

幼字大助改藏人又彥左衛門宗家生駒範親二子母大岡出羽守女慶長十四年生千伏見自幼為信雄公近臣及長豪邁有齊力公寵任之以為大助勇敢不遜孤外祖藏人宜改藏人也藏人謂生駒家宗也元和元年九月賜祿百石寬永三年加百石為組頭高長公襲封之初有事諫公逆旨見逐重玄往阿波德島倚其老臣生駒織部家織部妻重玄妻之妹也蜂須賀忠英（松平阿波守）賜祿二百石寵之賜彥彥字改彥左衛門時人稱曰鬼彥左高長公悔之寬永十九年加百石以三百石召還之後為中老又加百石賜篠野東莊赤墳三村四百石致仕後稱義石延寶元年正月終于宇陀年六十五葬于岩清水村起雲寺妻生駒正勝（水主）次女生二男一女長子玄矩襲家子孫皆稱彥左工門或藏人

**生駒則正**

幼字求馬改長兵衛又三左工門宗家也大職冠兼足三十一世谷



丹波守重親四世孫，生駒範親曾孫也。世稱三左衛門，與生駒正興(主)同，為織田氏之孤卿也。父則親，母津田勝廣女。勝廣長賴公之庶兄也。寬文四年，則正生于宇陀。延寶六年，為長賴公小性。貞亨二年，為組頭。性穎悟嚴恪，名聲聞於封內。弟則之(友之)，命小性，後為用人格。元祿六年二月，則親致仕，則正襲田口和田嬉河原三村祿千五百石，為老職。恪謹精勵，能堪重任。明年為組頭。中山正峯所讒，九月二十九日，則正與一弟二子皆斃。白刃下，則正時年三十二，則之二十三。長子求馬五歲，二子主馬三歲。臣僕亦見逐，祀遂絕。(詳于上文)皆葬于岩清水村起雲寺。則正諡曰玄光。妻佐々高俊(九郎左衛門)，次女。生二男，皆被刺，則親夫妻錮于支家玄矩家。寡婦佐々氏錮于甥津田賴城家。明年免謹慎，皆移柏原。則親以寶永四年死于玄矩家。佐々氏享保二年，死于江戶島津氏邸。經五十餘年，信舊公再興，則正後，命生駒直綱承祀。

**田中安定**

幼字源之丞，改五郎兵衛。清安孫，宗興三子也。母長尾氏。安定自幼

為長賴公近臣，後為馬廻。兄宗氏無子，延寶元年冬，安定為宗氏嗣。七年十月，宗氏致仕，安定襲祿六百五十石，為中老。安定為人忠勇壯烈，好學。時人稱曰鬼五郎。娶支家田中正興(半兵衛)三女，亦無子。有妹嫁近江膳所藩士伴角太夫。安定養其次子為嗣，曰安久。稱市之丞，為給人。元祿七年，為正峯所讒。九月二十九日，諫信武公為之斬。時年五十。安久以義父故，即夜賜死。(詳于上文)年二十一，皆葬于慈恩寺。安定諡曰宗果。封民皆痛悼曰：既亡，則正安定二氏將如蒼生何。祖父清安，父宗興之言行記錄若干，以十月四日燒毀。悉為烏有。明年正月十一日夜，密建則正安定之碑于其墓，蓋以死後當百日也。不知何人之所為也。爾後忌日，封民接踵墓拜之。寡婦田中氏錮其甥田中直秀家。明年免謹慎，移柏原。復歸宇陀，往于眼寺中，是閑庵。享保十九年八月死。後信舊公命岡田重德再興安定後，承祀。

**橫山春方**

通稱半太夫。宇陀郡澤村農家二子。善數學。貞亨三年三月，長賴公拔擢之，補計吏。賜三兩二口。時春方年三十三。元祿八年移柏原。明年命地方副



役爲七兩三口十五年冬進獨禮席春方性樸素妙於數學常以究明圖理爲事移封之初檢封內各村豐凶凡十年而平均之定其收穫曰定免其法頗極精密功勞居多然春方以性樸而職卑獨郡宰屢受其賞而不及於春方春方不服亨保中退居澤村所著有等法大會數冊春方之門人得其奧旨者爲森村重宇森村重辰而重辰之門人津田正直善土木法濱路政芳善租稅及土木法其如築池塘堤坊使用千萬之役夫也皆設算法後世稱之曰柏原土工法傳於民政局唯租稅法以過緻密難活用也明治之初雖變革之其他則至廢藩之日用之上下皆便焉

**永田廣定**

幼字金彌傳傳左衛門宇多帝第八子敦實親王十七世佐々木近江守氏綱二子筑後守定重五世孫母大和郡山藩士勝某女廣定享保六年爲信休公近習明年夏爲納戶役元文二年六月父廣滿死襲祿二百石爲馬廻資性敏達強記延享元年四十至江邸信舊公令廣定修兵學廣定自是學德川宜維

(松平出)

邸時年四十二五月爲大目付三年得兵學允許六月歸柏原寬延三年夏爲用人元締寶曆四年五月加賜二十石五年春爲郡町寺社奉行免元締十二年春爲物頭明和七年爲組頭許乘鷹安永元年冬致仕稱如白妻中川正範長女生二男而死再娶子守安英女亦生二男長子廣林襲家如白致仕後公遇之甚厚明年十月再命兵書講義賜僕料五石七年閏七月死年七十六諡曰智翁葬于大谷當時以公之獎勵信應長貴二君以下藩士多學其門得如白之奧旨者爲生駒賴寬中川政邦中內行胤

**生駒賴寬**

通稱造酒改彥左衛門又藏人号魯齋生駒重立六世孫實岡野利有弟幼字太吉曰利積自幼立志讀書學劍爲人聰敏寬延二年冬執政生駒晴農(藏人)死時長子隼次郎猶幼信舊公常歎世襲老臣不得其人也至此不使幼兒襲其祿將擇賢以爲嗣明年八月命以利積爲津田賴張子改稱造酒出繼晴農後襲祿四百石爲役人格勤方奏者見習時年二十二寶曆元年春從公赴江邸



夏爲組頭三年爲中老四年春隼次耶天五月扈役歸柏原五年又扈從赴江邸  
 明年歸柏原九年春爲元締惣轄明和二年春爲家老加判八年秋赴江邸冬又  
 歸柏原天明元年冬往復江邸三年四月又赴江邸七月死年五十五諡曰興盛  
 改葬于大谷妻生駒邦綱水主次女生一男五女長子忠得襲家賴寬餘暇常好讀  
 書博通經史一日讀秀吉譜曰噫林氏過矣肥前名古屋不可有信雄公之兵此  
 以岐阜秀信之兵爲公兵者也又書文祿二年豐臣秀勝至名古屋或死于朝鮮  
 皆非也秀勝天正十三年死於龜山矣文祿中何有至名古屋若朝鮮之事乎記  
 者過矣其強記皆類之且賴寬善擊劍及詩書詠歌命爲刀法首坐流及兵學北  
 條流師範有筆記四卷曰魯齋漫錄又有案山子傳詩集各一卷當時稱賢太夫

**岡野利尙** 幼字半平桓武帝第五子葛原親王十八世神戶下總守盛久弟筑  
 前守盛康孫星合利盛右京從五位下六世孫中葉五世稱姓岡野至利尙改姓名星合  
 與市明和中爲信舊公馬廻爲人豪邁皆畏其義勇安永三年四月赴江邸公令

利尙及林通茂學擊劍五月利尙通茂就江戶上田三壽學當流兼一刀流當時  
 三壽名聲聞于天下六年三月利尙通茂還邸利尙刀法大進列三壽高弟代師  
 教授徒弟千餘人名聲籍甚公喜每歲給廩米于三壽四月利尙爲用人六月歸  
 柏原命當流兼一刀流刀法師範自是子孫相繼爲師範七年夏赴江邸明年歸  
 柏原命元締公寵利尙屢語庶政毫無所掩天明三年冬信憑公時赴江邸明年  
 歸柏原命郡町奉行秋進組頭許秉鷹寬政三年冬以弟利樹爲嗣因妻某氏無  
 子也文化十一年以門人益衆增建擊劍場十三年長孫利晃學射于攝津高槻  
 藩且屢射于京師三十三間堂文政二年閏四月親戚飯田正興以其妾屢與諸  
 人姦謀之利尙利尙叱曰何不斬之姦所乎起而不復言正興暗愚不解其意憚  
 再問之歸家直斬之於是親歲集議秘之稱妾病死信憑公聞之二十二日召利  
 尙問之利尙曰病死也明日曰付山中高彭告其不然于公公再召問利尙利尙  
 曰正興素愚而誤事今也不足辨也臣欺君之罪至大矣即日請致仕未得許否



歸家屠腹而死時年六十五公深悔之識者亦痛悼焉義子利樹襲祿三百石爲用人利樹刀法教授之餘兼荻野流銃砲師範利晃劍銃之外兼日置流弓術師範利尙言行異于衆者多然天保年間罹火災舊書悉爲烏有

**岡田重禮**

幼字半四郎改十右衛門清和帝四世孫源滿仲弟滿政十六世岡田長門守重善六世孫母津田正明長女安永元年七月父重昌死時重禮年甫十四襲祿二百石明年冬爲信舊公馬廻六年從公赴江邸七年夏歸柏原命役人席目付見習八年春爲大目付從公赴江邸九年夏歸柏原秋進用人兼目付勤方天明二年春赴江邸夏兼記祿方三年夏歸柏原明年三月信憑公時赴江邸五年歸柏原七年夏命系圖掛明年秋弟重寬出嗣九里修政後曰政敬重禮爲人敏捷有膽略不修小節不憚直諫寬政二年四月罹生駒方綱之延火家屋爲灰燼然不敢起工僅結假廬於門側居之泰然曰居以蔽風雨可也而常充實武器當時藩士典賣武器而修飾家屋者甚多獨重禮則反之公之賜宴於群臣也

皆不敢亂容儀獨重禮醉則踴躍起舞至甚放歌裸體傍若無人然衆不咎之公却憚其直諫四年春赴江邸明年夏歸柏原是月離婚山田氏于福知山藩七年秋娶龜山藩士堺和某女九年春從公赴江邸十一年夏還柏原享和元年二月進組頭文化二年二月死年四十三謚曰俊嶽葬于本覺寺堺和氏生二男長子重威襲家

**篠川重任**

幼字又次郎改五郎四郎号勉齋篠川重昌九世孫實福知山藩士角川季知二子爲伯父篠川重影所養時年十二就學大野正方之門正方愛其強記悅教之寬政十年信憑公時爲紙幣方見習爲人沈毅誠懇十二年義父重影私借銀三十四貫目十一月決算期至事發將自刃購其罪夜入一室意色甚決重任見其異於平生尾而闕之將屠腹因直入急奪其刃而諫止之密告家人曰我令義父自刃必免他日之艱難也然爲人子當死于孝豈可顧他日之利害而爲禽獸之行乎晝夜不去其側慰諭二十餘日急遣人于各地親戚而借金



先還納二十八貫目，猶將補其不足，百方苦慮未果也。十二月官籍沒其世襲俸，及邸宅田園，放重影、重影率妻孥，退居歌道村。官特留重任夫妻及養祖母，更給二十俸三口，命下士筆吏，明年遷于所賜之茅舍。當時二親一妹在外，內則祖母垂八旬，起居動作必須人扶，而重任日夜伺俟歌道村，自擔薪炭，負鹽米，犯夏炎，蹈冬雪，無所厭倦。夫妻纏纏縷，日二啜粥，僅得不饑，而每五日必供魚肉於內外尊長。享和二年春赴江邸，為祐筆副役，暇則讀書無倦。夙崇信程朱說，學日本橋儒渡邊逸齋。文化四年夏歸柏原，為獨禮徒士目付。五年七月義父疾病，重任三哀訴，迎二親於家。八月命教導方。九年夏養母吉井氏病革，合掌拜，重任夫妻曰：余今徂矣，而無所報，卿等多年之孝養，惟在地下，祈使卿子係善事。卿猶卿善事，余耳。言畢絕。當時重任之孝順，膾炙人口。七月官賞以五斗米券，重任竊晒之。十年養祖母三宅氏死，年九十二。十三年加賜二俸。十四年義父死，七十九，皆悅其孝養而逝矣。至是家愈窮乏，而精神益奮勵。時尊信古學，門人有二十餘名，其秀

雋者，為上山度報森伴喜葛山居敬楨、田重厚、山村方直等。文政二年命統隊小頭。六年二月，以衆力妨信守公之私計者，不唯論正閏，其意恐公敵視信古君之深禍，亂之所及不測也。(詳于上文)十日夜，生駒宏綱召重任于其邸，說曰：抑此事，世子多年之素志也，予等翼贊之，不得止者也。事體既成，難復動矣。汝宜諭衆以鎮之。然則他日應厚報汝之功，禍福之所分，宜徐考慮。重任對曰：臣常知義而未知利，義而受罪，所不避也。今無故廢嫡，況若廢正統之胤，無乃得罪于幕府乎？不幸而事若發，則禍害不測也。實關國家之安危，伏願執政之改慮。抗論再三，卒不從。五月宏綱正直見罪，親戚日夜恐重任之得罪戾，重任泰然賦詩曰：梅雨漸晴天地清，後山鳴渡杜鵑聲。何為雲上朝堂裏，依舊濛々猶未明。蓋刺改令之遲也。六月命信古君附從，十月扈從赴江邸。臨發，訣家人曰：此行不復生還，見汝，吾之於親於君，只盡誠斃而後止耳。浮沈榮辱，不敢留心也。其在江邸也，側用人高山高重任，重任以教導信古君，重任常以啓沃自任。招儒士佐藤捨藏(後稱一齋天)進講



經義者謀氣質之變化也。八年冬，公使信古君廢讀書，禁捨藏之出入，而所從事者，惟耽奢侈酒色，重任歎曰：吾事畢矣。噫，託病請休，明年正月歸柏原，暇則垂釣于本鄉川，優遊以自娛焉。天保元年夏，為組頭預廣間番，六年三月死，年五十九。葬于本覺寺，諡曰偏照，妻重影四女，有婦道，生二男二女，一子重之襲家，重任言行，詳行狀記及門人問答錄，故略之。

**九里政敬**

幼字嘉膳，改九郎兵衛，又八郎右衛門，九里政道六世孫，實岡田重禮弟。天明八年嗣九里，修政後，襲祿百五十石，為信憑公近習見習，時年十二。寬政三年春，為馬廻，五年春從公往江邸，明年歸柏原，九年又扈從往江邸，明年歸柏原，性穎悟，有節義，享和元年從公赴江邸，六月為世子信守君側頭，以世子放縱不從諫，前途可懼，屢告信憑公，然公不意之。二年夏歸柏原，三年夏進役，人格目付，文政三年春，為用人郡町寺社奉行兼元締，五年十月，生駒宏綱往江邸諫，世子（詳上文）世子大怒曰：顧是非愚者如汝者之所言也，必別有建議者矣。宏綱畏縮

曰：然此行元非出於臣意，由九里政敬之教於臣也。十二月朔，世子嚴責政敬，奪祿百五十石給俸十口，貶為用人，為給人格廣間番，明年二月，正閏廢立之際，有所痛論，而命謹慎十餘日。十二年二月，復祿八十石，為馬廻郡町寺社奉行兼元締，當時信守公頻欲得藩士歡心也。夏赴江邸為竊使，公致仕也。十月信古公時，政敬以邸內室屋為假學校，稱辨行堂，目付楨田重厚，侍醫小泉仙庵，命為會頭，每夜使邸內有志之徒遞番講經書，政敬常蒞校督之，油炭筆紙等諸費皆自元締給之。一日下吏富本榮脩，不與之曰：當今一藩窮乏，而校堂冗費不貲，宜明且問之長官，然後給之也。政敬笑曰：愚哉榮修，以一藩窮乏之故，欲使藩士力學篤行，知乎道義，振於廉耻，且諸生每夜勤勉，不敢為酒色費私財，是儉政第一之經濟也，非彼等所知也。蓋暗合于陸秀夫，南宋將滅之際，講大學，政敬信程朱常讀近思錄，為持敬之工夫，當時我藩有司中之巨擘也。明年春，命用人格，加祿七十石，合為百五十石，夏歸柏原，天保三年春為用人，至是始復舊。六年秋為物頭，八



年夏留信守公於柏原政敬爲之謀主也冬將迎保野往復江邸明年六月應評定所之召喚赴江邸幽干森佐渡守邸十年八月被宥還邸譴責四十餘日十二月歸柏原十二年進組頭列嘉永六年正月信敬公觀發銃之日政敬年七十七尚能射殼安政二年信民公時致仕萬延元年正月死年八十四諡曰惠正葬于小峠妻田邊照德長女生一男二女孫敬三襲家

**渡邊正義**

幼字勝之助改久左衛門渡邊正春五世孫實上總鶴牧藩士林某二子年十五爲渡邊正路所養文化之初信憑公時爲中小性廣間番十一年襲祿百石爲馬廻資性端正嚴格毫釐無私人皆信之十三年三月赴江邸明年歸柏原文政三年春赴江邸爲徒士頭九月以養母疾篤歸柏原明年二月赴江邸五年爲役人格目付七年歸柏原八年十月爲元締其在家務行節儉又使家人傲之家人怪問之曰他人爲元締則家道日富我不敢傲其不正唯在衆庶之出入冗費耳此所以節儉嚴於前日也明年冬兼郡町寺社奉行十二年春信守公

忌正義免元締爲目付尋爲教導方十三年四月信古公時爲用人格勤方天保五年二月建言會計之處置不當干執政生駒忠教怒之三月命蟄居人皆以爲冤八年正月官免其墓拜及親戚往來常人則欣然有籠鳥高飛之思正義則不然辭曰臣曾蒙嚴罰今有何顏可展祖考墓且訪親戚乎恩命雖厚臣不能爲之終日着袴謹慎如故九年閏三月以疾死于幽室年五十二諡曰久昌葬于小峠人皆无不痛歎者焉蓋逆權奸遭奇禍真可惜也又事養母星合氏孝其在江邸也公暇爲遊步日暮必歸邸每夜集壯士或授句讀或講經書一藩以政敬正義稱良有司嘗娶福知山藩士飯田某女生一男二女男正治襲家後改姓莊正義叱訓戒子女尤嚴正妻孥有惰容苟不假一日正治携銃出獵會雨雪早歸正義叱曰歸期頗早何乏忍耐乎正治愕然被雨衣再出日沒歸家正義愉頽勞之後正治屢語家人曰父愛我甚深矣其嚴訓今尙不能忘焉

**上山度報**

幼字岩藏改市郎治又市郎右衛門宇多帝之苗裔曆應二年上山



和泉守領天田郡心樂莊後轉領冰上郡和田朝坂佐治十一世孫內記仕赤井景遠黑井城陷後移小倉村其子和泉移柏原本町家道頗富元祿八年曾孫久助命大庄屋自是世襲大庄屋三世孫度定家頗貧明和七年將奔京師信舊公隣之賜十六俵二口為下士寬政十一年信憑公加賜二俵一口是歲長子久助在江邸出奔於是度定涕泣逐久助妻孫岩藏年甫二歲為祖父母所鞠育文化四年祖父母皆死岩藏時年十歲倚其支上山度俊（仁右衛門）家九年岩藏以嫡孫承祖賜十六俵二口命惣禮家具方十二年九月寄寓篠川重任家學經書時年十八為人活達有才能言語尤過激重任愛之如子學日進度報尊信重任亦如父母文政三年夏歸家娶妻荻野氏六年春為徒士席加賜一口赴江邸明年三月用人等召下士十餘名訊問前年正閏廢立動搖之情度報答辭過激官稱不敬奪一口為徒士格九年夏歸柏原離婚荻野氏十二月再娶新鄉村進藤彌右衛門女十一年春為地方見習天保元年春加賜一口復徒士席七年二月請執政

宏綱曰臣能為君家償負債十萬願委會計千臣焉時宏綱正岑為元締也宏綱不諾三月二日再請之遂至激論宏綱以度報為蔑視官者四日放逐之度報即日率妻孥倚新鄉村進藤家居歲餘行京師及江戶復歸新鄉村新鄉村者幕府麾下安藤內藏助采地也時安藤家有負債度報請委任會計未幾而轉貧為富於是名聲籍甚忽聞宗家安藤信由（對馬守陸奥磐城平五萬石）九年十月度報以經濟學士名所聘於磐城平遂為其臣改氏名山上安治迎妻子焉執政加茂下與左衛門賢明能信任之度報掌會計五年綜理緻密亦償還舊債更設貯蓄法信由賞其功賜徽章刀劍十四年正月我藩許度報之歸國墓拜九月度報為墓拜歸柏原乘轎率從士立槍擔甲冑所謂衣錦歸鄉也衆皆驚且羨之時為安藤家人元締祿百五十石蓋自七年三月所放逐至是八年也明年正月我藩欲以同祿召還之密令篠川重之以書招之皆出於榎田重厚之意也度報辭曰凡士之去就不可苟也且今日無辭安藤家之言幸領之我藩再招之復辭曰豈委一身千賢



相直欲應故國之招不可得也然柏原父母國而再三招聘我有二男一女可令  
 長子泉次郎歸柏原以執犬馬之勞乎於是藩招泉次郎居重之家後曰度德度  
 德年十五而以不肖于父度報遙寄書請罷其奉仕倚小倉田村季佳家遂住小  
 倉度報加賜百十石進參政與平昌獻大膳太夫豐前中津十萬石依囑于信由聘度報度報  
 赴之期年又整理其會計昌獻賞其功賜寶劔度報屢辭安藤內藏助會計兼務  
 而不允因養磐城平藩士江久太夫次子為嗣稱山上政治以長女配之為內藏  
 助家老受祿八十石嘉永二年五月度報死于安藤候江邸年五十二諡曰菘雲  
 葬于麴町栖岸院二子度常在磐城平夔祿二百六十石為給人度報言行詳篠  
 川勉齊問答附錄故略之

**小島慎**

幼子友吉改四郎兵衛又忠太字思之号省齋佐治村商忠次郎二子  
 早喪父伯兄又天友吉獨與母居幼穎悟七八歲時習字於一寺課業餘暇與群  
 兒嬉戲常自率先為訓戒演談之狀皆莫不謹而聽之寺僧竊見之欲取以為嗣

後復就醫長谷部信齋受句讀無幾出信齋之右信齋稱歎勸就大儒學之友吉家  
 貧窶鬻煙草為業暇則好讀書而事母至孝凡嗜好者莫不供給焉娶但馬豐岡  
 小場瀨某女小場瀨氏有婦道文政九年友吉請母行京師學猪飼敬所之門時  
 年二十三敬所一見器之以其窮乏故僑居一寺自為寫字以給衣食餘暇苦學  
 日一瓶炊飯僅免飢一襁袍以涉寒暑而勤勉不厭學大進母北垣氏紡績妻小  
 場瀨氏鬻己衣服皆以供學資當時學生皆馳詩文浮躁淺露僥倖一時者皆然  
 敬所獨喜省齋之潛心默思以尋經義常賞嘆曰他日必有所成矣恨我不及見  
 之甚愛省齋十二年省齋歸佐治憂寒鄉僻地無與切磋之友乃與敬所高弟近  
 江膳所藩士黑田善伊勢津藩士關磯書信相往來研究不息又與但馬宿南村  
 池田緝友善天保五年信古公時賜二口弘化二年信貞公時講書於殿中嘉永  
 三年信敬公始聽其講義深感而尊信之加賜三口為中士命儒員四年冬上書  
 江邸論時務五條詳上文六年秋公卒省齋以為君臣之遭遇自古為難今喪賢明



有爲之君乃如此，不啻余之不幸，實一藩之不幸也。痛悼不措，終發病不起。殆二年，安政元年冬，母北垣氏死，明年春，扈從信民公，赴江邸。三年夏，歸佐治，萬延元年夏，赴安藝廣嶋，拜父之墓，留二旬餘。文久二年秋，應公之聘，至柏原，寓下之坊，再上書言時事。三年八月，賜祿百石，進用人列，參與國政，扈從塚原十餘日而歸。十月再赴之，十一月歸柏原。元治元年八月，公賜章服佩刀，慶應三年春，信親公免其養子某佐治村宅地租，冬赴塚原。明治元年二月，歸柏原。五月津田要爲政務局總裁，要嘗信事省齋，自是其所釐正，不可枚舉焉。闔藩文武之振起，至是爲盛矣。遠近聞之，來學其門者接踵至。八月公待省齋以師傅禮，班執政上。十二月移所賜之奧村新邸，公每日午後，就其邸而學焉。二年三月，朝廷徵省齋，省齋稱病辭之。明年秋，賜二口干養子某，省齋言聽謀用，將復有所再造也。無幾有廢藩之命，公移干東京。此日省齋歸老於佐治，父子俸祿皆辭之。妻小場瀨氏無子，早死，再娶由月氏，又無子，養但馬生野高尾某子爲嗣。先省齋天，有孫友吉、德吉，省

齋博聞強記，自憲章制度，訖兵書曆數，無所不通。特遽於經義，初頗信敬所折衷秦漢以下諸說，裁之以一家之見，後悟聖人之道，非博覽考證之可得，專主程朱終歸之格，知誠正之學，造詣太深，其涉經筵，博采旁探，考證箋疏，縷晰訓話，必至義理照著而止，是以聞者有翦繁枝而見身幹之想也。平生不喜辭藻，然詩文語錄之類，亦不尠也。所著有論語集說、大學小記、中庸折中、周易竊疑、春秋左氏傳集說、純正蒙求輯釋、曆原鈔、新知錄等。其接人也，喜怒不見色，溫和而整肅，有不可犯之威，有請教者，諄々指教，曾莫倦厭之色。非後學之所企及，可謂稀世之鴻儒也。



貨殖傳

**土田宗繼**

幼字文三郎，改文七郎，十餘世祖田中丹後，其孫太郎右衛門，慶長中仕豐臣秀賴，及大坂城陷，去居伊勢井尻，其子半右衛門，移丹波柏原，貨財萬餘，築家中町，居焉。(三百餘步，人呼之曰上土)稱井尻屋，長子新四郎，有故別為支家，住于北隣。(人呼之曰中土)二子知商(太郎右衛門)，其子孚宗(文)，享保六年五月信休公時，獻米千七百餘石，銀四十貫目，十三年六月，信朝公時，又獻米六百石，金四百兩，至是公免其所有地百石之田租，許姓氏稱土田，孚宗讓田園六分于長子宗光。(文七郎自是子孫，皆稱文七郎)四分于二子宗信。(文藏，後改太)宗信住下町。(人呼之曰下土)二十年九月，宗光獻金千兩，行公之婚儀，明年公賜章服，後宗光屢請依舊納租，所許之，然尚免其附加稅，宗光無子，養新鄉村進藤三郎左衛門二子為嗣，以長女配之，為之宗淳，宗淳以其長子萬藏猶幼，養上山久左衛門二子為嗣，為之宗俊，宗俊則以萬藏為嗣，為之宗行，宗行喜茶及詩，天明五年命町頭，經四十餘年，自是子孫世為町頭。



宗行有六男四女，長子宗興(榮助)襲家，四子市助，出為田景輝嗣，稱景廉，為町頭，六子卯之助，別為支家，住舉田村，宗興二子即宗繼也，有良田四百餘石，貨財十餘萬，為封內第一富豪，嘗娶播磨姫路內海某女，生一女，宗繼尚日，以貨殖為事，而守儉不奢，如貧者，可謂一奇人也。

**生田成晴**

幼字新之助，改新右衛門，世居遠坂村，各稱新右衛門，六世祖足立一晴，住武藏足立郡某村，慶安三年，移丹波天田郡立原村，其子次晴，天和三年，移冰上郡遠坂村，築家六百餘步，庭前有巨松，因稱松屋，其子長晴，分田園若干，千第三右衛門，為支家居千德畑，寬政中信憑公許，姓氏稱足立，為獨禮帶刀，長晴子由晴，令弟秀福復為支家，住千隣地，文化八年，由晴獻金若干，明年公為，收由晴家所傳之靈佛，命製黑檀小龕及瓜章之慕，公親書其龕裏，而賜之，文化九年二月，由晴獻金千兩，公賜章服，時廢足立氏，稱生田氏，其子吉晴，以藩主負債巨額，奉命周旋，應答債主，又往復江邸，既三回，且自率先封內富豪，負擔尤勉，弘

化三年，信貞公免其宅地，及田園六十石，山林七十餘處，附加稅，吉晴無子，養支家季晴長子為嗣，即成晴也，以次女配之，有田園三百餘石，山林數百町，蓄金五萬兩，爾來貨財愈殖，人皆稱之，曰封內二富豪(廢藩之際，繼之而富者，為田中村安田，三右衛門，金屋村澤野孫右衛門，柏原町三崎昌邦)

**三崎昌邦**

通稱平四郎，其先三浦久次郎，世居相摸三浦郡三崎，七世祖昌義，天和二年，移冰上郡遊城鄉，以所有之田園多千柏原，元祿十一年，移柏原下町，稱魚屋，以製油為業，故稱油屋，四世孫昌福，有節操，喜心學，善勵本業，且兼農事，性慈仁，賑救宗族及貧民，時有耕他，收穫百五十石，資金五千兩，昌邦其孫也，增殖資產，至收穫四百六十石，資金三萬餘兩，安政三年，命獨禮帶刀，三崎順則，三崎勘四郎，皆其支家也。(次之者，為佐沼村菅田源五郎，天田郡田野村吉見三郎，兵衛川北村衣川清太夫，下小倉村田季胤)

**田季胤**

通稱文平，田村將軍之後裔，田村忠助居柏原本町，為人勇壯，家積巨萬，後削村字，改性田，三世孫季厚，襲家，稱龜屋，弟季鶴(忠助)別為支家，居成松畑，其



子季重、元祿八年、藩主自宇陀至柏原之日、公女皆入季重家、以為假館、爾來十九年、正德四年、信休公還付假館于季重、季重移之下小倉村、居焉、藩主遇之頗渥、其曾孫季貞、勤儉理家、增殖貨財、至收穀三百三十石、蓄金數千兩、其子季佳、文政元年夏、信憑公就封之日、偶邸中失火、公避之、季佳家稽留四日、季佳為人剛直義俠、惡人之邪曲、如蛇蝎、面折不憚、而能恤窮救難、藩主以為獨禮帶刀、又命大庄屋及元締周旋方十餘年間、季佳奉公不懈、恪勤如一、日、公賞其勞、免宅地一反餘之附加稅、時藩主負債巨萬、季佳常自率先、獻金不可勝數、性甚嗜酒、醉則快談高聲、面折叱咤、不避貴顯、殆如狂者、不似平素謹厚也、又愛風流、弄書畫、掃庭園、常延文人墨客、與之俱遊、嘗娶土田宗行女、生二男一女、長子季弘、別為支家、居千西隣、二子季胤、襲家、季胤娶多紀郡大山村園田定業女、園田氏有婦道、生二男二女、長曰艇吉、次曰健次郎、艇吉襲家。

**小谷重則**

通稱喜兵衛、村上帝第七子、具平親王五世孫、源季房為播磨守護、

城千赤松莊白幡山、而居焉、因稱赤松氏、八世孫則村、為播磨備作、因但六州守護、名聞於天下、四世孫滿祐、嘉吉之役、父子各自歿、宗族家臣皆殉之、蓋季房以來至滿祐、居白幡城、十三世三百三十年云、滿祐甥時勝、時勝子曰政則、興復赤松氏、領播備作三國、城置鹽山、居之、以下三世六十年、後移龍野城、政則四世孫廣秀、移但馬竹田城、慶長中關原之役、屬西軍、戰敗、走死、千因幡、時廣秀妾、本莊氏有懷、其將神足九郎兵衛、奉廣秀遺命、扶本莊氏、匿于丹波冰上郡小谷村、無幾、本莊氏生男、曰重利、后嗣因稱姓小谷、後為神足義子、又冒神足氏、重利移中村、仕織田信包、重利長子政重、久右衛門襲神足氏、二子、重矩、彌兵衛冒小谷氏、慶安中及織田氏絕、政重始列於民籍、其四子重定、喜兵衛子孫居石田町、復小谷氏、稱米屋、重則其五世孫也、家世富豪、有取穫百四十石、資產數千兩、重則嘗養多田村細谷光華弟廣次、為嗣、神足郡藏、小谷九郎兵衛、小谷簡助、小谷貞助、小谷儀兵衛、皆政重以來之支家也、而重矩子孫、居古市場町、系譜刀劍皆傳於家、稱海



老屋、小谷與四郎、小谷幸兵衛、皆重矩以來之支家也。

**片山晴敬**

幼字甚藏、改助右衛門、其先某居伊勢田丸、後移大和宇陀、曾孫久左衛門、元祿九年、移丹波柏原、居下町、世以釀酒為業、晴敬即其六世孫也、年十三喪父、時有取米七十五石、資金三百兩、晴敬為人義俠、與三崎順則友善、夙夜以身率婢僕、精勵家業、好援人之患難、貧窶、安政元年、米價騰貴、晴敬與順則謀減價糶於貧民、五旬餘日、其後每逢米價高貴、救恤金穀于窮民、不下十餘回、是以眾蒙其惠、懷其德者、皆莫不畏服焉、晴敬順則之名聲聞於遠邇、晴敬弟曰晴綱、(武兵衛)兄弟友愛、人皆感之、三年晴敬將使晴綱為支家、築家于中町、晴敬頓告晴綱曰、汝暫代我、在家而讓酒如舊、我出干中町支店、更增加釀酒、以興家聲矣、自是出釀酒于中町、十四年間、資產日增殖、而晴敬晴綱各有子、是以晴敬遂不復宗家、使晴綱繼之、先合併二家財產、而折半之、兄弟各有其半、二家均為收米七十石、金千八兩、官厚賞、兄弟友愛、先是文久元年、晴敬為獨禮帶刀、明治二年

七月、命町頭、是年不稔、米價騰貴、執政津田要、閱封內富豪、賑救貧民之多寡、晴敬順則尤居巨額、要悅之、親近二人、嘗娶竹田村大槻和助女、生一男四女、男天因養柿柴町岸田德性二子岩藏為嗣、以次女配之、晴綱有二男、長曰源太郎、次曰永治。

**三崎順則**

幼字猪之助、改善七、曾祖父曰信昌、(七善)宗家下町三崎昌義孫、而故昌之二子、為人溫利、不口言人之過惡、而敏於商機、寶曆三年、受收米十六石、資產數百金、出為支家、居古市場町、稱魚屋、以鬻綿花為業、增殖資產、至收米七十石、金數千兩、且常補翼宗家、順則即其三世孫也、順則少善碁、又喜漁、一日慨然發憤、碁漁皆止之、以米穀糶糴為業、妻子衣食一事節約、如是數年、至耕地百八十餘石、山林四十餘町、貨幣二萬餘兩、性直前勇往、重節義、修心學、且教婢僕以禮義、凡有所為、輒羞落於人後、有他人貪婪不正者、則指斥抗論、莫所假借也、安政以來、濟貧恤窮、皆不異於片山晴敬、當藩主負債難支之時、順則為之奔走調